表箋三道ヲ製シテ藝文館ニ送ル

通東于盧寡悔（守愼）、喻以明遷長通坊之意、○以*所製表箋三道、送于藝文館、

長通坊沈逢源別第ニ遷ル

四月大　初一日庚辰、未正立夏、

初一日　晴、朝、借二馬、輸運米菽于長通坊第、○前長興金世文德章來訪、○任諒來去、謝救其父也、○是日、朝*講、右正言入侍、○辰時、遷于中部長通坊沈同知逢源別第、宏濶完備、門庭不窄、南對南山、內外有容、眞好舍也、不勝感喜、卽作詩爲謝送之曰、白首還京膝未安、華堂偏荷許抽關、優游更有無窮樂、北闕南山咫尺間、○海南書員銀海、持吳姊及妾書信來、姊書曰、伏見上之傳敎之辭、不勝感激欣賀、乃知慈堂臨終之夢不誣也、寒食加土事、妹當盡力爲計、新稻一斗四升送來、妾簡云、水使林公澄、專伻載送鹽一石、白蝦醢五斗、靑魚五擧云、○送丘從邀金僉知就文、金公辭今日而期以明、○沈同知次余韻云、體道身心到處安、居堂美惡有何關、愧將陋止承傾謝、相許唯存膝子間、○許叅知、送名紙三張來、光雯之所需也、○借朱全于李右尹英賢、期以分半、○尹

姊吳氏及ビ妾ノ書來ル

朱子大全ヲ李英賢ニ借ル

尹根壽輪對ニ鄭夢周朱溪君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彦迪奉祀子孫付職ノ官賜謚ヲ請フ

朴永俊進賀使トナリ金秀文平安兵使トナル

右贊成李滉上來時轎軍定給ノ請

於蘭萬戶鄭鴻柳希春ノ孼女ヲ妾ト爲ス

司諫院吏判請罷ノ事ヲ啓ス

停啓ノ意ヲ大諫ニ通ズ

根壽輪對、啓鄭夢周、朱（深源）溪君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彦迪奉祀子孫付職、又趙則贈大官美謚、以正士趣、

初二日　晴、崔叅議顒仵問來、○任衛將尹、過訪而去、○珍島郡守張佑景賢、以下直來訪、余書稱念以付之、○以知中樞朴公永俊爲進賀使赴京、金公秀文爲平安兵使將去、食後、往新門外、歷訪二公談話、二公深喜余之往見也、○歸舍、見*朝報、政院啓曰、右贊成李滉、或與或輟、或馹或軻、上來時轎軍定給、隨宜措護等事、三道監司處請下書、傳曰、如啓、○李右尹英賢、以朱子大全三十冊、先見借送來、深感〻〻、○全羅都事李廷馣、□□先世三伯仲、皆吾所識簡通、李驚感而修答、○鄰居尹邦佐年七十、而曾爲□□○於蘭萬戶鄭鴻、京居人、求我孼女爲妾、○都摠都事鄭良佑來訪、○海州牧使崔君蓋國、□餘墨七丁、乾雉三首寄惠、○慶興入居吏宋千壽、以事上京、而來謁、余以乾雉一首爲給、○尹叅判致遠、金執義亨彦來訪、談話而去、○夕、金僉知就文〻之、來訪談話、○院啓吏判請罷事不允、○文之公以爲、金季（應祥）應家有受賜朱全云、

初三日　晴、朝、以停啓之意、通于大諫（白仁傑）、〻〻已有此意云、○醫書習讀丁世球、

好水ヲ亨前洞ニ覓ム

柳希春風俗ヲ正スヲ請フノ啓草

王趙光祖贈官ハ罪ヲ中宗ニ被ルヲ以テ未安ト爲ス

朱子大全ヲ李英賢ニ借ル

夫人ノ誄書ヲ見ル

玉果人而沈同知之妻四寸也、以沈之書來見而去、○遣光雯致山、覓好水於亨前洞、令奴子擔水于水篇以來、每日爲常、○被*大諫白公（仁傑）之招、食後往見于藏義洞、從容談話、今朝已停請罷吏判之啓、又以余前草啓請正風俗之辭、同著名送于城上所、○上*以李浚慶尹根壽所請趙光祖贈官事、答傾相曰、大臣之議、不可不從、光祖被罪於中廟時、贈官未安云〻、院中欲諫爭、○歸舍、見龍岡縣令任應麟之刺、○許篈許筸以偕光雯、錄名來謁、○平安兵使金公秀文過訪、謝昨日之往訪、以定州晦菴書節要見遺爲約、○借朱子大全全帙九十四冊一冊未來、故數如此、于李右尹英賢、分半四十八冊借留、以四十六冊還送、○同*僚請於明日更議啓辭、大諫及余從之、○聞藝文館上疏請經筵事畢、最後乃出、上收議于三公、許之、○許篈錄名後更來、○尹希任志遠、饋遺饊及生雉來、○任諒來訪、○崔驪州巖妾在近、仵人相通、擘子枝秀來謁、議書冊事、○潭陽金蘭玉上來、見細君誄書、行廊十三間、已竪起、又造橫附三間、但恨無蓋瓦、將燔瓦云、單褚襆裌直頒一來、○宋叅判純感喜之簡亦來、○崔福男及康津俞訥來謁、○宋震求神主木、金德濟專仵乞捉逃奴婢簡、○見南來書、綾城

珍原宋光雲ノ妹夫崔秀景純良好賢ノ質アリ

趙光祖ノ復官文廟從祀ヲ請フ啓草ヲ修ム

○宣祖實錄四月癸未（四日）條

沈喜壽來謁ス

姊吳氏ニ書ヲ送ル

夜王司諫院ノ劄ニ答フ

宰蘇邂潭陽府使許璧、○珍原光雲妹夫新郎崔秀景、字景仰、二十七日成婚、三月二十日詣潭陽家、與景濂同宿、頗有純良好賢之質云、深喜〻〻、○詩釋二冊來、

初四日　晴、朝、龍岡縣令任應麟仁仲來謝、可人也、○金蘭玉、送生薑一斗、海衣三貼、乾雉三首、鰡魚一尾來、○金甲萬戶李善亨、寄送脯肉四貼來、○權正言徵、詣院過見我、求余正風俗啓草而去、○禹*（禑）中、仕院、余於昨日大諫（白仁傑）宅、承公意、以趙大憲光祖復官從祀文廟事、起箚子草、今日與大諫、具正言忭、權正言徵、共加修潤、又鄭獻納彥智、以病在家、簡通同議、令權正言徵、詣闕獻之、以喝道者叱（者乙鳥）鳥驕橫、於貞陵洞除下、大諫與我、以義處事也、歸舍、聞孫蘅來去、○沈鍵重啓之子喜壽來謁、以名臣言行錄漢書見假云、○閔典翰起文過訪、孫蘅老翁亦重來、金蘭玉亦來、○修了吳姊簡、付海南人、○海南銀海、來傳吳姊妾家所送之好米、○自黃昏至明日、佳雨來、氣象徐〻洽〻、○以黃毛一條贈孫蘅、○夜、上答院箚辭來、

初五日　雨、朝、崔正郎頲、報神主木將得、○金蘭玉之奴、受余答家書下去、○

王趙光祖ノ賢ヲ知ルモ先朝被罪ヲ以テ允サズ

經筵官趙光祖ノ賢大官ヲ追贈スベキヲ啓ス

神主ノ木ヲ奉常寺ニ得テ宋震ニ送ル

國忌ノ後更ニ議啓セントス

聖節使柳景深ノ書狀來ル

朱子大全ヲ金鸞祥ニ借ル

續蒙求ノ開刊

柳思規來訪ス

*昨日人定時、上答院箚曰、觀此上箚、可謂辭懇、宮中亦知光祖之賢、但中廟朝被罪之人、今若追贈、則是彰先朝之過也、追贈猶且未安、而況從祀乎、固不可從、觀此答辭、上已知光祖之賢、但以被罪先朝、故追贈未安耳、○昨、因閔典翰、聞經席閔起文・寄大升・金添慶・睦詹、皆言趙大憲光祖、賢而被誣、宜贈大官之意云、○礪山郡守、饋青魚四擧・乾雉五首來、○覓神主木於奉常寺、送于宋震、因崔頲而得之也、○*所啓片簡、從權正言來、以今日乃大祭齋、明日乃國忌齋、俱不可入公事、請於國忌後、更議所啓何如、余答曰、誠如所示、以通于大諫、○大諫簡招而不往、以今日齋戒停啓故也、○權沃川、以魚蟹・生蛤送來、○金執義啓、遣婢送饌來、○聖節使柳景深書狀、三月二十九日、一行無事還越江云、深喜〻〻、○昨、送饌物于沈同知宅、今朝謝伻來、○去夜、夢見尹元禮甚歷〻、○校書著作丁焰君晦來訪、約吾圖書、○借朱子大全五十六卷以下于金季（鸞祥）應、〻〻報曰諾、○慶尙右兵使李公大伸書來、續蒙求開刊、今已過半、將畢於五月望前云、○五扇亦來、○司錄柳思規汝憲來訪、乃李判官淑之壻、於我爲七寸姪女夫、甲午生而壬戌登（中宗二十九年）（明宗十七年）第者也、爲人頗佳、○許箚被招來去、○崔正郎

始メテ朱子大全ヲ讀ム

趙光祖贈官ノ啓草ヲ議ス

權正言銓相ヲ論劾ス

朴謹元來ル

頲、送炬十柄來、○是日、始讀朱子大全封事一首、

初六日　陰、朝、羅州羅士惇・士忱之書來、各送脯十條、○*右正言權而（徵）遠過訪、余被大諫白公之招、進于其家、權君亦同往、共坐一室、議更請趙大憲贈官啓草、兼白宋相純之被謗而退、○歸舍、見直講成子濟之刺、○全羅右水使林溍、饋生鰒熟鰒來、○聞權正言初一日入經筵、論劾銓相用情之當治、○李福長來去、○以綱目四十冊送于成直講子濟、乞書題目通鑑綱目四字、成君諾、○金蘭玉來去、○開城府全彥良來謁、

初七日　晴、以文定王后國忌、爲之齋素、○全彥良來饋魚、余以笠帽・扇子給之、○羅州朴自秋、自谷城來謁、○聞許寬孫、乞降於我家、因夢斤以達、○來初八日、有朝・夕講、○*尹君希任來、聞忠州西面栗洞李文學畬夫人李氏無恙、而繼後子奉先之子淵　年　有文才云、余感舊懷賢、以書及墨一丁、託志遠以送焉、○機張縣監尹定、世佐之子也、以事上來、來訪而去、○金君田溉・前文化韓脩永叔來訪、見韓君喜甚、○許浚來去、○奉常判官朴蘭來去、○堂上官朴公謹元來臨、開懷談心、豁然無礙、甚可樂也、○咸鏡北道評事李玄培善

戊辰四月（初六日・初七日）　一八一

吉來訪、燭之子也、○海南儒生任尙鈞·文思敏·羅紘之子　來謁、余以墨分給、○朴公一初之臨也、余語及宋相純被謗之事、朴亦答之、豁然無疑、○軍器副正柳涉來去、○工曹叅議崔顯景肅來訪、談話從容而去、○是日、許·淩·金蘭玉·吳大立·朴自秋、錄名來去、○李淑氣、來自海南、李惟秀書云、所鑿牟木洞二池、涵泓如明鏡然、○是日、尹希任·權翼、亦來去、○任尙鈞改名拔英、

任尙鈞拔英ト改名ス

初八日　晴、招金蘭玉饋朝飯、○沈喜壽、以名臣言行錄十四冊、先見假、○食*後、以常仕詣院、大司諫（仁傑）白公入朝講、出來相會、但具正言呈病不來、大諫獻納鄭彥智·正言權徵及余、同草箚子、以初四日上答敎、以爲宮中亦知光祖之賢、但以彰先朝之過爲難、故解釋云〻、遣箚子後、又以諫上特許內需司漁船之通行于關西海路、○歸舍、見許篈許筬、許篈三匹也、○潭陽家書來、針袴及團領一·天益一次來、○是日政事、李*鐸令公爲右贊成、朴淳特升爲判尹、余入弘文校理望而不受點、○上*答兩司曰、自上之過、論啓剛直爲可嘉、故快從矣、又答院箚曰、累上箚子、於此尤見光祖之賢、但多有未安之意、故不從觀此二答辭、眞所謂大哉王言一哉王心、至公無私、從善如流、趙公之請、終必得矣、○是日政、正*言具忭、遞爲副修撰、而吳健爲正言、有文學人也、○許篈·許筬·許綾城縣令蘇邂、以白紙五卷·扇五柄饋遺、○潭陽家書、有怨我前日之言、余當釋之、○前碧潼李謹〻之來訪、○金蘭玉·朴自秋來訪、○金兵使秀文、書報鄭鴻爲人、不妄見取於友、

內需司漁船關西海路通行ノ特許ヲ論ズ

潭陽ノ家書來ル

李鐸右贊成朴淳判尹トナル

○是日實錄四月丁亥（八日）條

王諫院ノ劾ニ從ハザルモ趙光祖ノ賢ヲ知ル

司諫院復タ趙光祖ノ復官從享ヲ啓請ス

具忭副修撰吳健正言トナル

金秀文鄭鴻ノ爲人ヲ報ズ

初九日　陰、昨見羅州崔秀景及其父鷹簡、乾魚二尾亦來、○昨日申時、自院出來、馬驚落帽、○陪書吏金德齡、能寫者新來、深喜〻〻、○學官南宮憓來訪、○舍人柳堪克任來訪、談話而去、○長城邊忠順衙守貞幹仲事伻來、控留鄕座首事也、○陳希壽來去、○幹仲奴、持潭陽家甲古道·甲天益而來、○午後、細雨、○至日暮、遂爲眞雨、○見分所榜光雯·許篈等、當入一所漢城府矣、○聞大司成洪公天民呈辭、以經筵官曾請勿拘職秩高下擇差故也、○潭陽廊、借貸人瓦以蓋云、

大司成洪天民呈辭ス

初十日　晴、五更一點、光雯辭詣試場、○潭陽納各寺貢人、受余書信而歸、○自昨暮雨、〻向曉而止、日出而快晴、爲場屋擧子、深喜〻〻、○知事沈光彥死、余以齊坐仕進、將及院門、大諫以爲禮曹方啓停朝、不可坐起、期以明〻、余遂

柳光雯試場ニ赴ク

沈光彥死ス

盧守愼尙州ニ歸養セントス

鄭鴻ノ爲人ヲ聞ク

王盧守愼ノ歸養ヲ許サズ頻往觀親セシム

先君ノ墓誌ヲ正書シ盧守愼ニ碣陰ヲ求メントス

甲辰年朱子語類受賜者ヲ考ス

盧守愼再疏歸養ヲ乞フ

回來，道逢戶參尹致遠，駐馬相語而別，○去夜夢見尹元禮，○朝，長城邊家僮，受余答簡及封送針扇而去，○聞*直提學盧寡悔（守愼）爲親乞歸養于尙州，上疏陳情，余送簡，盧答簡來，○以米一斗及魚饌給主家直舍之婢，○武堂上朴公麟壽來訪，○聞鄭鴻爲人有才行，可用可取云，○上*以備忘記答盧守愼曰，觀此上疏，孝親之心，至矣盡矣，然今若解職，則予得賢士之意失矣，雖不解職，頻往覲親可也，仍傳曰，給由馬，令其道監司食物備給，上恩至矣，○余正書先君墓誌，欲倩盧寡悔作碣陰，○聞海南順天所鑿池淵，皆有水，喜而成詩曰，菩提墓側曾儲水，深隱墳前又作湖，池湖作案規模遠，苗裔能知此意無，○遣書吏，考甲辰年（中宗三十九年）受朱子語類之賜者凡九十人，洪叔嘯，尹溉，金天宇，韓澍之子弟處，可假矣，○因*朴瑞卿，聞故進士鄭瀸推占未來之事，以爲自丁卯（宣祖元年）以後，年歲豐登，至丁卯聖上入繼大統，今年始豐，可謂奇矣，○尹棐簡來，期以明日來訪云，深喜ゝゝ，○柳克任，惠送好墨三丁來，○盧守愼再疏入啓，傳曰，盧守愼累上疏章，乞以解職，終養孝親，可謂至孝，不可不從，而但守愼乃學行卓異之賢也，予方自以爲得賢，他日共成治效，而今若解職歸覲，則是乃失賢者也，此亦重大，

迎接都監製述官ヲ揀擇ス

弘文館趙光祖ノ事ヲ請フ

○宣祖實錄四月己丑（十日）條

王趙光祖ノ爵諡追贈ヲ允ス

領相盧守愼ノ父母ヲ京家ニ來居セシメンコトヲ請フ

予計慮淺短，不知所爲，敢議右事，遣史官大臣處收議，○迎*接都監，天使時製述官揀擇，司諫希春，亦入抄啓之中，自顧無捕鼠之技，而厠吹竽之班，可笑之甚也，○李源明來去，○弘*文館副提學朴大立，直提學盧守愼等，上箚子請追贈趙光祖（光祖）爵諡，一如院箚，上答曰，先朝之事，是非重難，但廷意如是故追崇矣，○趙靜菴以眞儒被大罪，暗昧鬱抑者，五十年于茲，至是李相浚慶，尹根壽首發其議，奇大升，金添慶等和之，諫院之上箚，極其懇切，玉堂又隨而勸之，聖上豁然快從，特令追贈爵諡，此眞所謂百年公議定，而非聖人之在位，孰能成之，士林之感荷欣幸，爲如何哉，○夕，光雯退自棘圍，賦題六有堂詩，夜對也，蒙許算救製許箋正書，得免曳白，二許可謂有過人之信矣，○二所賦題，亦六有齋，與丁卯會試黃金臺兩出同，

十一日　陰，朝，掌務吏來言，明日司員有忌，十三日余與獻納右正言齊坐云，○領*相議，伏見盧守愼兩疏，辭情危迫，不覺抆泪，正隆孝治之時，勢不可不許其情，但今聖學日就經筵方急，如此學問之臣，未易多得，姑限旬日，許其覲省，未爲不可，但其父母，生長京師，不無世業，若令本道監司，敦諭其父母，起送于

戊辰四月（十一日）

盧守愼ヲ往訪シ先君墓碣陰ヲ請フ

迎接都監製述官六十三人ヲ抄啓ス

京、因令各道給軍護送來、自京家、則守愼庶無遠遊曠省之憂、而專意於論思進講之地、○左相權公議、守愼學問精深、踐履篤實之人、久侍經幄之上、則其輔養聖德、以成治效、豈不重且大哉、○上命慶尙監司、敦諭盧守愼父母、使歸于京、又令三道監司護送、又令慶尙監司給食物、仍許守愼歸省、上恩至矣、○尹軫來去、○余聞盧寡悔、肅拜而歸家、卽隨往訪、以余所撰先君子墓誌草進呈、懇乞碣陰、盧君再三固辭、余伏而請、進而握手丁寧懇請、竟留付而來、成直講子濟、亦尋我至盧宅、復隨我而來、相對談話而去、○見昨日迎接都監郎廳啓、館伴及吏曹禮曹大提學、同議製述官抄啓、任說李純亭吳祥尹鉉金貴榮姜士尙尹毅中朴應男李洪男洪天民姜士弼尹斗壽柳塊崔顯李後白具思孟金添慶金億齡奇大升權擘李湜林誨尹澍閔起文尹根壽盧守愼柳希春李齊閔楊士俊申護（潛）金命元李山海崔頤黃廷彧黃允吉成子濟李增李珥具鳳齡鄭琢洪聖民李濟臣李凝尹卓然金忠甲俞大脩閔忠元權鵬李廷馣尹存性朴民獻丁允禧梁應鼎李民覺盧禋南彥經進士崔慶昌李純仁講書官宋應漑尹希吉柳希霖李（重出）廷馣洪翼世、○以麥十斗、見貸于柳參判宅、○扶安

趙光祖褒贈ノ傳旨

○宣祖實錄四月庚寅（十一日ノ條）

宰權大德、送封餘靑魚十束來、○淳昌守申漣器之、送二扇來、○傳（＊＊卒）大司憲趙光祖段、以間世粹美之資、得師友淵源之傳、闡明道學、爲世大儒、遭遇中廟、竭忠盡誠、欲遂堯舜君民之志、興學校明敎化、以扶植斯文爲己任、中廟亦知其賢、言聽計從、倚爲良弼、唐虞三代之治、庶幾可致、而正人得志、邪人所不幸、姦臣南袞沈貞李沆等、憤其平生不容於公論、因緣洪景舟、至以不測之說、巧成萋斐、震驚天聽、竟致竄死、使國家元氣、斲喪無餘、爲置此實迫於群姦恐動構陷、初非中廟本心、中廟當初罪之之時、下敎曰、汝等俱以侍從之臣、本欲君臣同心、佇觀至治、果有爲國之誠矣、但處事過激、故不得已罪之、然予心何以爲安、及其晩年、收用同時被訴之類、至置之宰輔之列、以此見之、其非中廟本心、尤可以知是旀、仁廟誠孝、出於天性、其於中廟遺意、無不體行、追復其官爵、爲有去乙、自乙巳（明宗卽位年）以後、尹元衡秉國亂政、憤淸論之議己、欲箝制一時之口、至以此人等、指爲逆類、晦盲否塞、至于今日、尙無申雪褒奬之擧、豈不深可痛惜哉、當茲嗣服之初、國是不可不定、士習不可不正、此乃繼志述事之事、轉移世道、在此一機是如爲昆、同光祖乙良、贈以大官美諡、以明士林之趨向、以答國

戊辰四月（十一日）

趙光祖ノ褒贈ハ中廟ノ闕ヲ補フ所以ヲ經筵ニ啓ス（宣祖實錄四月辛卯（十二日）條）

人之顒望事、下吏曹等傳敎、○是日禹中、驪州陳漢佑商晦之三男來訪、不遇而去、○是日、微雨而止、○光雯、以四更詣場屋、卽十二日也、

十二日　晴、晨、以朝講入參、早詣光華門東偏依幕、大司憲姜士尙亦至、卯時、入侍經筵、講畢、姜士尙及希春、趨進榻前、士尙啓趙光祖追崇甚合人心、希春言追崇趙光祖、非戾於中廟也、蓋中廟愛重光祖、而倚任至矣、一朝以姦臣構陷、不能無惑、然中廟手書、光祖善人也、於定罪之時、則非中廟之本心也、昔曾參之母、三人來言曾參殺人、曾母方織而投杼、曾母豈不知參之賢哉、讒說震驚、自古有之、且以俗事譬喩、有一家長寵愛妻若妾、一朝遠出而還、讒人誣之曰、汝妻若妾、私奸失節、家長信其言、而逐其婦、家長不悟而死、家長之子孫、明知讒賊之所爲、將陷於讒賊之術中、而永絕之乎、抑體家長之本心、而厚待其出婦乎、抑亦陷於讒賊之術中、而永絕之乎、此事理甚明、今之追崇光祖、乃所以補中廟之闕、非彰中廟之過也、又啓曰、近來、上從善如流、事事一以大公至誠爲之、有初至矣、然古人以悠久不息爲貴、所謂不息、非必無頃刻不勤苦之謂也、人君深居宮中、有讀書窮理之時、有發號施令之時、有燕閑養氣之時、一

風俗ヲ正スノ方ヲ啓ス

唐ノ太宗貿崇ヲ處スルノ故事

咎ヲ守令ニ歸スルノ弊

張一弛、自有其節、但勿論有事無事、皆當以敬存心、勿使放逸、則自然邪思雜念、不能萌作、久久成熟、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伏願聖明潛心焉、又陳曰、方今正風俗之事、有一當務焉、綱常大惡、王法必誅之罪也、而其惡之所以作、則非守令所能豫防也、近來惡逆之變發見、或以不能敎化、歸咎守令、々々惧其得罪、專務掩覆、昔在中廟癸卯（中宗三十八年）、安城有賊子之變、憲府欲降郡號、又欲罷賊子所居陽城縣監、諫院以爲紛擾而不便、中宗命弘文館詳考故事、則通鑑綱目、唐太宗貞觀二十年、詔諸州有犯十惡者、勿劾其州刺史、註云、戴州刺史賈崇、民有犯十惡者、有司請罷崇職、帝曰、昔唐堯聖人、尙不能化其子、況崇爲刺史、其能使民比屋爲善乎、若坐是貶黜、則州縣共爲掩覆、縱舍罪人矣、其明加糾察、如法施罪、庶以肅淸姦慝耳、中宗遂命仍舊不動、蓋朱子特書於綱目者、正以美太宗之識政體而大明無冤錄篇首、亦深取此論、其慮遠矣、近日以不能敎化、咎守令之說、聞之則若美、行之則有弊、守令每遇綱常之變、輒曲爲掩覆而縱捨之、使大惡不伏其辜、而冤枉不得其伸、斁倫敗俗、莫此爲甚、不勝寒心、伏願議于大臣、建爲守敎、明示中外、使不能敎化之守令無罪責、而匿不以

戊辰四月（十二日）

左相權轍柳希春ノ言ニ賛ス

製述官避嫌ヲ以テ臺諫廳ニ至ル

柳景深ヲ訪レ萬里歸來ヲ慰ス

聞之守令、隨所聞罷黜、則公正清明之政化、庶幾成焉、權左相轍進曰、柳希春此言是也、頃於六七年前、沈通源作相、以江陵有人倫之變、罷其府使、如此者再三、近日則不復行如此之事矣、但外方守令、未能明知其朝廷之不論己也、猶有如此苟偸之習云〻、朝講後進言畢、從上先出、（權轍）左相先出、退至賓廳、同食宣飯、余以避嫌、至臺諫廳、啓曰、伏覩製述官揀擇、內小臣亦參製述官之選、專爲能詩也、而臣本無作詩之性、自少至老、不能成一佳句、因遂絕意不學詩、乙巳（仁宗元年）年天使時、亦不入製述官之數、今有司誤取、至於濫厠吹竽之列、極爲未安、請命減去臣名、以許自知闕短、上答曰、有司豈偶然計而選之乎、勿辭、〇歸舍、見慶尙左水使邊協、前判官具澤相繼來訪、〇在闕內時、聞聖節使柳公景深入來、驚喜仟問、〇恩津宰金士元書報、磎石、望柱石、已浮取、浦邊曳置云、深喜〻〻、石首魚十五束亦來、懷德宰安敬賓、亦送乾雉來、〇•陳漢•佑•送白米七斗•來、〇日昳、往訪柳同知景深、慰萬里歸來也、握手道舊、喜不可言、柳公言爲君求書、他無所得、只買性理大全而來、仍小飮酒而來、〇沈學官淵子靜來訪、〇黃海監司金繼輝（輝）仲晦（晦）執義金啓亨彦來訪、鼎坐談話而去、〇夕、生員尹棐子

柳光雯生員試ニ險題ニ遇フ

王一日ノ閲覽多クシテ精神氣力勞弊甚ダシ

明走京使臣ノ接待ニ苦シム

明ノ接待琉球ニ及バズ

貿易ハ通事ヲシテ遼東ニ行ハシムル議

恭來訪、乃三十三年前故舊也、握手忻悵、移時乃去、〇光雯入生員試、遇險題、免不作而出、

十三日　晴、朝、羅州戶長羅應衮、獻尾扇、〇食*後、仕進、與白大諫權獻納權正言、先齊坐、署經新正言吳健子强、吳君入而上官、吾等退于常坐廳、更入齊坐廳、署經數員、完席、余議以爲、慶尙監司以牒訴公事之多、無病者生病、況一國公事、六曹諸各寺咨目、八道監司、兵水使啓本、兩司所箚所啓、弘文館箚子、士庶人上言、中外臣民上疏、司憲府推考、凡上所閱覽者、一日數十卷、或至百卷、精神氣力、勞弊莫甚、不可不圖所以減除而完養之、爲今計、莫若令承旨看詳公事、抄記其要、粘於末端、使上一覽瞭然、庶幾精神蘇快、不至勞困、又議赴京使臣、一年至五六度、中原一路、困不能支、號天縊頸、所不忍聞、蓋以一使之行、馱載至一百數十匹、路邊生民車輛之出至難也、至北京、朝廷待之不及琉球、蓋琉球之使、卜馱至少、我國之使太多、而下人皆務貿易故也、今莫若國家只令通事貿易於遼東、使臣獨持糧米而赴燕、可除上國之弊、轉我國爲清潔矣、僚議皆從、當白政丞然後乃啓、〇申時、歸舍、見金蘭玉·吳大立、〇南原韓妹之

孫女壻權愃器遠來謁、時在雲峯縣監權常之第四子也、能文而爲人亦溫謹、
問其年則庚戌（明宗五年）生、而欲居于南原、深喜深喜、姊氏簡亦來、○刑曹以貞陵香徒
之訴、刑訊驕橫喝道者乙烏、至於二度、其妻子號哭於院庭、余初因金黃海繼
暉（輝）公之簡、白于同僚而除下、今聞過重、卽通于仲晦（重）公（金繼輝）、ゝゝゝ亦以爲未安、○
戶曹佐郎李燭景晦來訪而去、○吳正言（健）學問精通、世所罕有、深取深嘆、○潭
陽家書及居家必用來、○借尹棐子恭語類七十五冊來、○承文正字趙仁後
裕夫、以余表文改正事來去、」
十四日　晴、朝、承*文權知正字李凝成卿、持余所製皇太子箋文、應改處來議、
余改送、○送簡李君燭、使通于刑佐郎申悕、除下喝道者乙烏受刑二次、院中
以爲過重故也、○朴自秋告歸湖南、○開城留守南應雲致遠、送生雉二首來、
○金沃溝田漑來去、○吳大立・金蘭玉被招來、○朴東豪來去、○司藝尹君剛
元、來訪而去、○全州判官尹河、因宋監司贊行下、送海衣一貼・乾雉一首・快脯
二斤・乾秀魚一尾・乾大蝦二擧來、○司宰正金鸞祥來訪、談心良久而去、○政*
院啓曰、經筵官所啓綱常之事、守令以不能敎化罷職、故守令畏其罷職、掩覆
不發、請議于大臣、勿令罷職、而掩覆守令罷職事、取稟、傳曰、如啓、○奴受朴命
星夏等祿米二石來、○許演持唐本毛詩來見假、余以乾秀魚一尾贈之○尹
司藝自言、孝寧大君之外高孫、於吾細君爲八寸親云、○徐益及夢錫之李友
仁來訪、○夕、前經歷金壽億大年來訪、其家去此不遠、○刑曹佐郎申悕敬仲
來訪、以者乙烏刑訊二次過重事、余令李燭幷金公繼暉（輝）答簡而通之也、今日
持金我二簡、進白判書鄭公宗榮、鄭公令申悕回報李燭、又送于我、蓋刑曹有
解放之意云、申悕、孝寧大君之枝派也、○申悕歸刑曹、卽令獄吏、解者乙烏之
枷、
十五日　陰、朝、金經歷壽億送方席二坐來、○海南權知校書正字鄭彥洪彥
浣來訪、爲免新上來也、○朴水使書云、小室宅婚姻事、於蘭萬戶鄭鴻、年少有
將來、性行純直無妄、故通告小室、今三月念六七日間定行云ゝ、新城主李君、
平刑罰薄稅斂、下吏不得以雜言入、待士如流、百姓鼓舞云、皆可喜也、鴻之爲
人、金公秀文・朴公麟壽、亦言其可人矣、○武堂上唐彥弼士俊來訪、○校書著
作尹景禧來訪、余以大學印紙付之、都摠都事鄭良佑來訪、余以三品以上薦

驕橫喝道者乙烏刑訊ヲ被ル
吳正言學問精通世ニ罕ナリ
守令罷職掩覆ノ事允サルル
者乙烏ノ枷解カル
朴水使ノ書來ル於蘭萬戶鄭鴻性行純直ナリ

擧堪爲守令·萬戶者、令爲我搜訪數人·中樞經歷蘇遂成物來訪而去、○直講成子濟彦功、盡書吾綱目一百五十冊大題目來、可謂厚且勤矣、○李柯等來、告明日詣慶尙右兵營、余修簡付之、○李柯·前前麻田郡守申汝樑支仲來訪而去、○元禮書云、累見舍兄書、知君不相遐棄、頗有過實之言、深懷未安云々、○向暮洒雨、○太*學儒生詣闕上疏、大槩請趙光祖·李彦迪·金宏弼·鄭汝昌四先生文廟從享云々、○夕、副正白惟溫仲和來訪、談話一室、聞朴和叔物望甚重、人期以秉鈞軸、余訪問南行中堪爲守令之薦者、仲和以獻陵叅奉任克爲對、克乃叅議輔臣之子也、「○仲和、丙子生（中宗十一年）、」○上*答儒生疏曰、爾等以大學之士、游心道學、追慕眞儒、封上疏章、請以四賢從祀文廟、爾等趨向之正、亦可知矣、然一朝至於從祀、似爲重難、聖上嘉納善言至矣、○仲*和云、公之名甚美、有是實故有是名云、○借方席二坐于金經歷家來、

十六日　晴、朝、李元結來訪、○孫正軾、送蘇合元五丸來、○是日、朝講獻納入侍、○卯時、鴉鳴西南方、鵲噪于正南、夢亦吉、○權沃川詠、在仁川、送生蛤二十介來、厚意至矣、○金正鑾祥、送朱全三十九冊來、續·別外三集八冊則未來、○

成子濟綱目ノ大題目ヲ書ス

大學儒生趙光祖李彦迪金宏弼鄭汝昌ノ文廟從享ヲ疏請ス

王儒生ノ疏ニ答ヘテ之ヲ允サズ

一所生員進士初試榜來、許箴·許箄、中生員試而光雯落矣、○領*相李公、請罷賜几杖宴、從之、○許箴來去、○金蘭玉、來受退溪書釋寫資而去、○院四員常坐、而議所啓片簡來往、○孟別坐婢命福、以吾應教時、品布納官、價布捧次、求我應教朝謝而去、○李元結·任拔英來去、○李應教湜、來敍而去、○尹軫來去、

○副提學·大（洪天民）司成（朴大立）、皆三度呈辭、○院、劾具鳳齡、

十七日　晴、朝、鵲噪于南方、○全州府尹盧禛、惠送生薑一斗·白紙五卷·常紙十卷來、○柳叅判夫人李氏及李元凱妻安氏、並裁送我衣來、價米則已送矣、○許明來去、○是*日政事、★趙公光祖追贈領議政、金啓爲承旨、余卽送書致賀、○手書儒生之疏、快哉快哉、○崔枝秀、來約經史類聚、候開月晒冊時、搜出見借云、余贈以毛海衣、○借弘文館懸吐大學來、令金蘭玉來此而寫、○是政、上特命盧守愼爲副提學、協輿望也、○閱典翰、送詩六冊來、○草註朱全、至十一卷末、○校書副正字任百英、來自湖南、遂來訪、卽舊名百鈞也、有七十三歲老親、而辛酉（明宗十六年）年登第、今始爲此職、以中間在喪罷職故也、○柳同知景深、以唐本性理大全二十冊及朱子定論一冊爲惠、感荷入髓、○昨劾者吏曹佐郎具鳳

許箴許箄生員試ニ中リ柳光雯落ツ几杖宴ヲ罷ム○宣祖實錄四月乙未（十六日）條

副提學大司成呈辭ス司諫院具鳳齡ヲ劾ス

趙光祖領議政ヲ追贈セラル○宣祖實錄四月丙申（十七日）條

弘文館懸吐ノ大學ヲ借來シテ寫ス盧守愼副提學トナル

具鳳齡ノ罷職

戊辰四月（十六日・十七日）

齡，本月十五日省記，趁時進呈不冬，閉門後，方始持來，至使政院啓請留門，慢忽甚矣，請罷職，上從之，○吏曹正郎李山海，送落幅二連來，不待我求而自遣之也，○權文海爲全羅都事，○聞刑曹釋放者乙鳥，以前日刑佐郎聞院中之意故也，

刑曹者乙鳥ヲ釋放ス

十八日　晴，婢子，告今夏等祿米，甚好做飯，深喜ㄴㄴ，○朴*君汝柱公幹來訪，聞儒生上疏，乃進士禹性傳所作也，其述李晦齋彦迪一條，尤有高見，非學識之高明，不能作也，○鄰居隔墻，崔尙宮三寸姪內需司書題崔漢貞，來告築墻，○禹中，送奴僕于柳同知（景深）邀臨，太浩（泰）公來臨，談話殷勤，對黜心而去，○李福長，許箴，具判官澤來去，○東國地誌一册，自金監察田漑所來，○許箴來去，○孫正軾敬輿過訪，余以崔鷹假部將，轉達兵判洪公曇事囑焉，○朝，遣奴往尋金持平礎妾家于明禮坊，乃學光死後，守信窮居，而頃以籍沒家舍還給，始得還入，學光舊宅也，既尋得之，再仟遺以白米一斗，大海衣四張，其妾送婢來謝，○靈光李僉使元　　妾女子，嫁于京中前殷栗　　爲妾，仟婢來，○藝文館千秋箋文分發來，

儒生ノ疏進士禹性傳ノ作李彦迪ヲ述ブルノ一條尤モ高見アリ

東國地誌

十九日　晴，朝，驪州陳君漢佑之子興烈興立，皆以武試上來來謁，乃吾妻五寸姪也，余以扇二柄分贈，○潭陽府使許璧弗迷，送扇六柄來，徐希益，以所求，亦送五扇來，○殷栗縣監李希荃書及乾獐一介來，○權沃川詠還入城中，送西太魚一尾來，○以前來權沃川性理大全十九册送還，以既得柳太浩（景深）所贈故也，○辰時，以齊坐仕進，署經十七日政顯職及守令，復議赴京使，留貿易物（仁傑）於遼東，只持糧食而赴北京事，余*從容再白於白大諫曰，宋相純被謗曖昧，宜發公論，擬于同知之望，白公亦以爲然，○日昳，歸舍，見留刺，李君仲虎，前昌城府使金墀，別坐盧克愼，皆空返，○工曹叅議崔顒景肅來訪，談話而去，○海南婢夫趙世乘船上來，吳姊簡來，○朴都事汝柱，送續綱目二十七册來，尹軫，送韻會十二册來，○李淑氣來去，○前巨濟縣令洪應浞，娶妾于鄰來去，○李正仲虎，復來訪談話，權沃川詠得卿，暮來訪至夜乃去，○趙*靜菴光祖，壬寅（成宗十三年）生，年十七，戊午（燕山君四年）歲，金佐郎宏弼，謫熙川，負篋往學，

復タ赴京使貿易ノ物ヲ遼東ニ留メ糧食ヲ持シテ赴クノ議ヲ大諫ニ語ル

二十日　晴，朝，遣光雯問尹叅判毅中之病，以傷寒也，○上以親祭慕義殿，辰正動駕，詣昌德宮，○光雯，蒙饋飯於尹公而來，病不輕云，深慮ㄴㄴ，○李燭景

趙光祖年十七金宏弼ニ學ブ

尹毅中ノ病ヲ問ハシム

李爛來訪ス

千秋節ノ賀箋ヲ撰シテ藝文館ニ書送ス

尹叅判ノ病ヲ問フ

濟用僉正呂世琛ヲ訪フ

晦來訪、余以其人在北鄙、多粗厲忿戾、以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丁寧敎戒、景晦曰、敬服膺矣、○宋言愼、金蘭玉來、蘭玉加受空冊而去、○草芝萬戶李春壽饋送生秀魚貳尾、生箭魚十尾來、○以*所撰千秋節賀箋、令宋言愼楷書、送于藝文館、○風氣頓熱、亦時節之常也、○權*正言徵、抱大學來問疑晦、終日而去、○李長福來去、○長興趙府使、送四扇來、○許浚、送左傳十冊、唐本毛詩來、○是日午、校書著作丁焰君晦、持余新圖書來、見新造甚佳、○林正誨獻可、送落幅二道來、以頃爲試官也、

二十一日　陰、朝、以訪尹叅判致遠病、早詣其宅、傷寒熱盛、醫診脈云、元氣爲病所奪、余亦深憂、執其手而暫話、觀其服藥而出、尋濟用僉正呂公世琛獻甫而訪焉、乃乙未（中宗三十年）秋赴別試時、寓于淸冷尉宅、而往來飮食於其家之故舊也、庚戌（成宗二十一年）生、時年七十九、而氣體精强、相與道舊、不勝忻悵、爲設小酌飮來、○以五扇分給竭道丘從、○以生薑一升、白貼扇一柄、送于呂僉正宅、○是日、朝講、左正言吳健入叅、○權沃川宅、送蘇魚來、○呂僉正之子淑、居母憂、孫順元中生員試、○乞四墨於柳太浩來、○孫敬興、以兵判所諸崔鷹假部將事回報深喜ㄙ

東國地圖

柳希春ノ女海成鄭鴻ニ嫁ス

東堂ノ初場

三女ノ婚嫁成ル

ㄙ、○宋言愼、以中庸一冊見假來、○東國地圖、從沈副正淵來、○執義宋賀慶叔來訪、問其年則甲申（中宗十九年）生、而登第則己酉（明宗四年）年也、爲人詳明、談話而去、○趙世及鮑作羅斤金來謁、以甘藿及海衣十貼爲獻、○前日、憲府陪吏崔從、持鯔魚一尾來謁、余以一扇贈之、○李正被招來謁、余以扇及海衣贈之、○潭陽官人、持家書及海南吳姊書來、姊氏以余獻太一石爲感、○暮雨下、○以海衣四貼、送于故李正郎習之宅、

二十二日　陰、朝、潭陽人受答簡而去、○昨、見吳姊書、知去月二十六日、妾家迎於蘭萬戶鄭鴻（柳希春ノ女）、作海成之夫、爲人尊雅云、可喜ㄙㄙ、○以司僕寺泛送司諫院草帖子及正尹根壽所送草帖子、自今日送奴僕幷二人、刈草于箭串、○今日乃東堂初場、○以祿布二匹、分給四奴、各半匹爲夏衣也、○理馬李承孫、來理馬、針足出血、○修簡付趙世乘船歸海南之行、○林千石子仁壽來謁、○聞湖南今月初九日大雨、高燥水田、皆得付種、今年之稔必矣、嶺南亦然、○珍原沿溉女子南原韓孝淸女子及吾擘女海成三婚嫁、皆爲吾常ㄙ關念、皆成於今春、而又皆合意、深喜ㄙㄙ、○聞海南牟木洞外池水滲漏、必種埴然後貯水、

當俟秋而致力焉、○李士溫來言、收拾祖父判書諱潤慶詩藁、以紙爲乏、余卽出狀紙二卷贈之、○以海衣二貼、送于崔正郎頲、且問其疾、○聞今月二十七日、閔右相永葬、過此後、乃卜相云、○金監察田慨來訪、聞其爲辛酉（明宗十六年）年佐郎、迄可升品、余（金カ）以東國地誌贈我、○玄風縣監柳德粹仲精、朴以經之姊子也、被招來訪、可人也、典籍金應櫂、亦來去、○潭陽薛公弼、爲求廣文來、贈我以海衣、全漢承君胄、亦送乾柿一貼來、○細君備送木綿甲方衣、甲捧地、單天益來、細君外勞於成造、內勞於裁衣、其苦甚矣、

二十三日　晴、每朝令奴往問尹叅判之病、ᄉᆞ無加減云、深悶ᄉᆞᄉᆞ、○朝、鄭彦禮文夫來訪、相對一室、談及宋企翁純被謗宜伸之事、鄭君亦以爲然、將有所達云、深喜ᄉᆞᄉᆞ、○安州牧使黃瑞、過見談話而去、○花梁僉使朴公麟壽過訪、○全羅都事權文海灝元過訪、余以稱念付囑、○以麥全二石、買五六升木五匹、○金蘭玉來言、居家必用、在於其兄蘭秀書寫處、○監察權和中立過訪、宋圭巷之外孫也、○是日、政事、○南原金經來去、○薛公弼來、受了家書而去、○乞墨于黃安州瑞、黃公以大中小幷四丁爲饋、亦可謂厚矣、○謝恩使丁應斗越江ス

李潤慶ノ詩藁

東國地誌

夫人內外ニ勞苦ス

尹叅判ノ病ヲ問フ

宋純被謗伸雪ノ事ヲ語ル

謝恩使丁應斗越江ス

眉巖日記草第二册　戊辰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條

原　縱三九·五糎、橫三一·五糎

李潤慶ノ詩藁

東國地誌

夫人内外ニ勞苦ス

尹叅判ノ病ヲ問フ

宋純被謗仲雪ノ事ヲ語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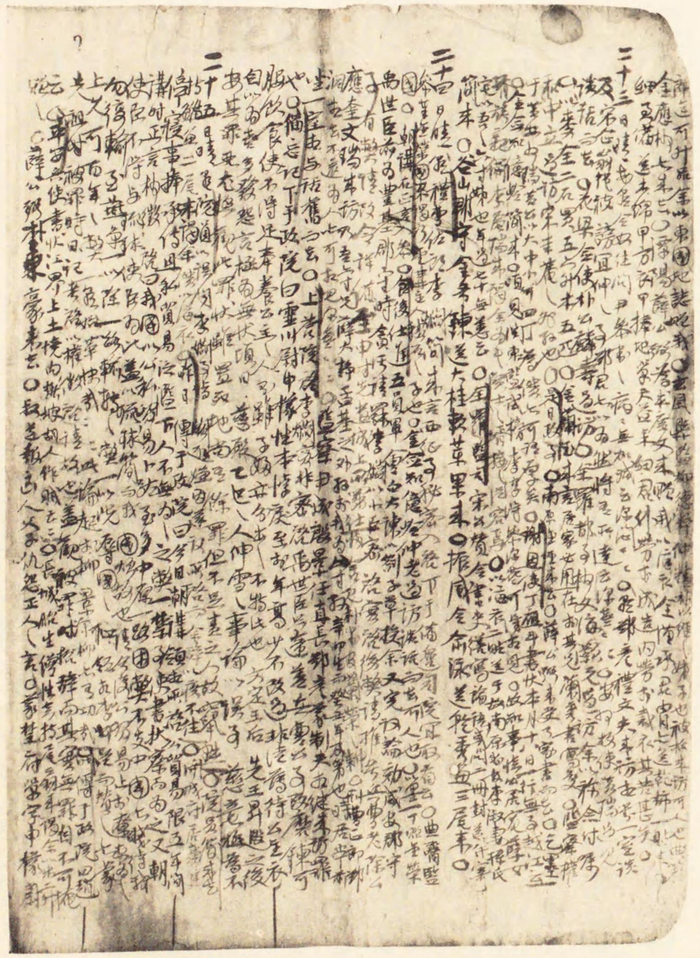
謝恩使丁應斗越江ス

當俟秋而致力焉、○李士溫來言、收拾祖父判書諱潤慶詩藁、以紙爲乏、余卽出狀紙二卷贈之、○以海衣二貼、送于崔正郎頲、且問其疾、○聞今月二十七日、閔右相永葬、過此後、乃卜相云、○金監察田漑來訪、聞其爲辛酉（明宗十六年）年佐郎、迄可升品、余（金カ）以東國地誌贈我、○玄風縣監柳德粹仲精、朴以經之姊子也、被招來訪、可人也、典籍金應權、亦來去、○潭陽薛公弼、爲求廣文來、贈我以海衣、全漢承君胄、亦送乾柿一貼來、○細君備送木綿甲方衣、甲捧地、單天益來、細君外勞於成造、內勞於裁衣、其苦甚矣、

二十三日　晴、每朝令奴往問尹叅判之病、ミ無加減云、深悶ミ〳〵、○朝、鄭彦禮文夫來訪、相對一室、談及宋企翁純被謗宜仲之事、鄭君亦以爲然、將有所達云、深喜ミ〳〵、○安州牧使黃瑞、過見談話而去、○花梁僉使朴公麟壽過訪、○全羅都事權文海灝元過訪、余以稱念付囑、○以麥全二石、買五六升木五四、○金蘭玉來言、居家必用、在於其兄蘭秀書寫處、○監察權和中立過訪、宋圭菴之外孫也、○是日、政事、○南原金經來去、○薛公弼來、受了家書而去、○乞墨于黃安州瑞、黃公以大中小幷四丁爲饋、亦可謂厚矣、○謝恩使丁應斗

第三　眉巖日記草第二冊　戊辰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條

原　縱三九・五糎、橫三一・五糎



圖版三

第三　自嘉日號草第二冊　文見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條

第三十八・正聯　第三十一・正聯

關東監試ノ榜ヲ見ル

宋賚論語或問ヲ繕寫送來ス

李燭ノ簡來リ西征ノ事祕密入啓セルヲ言フ

咸安郡守禹世臣ヲ論劾ス

鄭應奎來訪ス

書狀、本月十八日、一行無事越江云、○金僉知億齡簡來、○頃見關東監試榜、李淳得叅、深喜可得相見、○故知事愼公居寬擘女壻族親衛李龜瑞來謁、余爲其賢士之壻、接之從容焉、○以海衣二貼、送于故南原判官李淑妻孫氏宅、以吾之六寸姊也、年過七十無恙云、○全羅監司宋公賚、令書吏繕寫論語或問二冊封送、幷寄簡來、○谷山郡守金希鍊、送大桂軟藥果來、○振威令俞泳、送乾秀魚三尾來、

二十四日　晴、朝、禮曹佐郎李燭簡來言、西征事、祕密入啓、下于備邊司、院宜取看云、○典醫監叅奉金榮國來謁、乃金溝主人積石之子也、○金僉知億齡仲老過訪、談話而去、可人也、○以墨一丁贈金榮國、○朝講、右正言入叅、○食後仕進、五員畢會、白大諫(仁傑)以箚子草授余、又完議、論劾咸安郡守禹世臣、前爲豐基郡守時、貪汚請罷、李燭以小臣密啓、實啓後弊、請推考、兵曹老除公事有弊、請改令詳備、至申時、先遣城上所罷仕歸舍、見朴判官蘭榮之刺、○刑曹正郎鄭應奎文瑞來訪、乃吾六寸兄薛大靜孟基之外孫、於我爲八寸孫、辛卯(中宗二十六年)生、而癸丑(明宗八年)年及第也、時居苧前洞、相去不遠、爲人亦可、相見深喜〻〻、○監察尹

成殷景任直長鄭彦義制夫相繼來訪鼎坐一室相與話舊而去○上答院啓李燭實非密啓禹世臣只遞差兵曹公事改磨鍊可也○備忘記下于政院曰靈川尉申檥性本悖戾至於年高少不改過非徒薄待公主衣服飲食使不得足奉養公主之人則雖子婦亦分出之不特此也文定王后先王昇遐之後自以爲喜多發怨言極爲無狀頃日慈殿乙巳之人伸雪之事論以誤事慈意極爲不安其罪惡尤極觀此罪狀雖置死地尚有餘罪但不足責之人故竄黜○

二十五日　晴朝院員以誤聞李燭事詣闕避嫌因遂議所啓而余辭以疾不往○開城府居慶進持鯆魚二尾來謁余饋以海衣○昨日傳于政院曰今日朝講領相所啓公貿易限五年間停寢事捧承傳且私貿易泛濫下人不無爲之之弊一禁事使書狀察而爲之又朝講時正言權徵啓曰我國以公私貿易卜駄至多中原一路困弊不支中國亦賤待我使臣不得與琉球使臣爲比蓋以琉球簡而我國煩故也請今後公貿易止於遼東爲之勿復輸至燕京一以除一路輸轉之弊一以洗辱國之恥領相李公從而贊之亦蒙上允可百年之

靈川尉申檥公主ヲ薄待ス○（宣祖實錄四月癸卯（二十四日）條）

李燭ノ事ヲ誤聞スルヲ以テ避嫌ス

公貿易五年ヲ限リテ停寢シ私貿易ノ泛濫ヲ禁ズ○（宣祖實錄四月甲辰（二十五日）條）○（宣祖實錄四月甲辰（二十五日）條）

弊一朝始革快哉〻〻此論起於柳景深柳亦有功哉○昨傳于政院曰趙光祖時被罪時日記考啓以權徵啓請故也蓋觀被罪時招辭而其實無罪自不可掩云○平安兵使書狀江界上土境內楸坡胡人作賊云〻○長城胎生僧子仇怨正人之言○義禁府單字申檥蔚山郡竄黜啓蔚山郡除良結城竄黜事判下○以海衣二貼送于亡同年判官金命堅妻氏處賻喪也前因同年回文已送祿米一斗矣○南鄰送饌來○南原韓妹奴金伊山持妹氏書來爲韓士訥妻氏妄欲立後事也○上答院員曰不知而爲之事勿辭院員等再啓煩瀆退待物論○罪人申檥結城縣押去都事鄭惟愼出去○院書吏李滓來受呈辭單子草及著名而去退而借書寫于弘文館呈于政院○呈辭狀云臣少有痼冷之疾去年冬以掃墳往返南涯積受風寒自去夜觸冒風冷頭重四肢刺痛心氣恍惚旬日之間未易差復言論重地曠廢職事至爲未安臣矣職本差事善啓云云○以朴忠義祿米全五石二斗買赤古里段子十八尺及金線大紅段子五尺○府啓禮曹佐郎李燭輸對所啓之辭實非密啓而諫院只據奇

柳景深起論ノ功アリ趙光祖被罪時ノ日記ヲ考啓セシム

胡人江界ニ作賊ス

申檥ヲ結城ニ竄黜ス

亡同年判官金命堅ノ妻ニ賻ス

辭狀ヲ呈ス

司憲府司諫院ノ誤啓ヲ劾ス

戊辰四月（二十五日）

別所傳、不加詳察、誤以爲密啓、而至請推考、不察甚矣、以言官顯有所失、不可在職、大司諫白仁傑以下請命遞差、上答府曰、大司諫以下遞差事如啓、當日政事爲之可也、吏曹判書宋麒壽四度呈辭、上命遞差、○院吏以上命遞、故不呈病狀、還持其草而來、○喝道丘從來告辭去、至有戀德涕泣者、○禮賓寺人、以迎尹元禮下海南、元禮以足寒證、以春來坐房外還重、將爲永廢之人、欲上來而不得、簡云、不特足寒、精神耗竭、屋舍傷憊、前路豈遠、可嘆、是何垂陛而躓、如韓安國乎、滄海遺珠之嘆、不能已也、○是日、政、李鐸爲吏曹判書、崔顒爲大司諫、李湜爲司諫、崔弘澗爲獻納、具忭爲正言、宋應漑亦爲正言、弘文應教望、余爲首、金鸞祥、李湜次之、而余受點、希春之應教、凡三度矣、○傳、我國服用之物、隨其土宜、猶足以供備、不必貿辦於他、以長侈靡之習、頃年權姦當國之時、因尙方衣襨之貿、恣濟其豪奢之慾、至如粧奩妻妾服飾、率皆求貿中原、誇耀一世、自公卿大夫至於閭閻士庶、皆爲慕效、莫不託貿於舌官之輩、舌官雖爲厭苦、小有氣勢之請、亦不得不從、因致卜物繁重、往來轉輸之際、中原之人、不勝其苦、怨罵不絕、已爲矜惻、大抵紗羅綾段、祇爲觀美之資、實是無用之物、必

大司諫以下遞差ス
吏曹判書宋麒壽ヲ遞差ス
李鐸ヲ吏曹判書崔顒ヲ大司諫トス
○宣祖實錄四月甲辰（二十五日）條ニ柳希春ニ度弘文應教トナルニ服用ノ物土宜ニ隨ヒ供備ニ足ルヲ以テ永ク廢スルヲ請フ
服飾侈靡ノ習
舌官ニ託貿ス

爲貿用、非但無益、今者遼右一路、猰賊猖獗、煙火蕭然、使价之通、尙慮阻梗、若賚持許多之物、車兩之數不減於前、則不唯遞運之人、疲頓怨憤、一起人員、恐被不測之變、今後公貿易、限五年、一切停寢、下人等或有如前汎濫私買賣之物者、使書狀各別糾察治罪、痛革其弊事、下戶曹、○朴舜元來告往浴平山、仍棲天磨山之意、○政事、至初更末乃畢、

二十六日　朝雷電以雨、今日乃東堂終場、此雨農家之喜、而擧子之愁也、○是時、弘文館、盧守愼爲副提學、閔起文爲典翰、希春爲應敎、辛應時、金命元爲校理、黃廷彧爲副校理、李海壽爲修撰、趙廷機爲著作、辛・金・李・海壽、皆出外、時在上番、閔・黃及余三員而已、下番、趙君一員而已、可謂太少矣、○辰時、雨止、○弘文館書吏、來行重到之禮、余饋酒、○開城府金彦浩持魚來謁、○南原韓宅奴金伊山告歸、余以針及貼扇送于妹氏、○聞洪州申冲卿所送海雪二石、到西江云、○丁世球、來訪而去、○以崔福男假部將事、通于兵曹佐郎李燭、ｓ答以當力圖云、福男亦來去、○鄰嫗饋醬、余報以藥果、○咸鏡都事李廷馣仲薰來訪、辛丑生而辛酉登第也、生員宕之子也、余曾見宕、容宏三昆季、而宏尤熟、

公貿易ヲ停寢シ私貿易ノ汎濫ヲ禁ズ
弘文館ノ時任
崔福男假部將ノ事ヲ李燭ニ通ズ
李廷馣來訪ス

故曾通簡、李故來見、余寫咸鏡一路親舊稱念付之、〇借論語七册于尹僉知行宅而來、又聞致遠公驚痛證大勢已歇、更無危苦之憂、大喜〻〻、卽送賀簡于叅判、〇玉堂以來二十七日册校正一會分發來、〇金承旨啓、念我無朔炬、特惠大炬來、

肅拜ヲ以テ闕ニ詣ル

館員ノ闕多キヲ以テ充差ヲ請フ

二十七日　晴、朝、以肅拜詣闕、入自迎秋門、先詣尙瑞院、與白公仁傑・鄭君彦智・具正言忭相會、時至而肅拜于三殿、吏判李公鐸有殷勤之意、右承旨李公後白相邀、余歷見于政院樓房、遂至玉堂、與翰閔君起文・副校理黃君廷彧（廷）景文・著作趙君廷機、相會于正堂、四員共校正論語十七張、小學六張、又議啓館員元數十七內、今只有八員、□人以王事及覲親出外、時在上番只有三人、下番只有一人、進講方急、而闕員至此、至於校正書册之時、亦未免孤陋之歎、請命銓曹、速爲充差、副提學盧守愼上來事、亦請下書何如、上命皆如啓、〇潭陽細君書上來、今月十九日所出也、〇富寧朴訓導元弼書及文魚・乾雉來、新府使金鋘稱我之囑厚待云、城主因面受稱念、而厚遇之、尤感不忘天涯之微族、罔喩仰謝云〻、〇中部主簿禹昌齡、以求薦來、余還爲四品、故無薦、〇全羅兵

經筵廳ニ至ル

使李戩送扇子于館、〻員分各宅、余亦得三柄、

二十八日　晴、有晝夕講、〇朝、見全羅右水使林公湛遣扇子十柄及全州判官尹河所送乾魚書簡、〇伏聞、明日有朝夕講、〇全羅兵使都送扇子于弘文館、〻中分送于各宅、余亦受三柄、〇鍾城舊帶率凡孫無吐里來謁、余命饋酒、且飼之吾食餘、凡孫獻黃毛五條、〇巳（※）正三刻、上經筵廳、特進官知事元混・工判柳潛・注書尹卓然等、同入侍、講論子謂韶盡美章、至居上不寬章、講畢、太學公論之所在、未有非公正而發於疏章者、頃自上優奬儒生之疏、極其懇惻、人皆以爲、雖未從四賢之從祀、然其中第一大儒（指趙光祖）、必蒙陞諸從祀、不勝忻幸、又多因文義而陳說、講畢、退于內藥房、未初三刻、復以晝講升經筵廳、知事金鎧・戶判鄭大年、以特進入、余講小學欒共子至通論極師弟子在五倫之中、因年旣著艾不能爲悌、陳云、在人君則以留念耆舊老臣爲道、又進而特陳、凡館中御覽之册、只書大題目、不書篇名及册端、披閱不易、請下御覽册、臣令書寫官寫進、上曰、此甚好之事云云、〇希（※）春、於晝講論語言、宋人避諱代用之字、今當依朱子之訓、棄假而還眞、夕講、罷歸、玉堂寫單子以入焉、〇是日、特進官元

御覽ノ册ニ篇名及ビ册端ヲ書ス

宋人ノ避諱代用ノ字朱訓ニヨリ眞ニ還ス

混、柳潛、金鎧、鄭大年、皆被招邀而暫得相見、○入侍承旨李後白也、○夕講、小學到君令臣恭、希春釋泛然、而御釋精密、金鎧亦有小補、希春卽從之、○府啓、申檄罪大惡極、請絕島圍籬安置、上不從、○晝講、希春進啓曰、非但三水・甲山爲然也、會寧・富寧・鍾城・穩城・慶源・慶興、是六鎭也、而大凡南方絕遠、吉州以北風氣寒苦、六鎭尤甚、人無宜著之物、國家念邊軍之寒、衲衣・狗皮衣等、時或造送、然若又可以回捧等入送貿穀、則其恩可言、小臣親見、故敢啓、○柳潛、言三

司憲府申檄ノ絕島圍籬安置ヲ請フ
柳希春六鎭邊軍ノ寒苦ヲ啓ス

○柳潛云云、眉巖集二十五日條ニ繫ク

二十九日　晴、平明、以朝講詣經筵廳、領事權公轍、知事洪暹、特進官任說・柳景深、司諫李湜、掌令李忠綽也、講論語里仁爲美章、希春曰、此以士大夫擇里爲言、人君亦然、古人云、左右前後、皆正人、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耶、孟子亦曰、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朱子言於其君曰、蓬在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不染自黑、此皆言薰陶漸染之大有損益也、伏願聖明留神焉、講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章曰、處樂、卽所謂處富貴也、常人處富貴、多爲所淫、所謂富貴生不仁是也、況於人君處崇高之位、據邦家之富、百物皆備、苟非省察克治之深、亦安能去人欲而復天理也哉、朱子十訓有云、外絕好樂、恐啓荒嬉、內窒情慾、如防寇盜、蓋人君一有好樂而不知節、一有情慾而不知窒、則不免爲富貴所淫矣、又曰、安仁聖人之事、利仁亞聖大賢之事、須是從利仁上做工夫、到義精仁熟之地、安仁之味、亦可知也、伏願存養省察、無少間斷焉、又因左相權（轍）公議關西駈逐而進言曰、今此駈逐、固非大段興兵、然軍士持兵、不無殺戮、男子有罪者可也、至於婦女、亦當分辨、向在甲寅（明宗九年）・乙卯時、草島胡人犯順慶興、命兵使李思曾攻討、思曾初欲分辨男女、逮臨戰場、忘未號令、遂至殺戮婦女、傷天地之和、今平安兵使金秀文、處事詳審、宜無濫殺、然下諭何如、按世宗朝西征錄、微弱婦女、並不殺而持歸、安於此土、今平安兵使金秀文之去也、戒以務生擒、不得已然後殺戮推捕者、勿殺微弱婦女、而敬之、希春仍言晏嬰久而敬之、上曰、晏嬰何如人也、臣對曰、晏嬰恭儉而知禮、亦賢大夫也、然齊景欲封孔子以尼谿之田、嬰不可、此不知聖人之爲可用、

左相關西駈逐ノ事ヲ進言ス

世宗朝西征錄ニ平安兵使金秀文ニ下諭シテ濫殺ヲ戒ムベシ

柳希春小學ヲ講ジ人君治心修德ノ要ヲ言フ

六鎭送布貿穀ノ事ヲ陳ズ

此大繆也、上曰、晏嬰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　諸善亦多、但人於聖賢、君雖不知、亦當薦進、況人君欲用而反沮止之乎、此大非矣、臣曰、晏嬰不知仲尼、先儒以爲命、蓋其偶蔽於此、嬰平生無忌克之性、故止責其暗、若小人之媢疾彥聖、則其害益甚、昔管仲之治齊、子產之治鄭、皆至四十年、孔子不以爲管仲・子產之功、而稱鮑叔・罕虎之薦二人、蓋見賢而薦、與樂予之人、其賢亦同、既講畢、又講儼若思曰、此雖以端嚴沈默爲貴、然至於與人論事、從容詳盡、自有其時、又說傲不可長者、程明道言於神宗曰、願陛下勿輕天下士、仲虺誥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此人主所宜深念也、又傲不可長者、非謂只存些小傲無妨也、馬氏曰、欲消而絕之也、此說甚好、說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曰、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人、雖善爲惡也、此與大學好而知其惡〻而知其美同說、疑事無質、直而勿有、質實也、又如射者之的、凡傳聞可疑之事、勿以爲的實而據執、陳我所聞而已、蓋傳聞之事、恒多失實、人君於此等事、亦當叅酌、不可遽信而施諸政事之間也、講畢、希春進榻前陳曰、臣昨陳六鎭送布貿穀、辭

三甲ノ寒苦六鎭ニ異ナルナシ

不明備、今請再陳、臣竄謫鍾城十有九年、富寧・會寧・鍾城・穩城・慶源・慶興六鎭、地居極北、風氣極寒、自九月至二月、寒洌倍於南方、而自十月至正月、凍寒太甚、土無木綿、人無所衣、往〻有凍死者、前日衲衣・狗皮衣、則雖或入送、而給善射軍士而已、未能徧於齊民、前日有送五升木貿軍糧之時、事在十年之前、今可行矣、聞三水・甲山地之遐遠、雖不如六鎭、寒苦無衣、亦與六鎭無異、六鎭小民、今聖上臨御、而未蒙恩澤、至爲矜憫、若蒙特施送綿布貿穀之恩、則民得蘇矣、上答曰、所啓事、當令該曹磨鍊施行、臣起而伏地以謝、〔○六鎭送綿布、至是年冬乃送、○**追記、昨日夕講小學、晏子曰君令臣恭、希春釋之曰、君〻令尒、上釋之曰、君卩令尒、特進金鎧曰、君卩令苦、希春卽達曰、御釋君卩、金鎧釋苦皆精當、臣釋不及也、蓋稱君卩乃爲各盡其道、釋令苦、則君臣爲一双、父子夫婦兄弟皆然、講到親戚不悅、不敢外交、此蓋大學所厚所薄之意也、然中庸又以尊賢居親〻之前、蓋並行而不悖也、官怠於宦成一章、乃人主藥石之言、格物致知則能察此病矣、誠意則能免此病矣、又今日朝講陳曰、朱子曰、先讀大學、去看他書、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此是誠意正心事、且以論語已講處言之、如

戊辰四月（二十九日）

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視其所以、學而不思則罔等處、皆是格物致知、如三省主忠信及此不仁者章、皆是誠意正心之事、如君子不重則不威、言寡尤行寡悔等處、皆是修身之事、如入則孝出則悌及諸答問孝處、愼終追遠等處、皆是齊家之事、如道千乘之國、爲政以德道之以政等處、皆是治國平天下之事、推此可見、講至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上問小註久約者爲飢寒所逼、不能自守、以至放蕩於禮法之外、此謂何事、希春對曰、諺所謂常人三日飢、則鮮不爲盜、蓋庶人飢寒則爲盜竊之事、士類飢寒則爲犯義干求之事、○是日、政事、館員多差出、李★仲虎爲校理、宋應漑爲修撰、李增及洪州牧使申湜爲副修撰、柳公景深爲戶曹叅判、金公就文爲江原監司、皆可喜也、○日昳、黃校理廷彧景文入來、余暫校書冊而出、詣濕嶺、訪金右尹弘胤而拜焉、金公懽然相對、談及舊故、飮梨花酒而退、○歸舍見金公就文洪公奉世、任公鵬臣、李容、李凝、李春壽、文德粹李師閔之刺、○谷城宰朴思愚、曾送婚需于珍原家、送麴于潭陽家、今又送乾雉三首來、○夕、丁世球來言沈同知（逢源）之意、許叅知太（曄）輝來臨言所求之書、當題名付我行云、○高敬祖來去、

弘文館員ノ差出アリ（宣祖實錄四月戊申（二十九日）條）

三十日　晴、朝、往訪金監司就文、已以肅拜詣闕矣、卽還舍、遣光雯往問尹叅判致遠之病、時尙未差云、○尹希任志遠之子仁敬、持志遠簡來、前日余送墨于李文學孫淵、答狀亦來、○追記、昨日、洪州鹽二石來、足以合醬而有餘矣、○上*近日因吏曹判書李鐸辭免、敎之曰、進賢退邪可也、又因大司諫崔顒辭免、敎之曰、極諫而匡救自上之過、直言而論覈貪汚之人可也、大哉王言、○吳大立、薛公弼、金蘭玉來去、○金蘭玉、持所寫大學註吐來、○書寫官文世麟來寫綱目小題目、○昨日朝講、以甲衣一入侍、今朝又以一甲衣出入、連感風寒、頭重氣困、服生薑煎酒葱根粥、以救退熱、○大司成奇公大升、尹君春壽來訪、余以申救宋企翁、言于奇、以圖差薛公弼廣文、囑仁老、○是日、政事、朴★應男爲大司憲、又直提學望、金鑾祥及余及閔起文入望、金君受點、先後甚順、○黃海都事許晉、送生獐一口、乾秀魚三尾來、○金經歷壽億、送鮮魚來、○汗出向歇、日晡時也、○南鄰送藥果來、以尾扇報之、○書寫官文瑞麟來寫綱目小題目、一日盡畢、余以乾魚筆墨贈之、○前振威縣令金蘭宗光胄來訪、相與道舊而去、○金監司就文文之過訪、談話從容、至夕乃去、○諫院司諫以下亦遞、○頃者、

王辭免ノ吏曹判書大司諫ニ敎ス

奇大升尹春壽來訪ス

朴應男大司憲ト ナル（宣祖實錄四月乙酉（三十日）條）

參禮李士溫來訪、以領相祭兄文示我、○察訪李師閔、饋細蓑・鞍赤具・油衿入
帒來、

五月小　一日、庚戌、　二日、丑初芒種、

初一日　雨、朝、服參蘇飲、○李正郎宅、聞余疾、遣婢莫德問之、余以白貼扇一
柄呈上、○昨日夕、政、李仲虎爲司諫、李湛爲副應教、○金連義饋魚、○李司諫
仲虎奴下鄕、來受吾了吳姊及妾・二尹書簡而來、○禺中、汗大出、○仲默兄簡
來、以前日奴婢推捉、乞簡西京監司、余不副、發怒誚責、又議換冊、余笑而答之、
以別扇一柄爲謝、○更思以十四日設時享于先君及祖爲計、今日洗米欲釀
酒、○崔公顒、曾爲試官、遂落幅來、○奇大司（大升）成借馬、明日拜表、余許之、○是日、
★有夕講、臺諫啓請拿推申檥、以示與衆棄之之意、上答曰、人非堯舜、豈無過失、
聞過卽改、亦不難矣、其令禁府、拿來申檥、推鞫定罪可也、○潭陽戶籍人吏、持
留鄕所座首望報來、崔希尹居首、家書亦來、邊幹仲、以我不黨其圖爲座首、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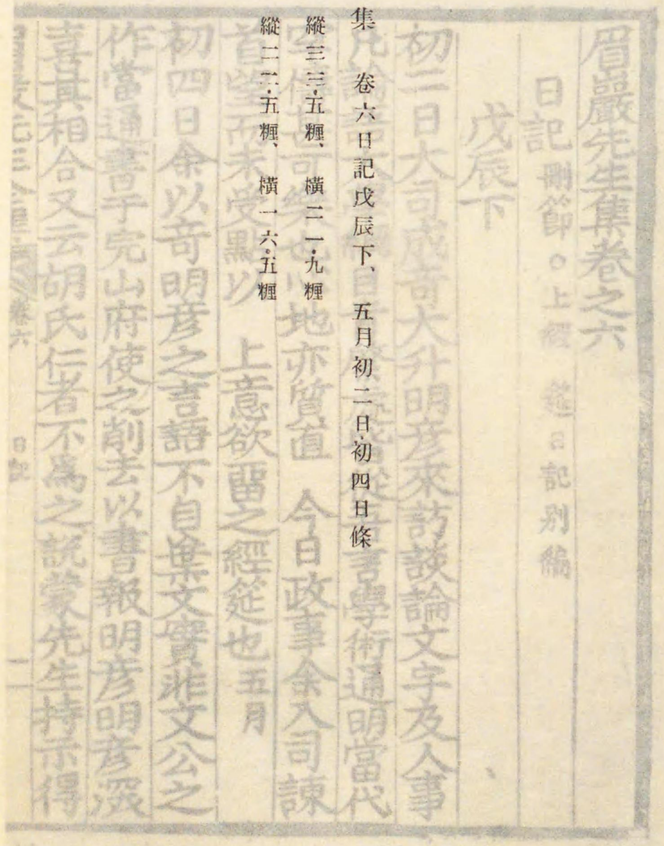
臺諫申檥ノ拿推ヲ請フ
○宣祖實錄五月庚戌（一日）條

留鄕所座首ノ望崔希尹首ニ居ル

第四　眉巖集　卷六日記戊辰下、五月初二日、初四日條

原　縱三三・五糎、橫二一・九糎

板匡　縱二二・五糎、橫一六・五糎


眉巖先生集卷之六
日記 刪節 ○上經 筵 日記別編
戊辰下
初二日大司成奇大升明彥來訪談論文字及人事
凡論奇大升之言學術通明當代
地亦質直　今日政事余入司諫
首望而未受點以　上意欲留之經筵也 五月
初四日余以奇明彥之言語不自集文實非文公之
作當通書于完山府使之削去以書報明彥明彥深
喜其相合又云胡氏仁者不爲之說蒙先生持示得

參禮李士溫來訪、以領相祭兄文示我、○察訪李師閔饋細蓑·鞍赤具·油衿入
爺來、

五月小　一日、庚戌、二日、丑初芒種、

初一日　雨朝、服參蘇飮、○李正郎宅、聞余疾、遣婢莫德問之、余以白貼扇一
柄呈上、○昨日夕、政、李仲虎爲司諫、李湛爲副應敎、○金連義饋魚、○李司諫
仲虎奴下鄕、來受吾了吳姊及妾·二尹書簡而來、○禹中、汗大出、○仲默兄簡
來、以前日奴婢推捉、乞簡西京監司、余不副、發怒誚責、又議換冊、余笑而答之、
以別扇一柄爲謝、○更思以十四日設時享于先君及祖爲計、今日洗米欲釀
酒、○崔公顒曾爲試官、遂落幅來、○奇大升（大升）司成借馬、明日拜表、余許之、○是日、
有★夕講、臺諫啓請拿推申欕、以示與衆棄之之意、上答曰、人非堯舜、豈無過失、
聞過卽改、亦不難矣、其令禁府、拿來申欕、推鞫定罪可也、○潭陽戶籍人吏、持
留鄕所座首望報來、崔希尹居首、家書亦來、邊幹仲、以我不黨其圖爲座首、大

臺諫申欕ノ拿推ヲ請フ（○宣祖實錄五月庚戌〔一日〕條）

留鄕所座首ノ望崔希尹首ニ居ル

第四　眉巖集　卷六日記戊辰下、五月初二日初四日條
原　縱三三·五糎、橫二一·九糎
板匡　縱二二·五糎、橫一六·五糎

眉巖先生集卷之六

日記 刪節 ○上經筵日記別編

戊辰下

初二日大司成奇大升明彥來訪談論文字及人事凡論語大學綱目肯綮處皆從吾言學術通明當代罕儔甚可樂也心地亦質直 今日政事余入司諫首望而未受點以 上意欲留之經筵也 五月

初四日余以奇明彥之言語不自棄文實非文公之作當通書于完山府使之削去以書報明彥明彥深喜其相合又云胡氏仁者不爲之說蒙先生持示得

圖版四

進賀冊封太子使
朴永俊許曄
○宣祖實錄五月辛亥
二日條
寄大升ノ學術通
明當代罕ナリ
李仲虎ノ罷職

○宣祖實錄五月辛亥
二日條
朱升ノ周易旁註
玉堂ニアリ

太子ヲ封ズル詔
遼東ニ到ル

怒云〻、可唉〻〻、○午、出汗而差、○景濂云、長城徐翎、詩繼文千字云、

初二日　雨、★進賀冊封太子使朴永俊、許曄、如京師、○禹中、大司成奇大升明彦來訪、談論文字及人事、闕雨未去、至暮乃去、凡論語、大學綱目肯綮處、皆從吾言、午對點心、學術通明、當代罕儔、甚可樂也、心地亦質直、○是日、司諫李仲虎、以試官時闕誤罷職、今日政事、余入司諫首望、而未受點、以上意欲留之經筵也、★權德輿爲司諫、○弘文館、因慶尙左兵使所送扇、分送九柄於我、初聞內賜、卽向北闕俯伏、旣而審之、乃知其實、○因奇侯、聞玉堂有周易旁註四冊、朱升所撰、其書極妙云、○羅僉正仲默兄、謝前言之過、因惠藥席、許以唐本性理大全、易續綱目、○來初三日、有朝夕講、○義州牧使書狀、白牌探聽通事牒呈內、封太子詔書、四月十六日到遼東、詔使發來期、時未聞知云、

初三日　雨、昨日、以臺官所啓、一所試官李仲虎、李友直、閔忠元、監試官李薹忠、並命罷職、○致山、受書信下歸潭陽、命秋陪行次上來、○禹中前、以校冊詣玉堂、先於報漏門、見李應教湜、崔弘澗、具忭亦在、遂至司中、脫團領、以帖裹、會坐正廳、閱典翰及宋修撰應漼、著作趙廷機也、校正小學明威儀之則六七張

東壁皆ナ乙巳士禍流落生還ノ人ナリ

而止、○未時、乃退、是時、盧守愼爲副提學、金鸞祥爲直提學、閔起文爲典翰、希春爲應敎、李湜爲副、東壁皆以乙巳士禍流落生還之人也、辛應時君望爲校理、金命元應順爲副校理、黃廷彧景文爲次、宋應漑公溥李海壽大中爲修撰、申湜冲卿李增可謙爲副修撰、趙廷機衡善爲著作、○任拔英來時中東堂、余以扇子及魚贈之、○是日、領相啓請、於明日明明日卜相、蓋領左相當詣闕也、

○全羅左水使蘇瀚七扇來、

初四日　陰、朝、朴公麟壽、以宋鑑十七册見假來、○南鄰饋生雉來、○許篈、昨暮來、爲我書送奇大升（大升）成簡、今日正書送之、○蘇水（瀚）使所送、又有猪脯二貼乾秀魚十尾烏賊魚五束、○今日、有晝夕講、明日、有朝夕講、○余*以奇明彦（大升）之言、悟不自棄文、實非文公之作、當通書于完山府、使之削去、以書報明彦、ㅎㅎ深喜其相合、又云、胡氏仁者不爲之說、蒙先生指示、得開昏蔽云云、○部將高士廉來訪、○追記、昨暮、入番、副應敎李湜等、以書問小學敬身篇毋拔來註、余以書答之、○禹中、驪州牧使徐偉大而來訪、乃癸卯（中宗三十八年）甲辰（仁宗元年）乙巳爲靈光縣令時、與吾爲茂長時、相好之人也、余謫鍾山時、徐爲晋州牧使、惠及窮妻、至是相見、喜甚

驪州牧使徐偉來訪ス

大升ノ言ニヨリ不自棄文朱文公ノ作ニ非ザルヲ悟リ削去セシム

許篈許筬家禮ノ疑處ヲ質ス

談話、且約周易禮記見假而去、○崔正郎頲送食醢來、○花梁僉使朴公麟壽過訪、明ㅎ赴花梁云、○許篈、許*筬以書問家禮疑處、余隨問答之、○明日、册校正一會分發來、○吳姊宅奴走面、持吾家缸卜來、稻十二石十四斗、尹寬中所送飯米六斗來、稻十二斗已給馬價、實十三石四斗上來也、李先達億福租六石、每石二十二斗式、給馬價六斗而來、○吳姊書云、寒食親往祭菩提洞、觀新池水皆滿、又見石物、乃知父母主生子之貴也、若非娚氏、雖百孫、奈何得此石與池也、妾書云、咸平宰李璋、專伻送婚需米一石、寢席二葉、面席一葉、白文席五葉、石首魚十束、白蝦一斗、榧子二斗來、水使林公潛聞奇、以酒米一石、眞末十斗、眞荏五斗、麵一同、白文席四葉、爲扶助云、○尹寬中簡云、燔瓦四月望前當畢役矣、材木親入莞島、僉使接待特厚、載送三船、可作二十餘間尒、瓦匠手功、一千丈爲一積、一積當給三四升木綿四匹、十積則手功四十匹、不得已將用還上租、深悶ㅎㅎ、白米六斗送來云、○奴石丁白是云、加里浦材木柱懸壁道里（桁）抹樓小板子、幷三百餘條載船、藍川浦下陸、江邊載置、守置事則鄭咸平告于城主、以假羅將一人定體云、○金道濟、以新早藿五同、海衣十五貼爲

瓦匠ノ手功ニ還上租ヲ用フ

戊辰五月（初四日）

遣、尹生員坦之、以海衣七貼爲送、○吳姊宅毛海衣亦來、○權愃來謁、韓妹去月二十四日所出書及足巾一雙來、

初五日　陰而晴、朝、修答簡于蘇水使（渝）、且買針送于榮春（宋）、爲祖墳石物事也、朝飯後、出門、往濟生院洞、訪盧肅川慶麟之喪而弔拜、見其孤而出、遂詣玉堂、爲冊校正一會也、直提學季應（金彙祥）、黃校理廷彧亦來、與入番李副應教湜・趙著作廷機五人、共校論語小學、至酉初、各罷散、余入番、○是日、政事、左贊成洪暹・錦陽君吳謙、入右相望、卜相也、洪★公爲相、○館★吏、往問吏曹吏、緣何柳應教資級未至奉正、而擬直提學望、吏吏答云、以有不次擢用之承傳故也、○是日午、內別監持退膳紫燒酒五瓶出來、五臣伏地謝而飲、以梨遺光雯、○余初擬於初七日上康陵行幸、以入番隨駕、而無喪服而欠行禮、黃校理景文（廷瑞）願行、深喜ゞゞ、○內賜館員各貼扇一柄、凡十三員也、○李億福奴、專爲乞簡上來、○昨★日、領議政李公浚慶、左議政權公轍、以卜相詣賓廳、政院以前日議臣所啓公事、收議于二公、ゞゞ議曰、凡有人倫大變、發見於郡邑者、自有其律、而守令罷職之法、本不出於律文、況朱子綱目唐太宗貞觀二十年詔、諸州有犯十惡者、勿劾

盧慶麟ヲ弔ス

卜相洪暹右相トナル
○宣祖實錄五月甲寅（五日）條

人倫ノ大變郡邑ニ發見スレバ守令ヲ罷職スルノ法ヲ革ム

○柳希春ノ所啓、四月十二日條參照

李億福濕證ヲ以テ濟州軍官ノ任ニ赴ク能ハズ

川海錄ヲ寫ス

弘文館上柴陽文集不自棄文ヲ削去ス

其州刺史、此乃大書特筆、垂法於後世者也、宜據此立法、永爲恒式、勿罪其守令、但遇綱常之變、而曲爲掩覆、縱捨大惡、有此守令、則隨其所見罷黜、以此意捧承傳、著爲令甲、爲永世之規、伏惟上裁、此議得、乃因希春去月十二日朝講所啓而定之也、百年之謬、一朝得正、其爲正風俗之助、豈不大哉、○康津李億福、以濕證大發、不能赴濟州軍官之任、爲兵使所督、走奴乞簡、全鰒一貼亦來、○夕、往政院、訪金承旨啓、先入左副令公朴素立房、金亭彦亦來會、拜於我貴而致恭於長者、世所罕見之美事也、鼎坐談話亹ゞ、聞申湜患疾、深慮ゞゞ、二更中、還玉堂、○內賜胡椒、館員各三升、

初六日　晴、朝、裁簡于全羅兵使、救李億福也、○令書寫官鄭致文瑞麟、寫川海錄、採摭宋史也、○羅州羅士忱、送足巾二事、毛海衣一斗、獐脯一大片、魚卵一隻來、士淳亦送乾雉來、○酉時、宋修撰應漑入來、趙著作出番、○於★館上紫陽文集、削去不自棄文、○是日禺中、參禮察訪李師閔、來訪告辭、余送簡于完山伯、令削去不自（棄脫）文板、○僉知任公弁、自北所來訪而去、○海南內禁李大亨來去、○與宋公溥、從容談話、○見忠淸東堂榜、金僩得叅、栢悅無已、

初七日　晴、四更黃校理廷彧以入番隨駕入來、余亦以五更起而衣、日出動駕、臣出伏于庭、尋出自西門、詣昭格署洞、訪李正震伯胤先生、ゝゝ從容欵狎、且以妻邊族親、延入于內、令余謁內子、且對飯于外廳、厚意至矣、又訪江原監司金公就文、兼見其二子

古文選等昆陽郡守ヨリ來ル

而來、○歸舍、見昆陽郡守書信、古文選二十五册及別貼扇一柄、別矮(倭)扇二柄、別梳四介、狀紙一卷、白紙二卷來、印送許多卷帙、可謂厚矣、務安宰宋庭筍所送早稻米一石、乾大秀魚一尾、中秀魚一尾、秀魚卵四隻、青雪魚三十介來、○於李正宅、見其男碩亨、出賦詩疑題而來、○羅仲默兄、遂惡人之陵辱、遣婢來告、○以胡椒分送于羅士惇三兄弟、於士忱處、加以淸心·蘇合等藥、○以胡椒分送于吳姊·李甥及妾、及鄭於(鴻)蘭·尹生員元禮寬中等、○裁救鄭鴻箇三度、分送監司·永使·咸平、付其奴山伊、○南原京主人通內、南原韓士諶無子乙仍于、利川接故學生同姓六寸弟韓容次子德秀乙、立後爲良結、禮曹坐起時呈狀設計云ゝ、○上★辰時詣康陵、祭畢、上陵伏哭良哭、贊禮請止不止、左相親(權轍)進啓請、乃止、脫ゝ惻怛至矣、○未時、直提學金鸞祥·著作趙廷機及余詣闕、副應敎李湛後到、與隨駕入番二員、合六臣、同辭

康陵ノ親祭○宣祖實錄五月丙辰（七日條）

問安、答曰、平安、臣等遂歸舍、○奴夢勤者、厭刈草、忿傲不遜、余笞脛四十、○以羅兒受辱於惡少、余再遣人詰問其徒、兄怯不能呈、

初八日　晴、靈光郡守尹弘中重任、送淸風十陣·白紙十卷來、乾蛤三斗亦來、○昨日、通簡于盧克愼、則寡悔(盧守愼)以老親病重、不能上來云、○以大工被傷打事、通于刑正郎鄭應奎、ゝゝ答以此乃對門鄰長家事也、然旣有傷人之罪、敢不以實布諸同僚、○扶安宰權大德書信來、送來之物、在船未來、○洪僉知思菴先生奉世來臨、驚感奉迎、陪話亹ゝ、移時乃去、余以好墨一丁爲謝、○全州沈希文之壻金溝李惶來去、○鍾城李碩來謁、喜甚、以扇一贈之、○思*菴有德有量有學有識、實當今之第一流也、昔在庚子(中宗三十五年)獲承謦欬、今又蒙枉臨、感荷良深、○招請坐書吏、期以初十日入番、○薛公弼·金蘭玉來去、○以鰡魚卵二介·海衣三貼、送于李正震宅、○前正郎閔忠元恕初來訪、談話從容而去、○慶尙右水使徐䜣、寄送淸風來、○吉州門生李枝陽、以觀會試上來、驚喜延接、贈以扇子、○玄風縣監柳德粹仲精、來告辭、余以李純仁伊洛淵源續錄爲託、仲精求學語錄、余示以一張、仲精手寫而去、○潭陽戶籍貢吏朴東健、來受胡椒一升·

洪奉世來訪ス

洪奉世德量學識當今第一流ナリ

吉州ノ門生李枝陽來ル

人倫ノ大變郡邑ニ發スルモ守令ヲ罪セザル傳旨

封書信及座首崔希尹差帖去、○禮賓別坐尹春壽·戶曹佐郎金景憲、相繼來訪、○都摠都事鄭良佑送尾扇來、○李惶送薑一封來、沈希文之壻也、○大司諫崔公請明日赴其宅、○羅僉正宅送菜蔬來、送鯔魚于沈同知、

初九日　晴、李靜持段子甘套來謁、○伏*覩昨日傳、凡有人倫大變發於郡邑者、自有其律叱分不喻、朱子綱目唐太宗貞觀二十年詔、諸州有犯十惡者、勿劾其州刺史亦爲有臧乎所、此乃大書特筆、垂法後世之意是昆、今後據此之法、永爲恒式、勿罪其守令爲乎矣、但遇綱常之變、曲爲掩覆、縱舍大惡者乙良、隨其見發罷黜、著爲令甲、永世之規爲只爲、吏曹等傳敎、觀此受敎、百年之弊風、一朝快革、不勝欣快、○柳玄風德粹、遺狀紙二卷來、又見淵源錄五冊見借、○苧前洞前引儀高敬長女壻福州令、以其婢夫道孫等、歐打大工、取其二人於吾奴見處、各杖八十、可謂公正光明矣、余卽遣奴致謝、○羅兄欲呈惡少之事、余送簡于刑曹叅判、○左尹柳公智善、過臨而去、河弘秀來去、○禹中、往訪羅仲默兄、兄夫婦共言、爲通事子朴彦偉惡少所辱之事、聞之痛憤、今日、兩邊皆呈狀於刑曹叅判、曾因吾簡、具言羅某之受辱云、○余與羅兄象戲點心、文

明憲宗時所編ノ五倫書ヲ見ル

全羅監司遺逸ノ士ヲ薦擧ス○宣祖實錄五月己未（十日條生員羅士忱

生員金應期
金千鎰

德粹、亦尋我而至、日昳、以崔大諫（顯）之招、赴鑄字洞宅、金監司就文·金公億·鄭·朴司藝希立·崔別坐迪、皆會、談話酬酢、咸安郡守張範、亦適至、相見而去、余文（金）之與余、至暮乃罷、○朴希立字養伯、○於崔宅、見大明憲宗時所編五倫書、○歸舍、見徐驪州偉大而惠送周易十一冊·白紙一卷·常紙七卷來、又約以晦時入來、搜送尙書云、感極〻〻、

初十日　自去夜雨下、朝、羅兄宅婢持簡來、余不勝情切、上狀于刑曹鄭公宗榮及色正郎黃璘處、○見*全★羅監司書狀、道內遺逸之士薦擧事有旨書狀導良、各官行移訪問、羅州牧使韓輾牒呈內、生員羅士忱段、母病數月不瘳、悶無醫術、自斷手指、和藥以進、母病卽愈、已在中廟朝、事聞旌表、爲人性稟眞醇、學行俱備、其於父母昆季之間、人無異言、處事接物之際、信義並行、父母之喪、一遵禮制、前後廬墓、一不到家、追慕誠篤、祀事必謹、賙窮卹乏、早廢擧業、不求聞達、一鄕之人、咸服其行、生員金應期段、性行純備、事親至孝、親病多年、暫不離側、甘旨奉藥盡情、多丁國憂、服行心喪、一鄕之人、無不景仰、金千鎰、氣質純粹、力行學問、早喪父母、鞠於外祖母、不離膝下、如事親母、心喪三年、至於啜粥、聞

進士劉好仁
幼學金胤

者莫不敬服，長興府使趙希文牒呈內，進士劉好仁，性本純實，沈重寡言，識見純正，議論明白，持身接物，皆有法度，自半世以後，無意於科擧，家空四壁，生理蕭條，處之怡然，不以爲憂，且居鄉里，不甚異於人，而亦不苟合於人，非公事則迹不到城府，敎導後學，少無倦怠，作成人材者亦多，容貌辭氣，見慕於人，望表可知其裏，幼學金胤段，性本清疎，不枉其己，惟好吟詩，標格豪放，不修擧子規矩，以此累屈，而不肯從俗以詭遇，數椽草廬，不蔽風雨，一敝衣懸鶉，人不堪其苦，而不以爲恥，嘗早母喪，啜粥居廬，躬奉祀事，三年之內，一不到家，今遭父喪，年愈六十，哀毁益篤云云，上項羅士忱學行之美，金千鎰學問之篤，見聞所嘆服事，啓下吏曹，仍傳曰，羅士忱等行實至爲可嘉，褒奬事，令該曹議于大臣，○刑判鄭宗榮仁吉·正郎黃璘，皆報以來見，羅兄家受辱事，當痛治橫逆之人云，鄭簡尤殷勤，○以吳彥祥前受舊皮箱上送，故換送新皮箱，○日昳，冒雨入番，直提學金公出，○明日，有朝夕講，

十一日　雨，先伯氏忌日也，朝講，冒雨戴傘，而進經筵廳，右議政洪公暹·同知經筵朴忠元·特進官鄭宗榮·司諫權德輿·掌令李憲國等入侍，講至論語放於

利而行多怨，希春言曰，凡與人均分應得之物，乃分也非利也，惟其損人益己，斯爲利而取人怨，人君一有富國求利之心，人民愁怨，必然之理，唐德宗豐瓊林大盈之積，以取建中播遷之禍，宋神宗以青苗手實之法，致熙豐生民之困，此大學所謂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其要在人君深知義利之卞，而誠其意而已，又曰，大學平天下章，朱子曰，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伏願留神焉，又講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曰，人君不自聖，而取於人以爲善，皆讓之事也，堯舜舍己從人，禹聞善言則拜，成湯求伊尹而好問，高宗得傅說而從諫，武王訪于箕子，成王學於周公，皆是也，非但人主自處以讓，人臣辭讓之風，亦當培養，除拜官後，以禮一二辭外，或有能自知其短自安其分，而至誠力辭者，察其情而聽之，是亦養成廉讓之風，而杜絕爭競之端也，朱子曰，今之臣下懇激固辭，而上不之許，必至於臺諫彈駁，亦爲未是，此理人主亦所當知也，又講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曰，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人君苟有德善，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蓋有其實，則人自知之，其實不至，則人之知也亦少，正猶聲之與響，聲大則響大，聲小則響小，伏願聖明務其

李憲國京在所ノ革罷ヲ請フ

留鄉所京在所ハ風俗ヲ正シ元惡鄉吏ヲ糾察スル爲メ設ク

政院ニ命ジ柳希春臨文講說ノ辭ヲ書上セシム（○宣祖實錄五月庚申（十二日）條）

（○宣祖實錄五月庚申（十一日）條）

賓焉、講畢、李憲國進言、京在所、所以正風俗也、今無識不義之徒、責賂於郡邑之吏、人不能堪、請罷京在所、希春趨進曰、李憲國所言、請罷京在所、蓋見不義作弊之人、憤疾而有是說耳、祖宗朝設立留鄉所、以正風俗、糾察元惡鄉吏也、設立京在所者、所以檢擧關通留鄉所也、留鄉所非其人、則作弊爲民害、甚於京在所、然惡此等之爲害而遂廢之、則是惡水之不潔、遂窒之以土也、其爲矯枉過直甚矣、莫若令守令、察留鄉所之不法、司憲府、察留鄉、京在二所之不法、無使縱恣、斯爲得中矣、○全州判官尹河大器、饋遺上笠帽一事、鞍籠一部扇五柄、周易十四冊、石首魚二十束來、扶安宰權大德、送新鞋來、○禹中、上命政院、書上柳希春臨文講說之辭、注書因承旨意、以書問我、希春謹書送、○是朝、講退、食宣飯後、與權德輿、李憲國、相話而別、○未時、入夕講、小學並坐不橫肱曰、此乃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卽絜矩之道、講入國不馳入里必式曰、古人戒人主曰、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此入里必式之意、講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曰、此乃持敬之方、百聖相傳之心法也、○權德輿、請遺逸之士年老者、授六品、○十一日夕講、略陳語錄字義徐考書上之意、講退後、

歷代避諱代用ノ字ヲ書啓ス（○宣祖實錄五月庚申（十一日）條　○十一日政事云云、厚本十日條餘白ニ記サレタリ）

趙光祖被罪時承政院日記ノ考啓

更添書歷代避諱代用之字、入啓、○十一日政事、吳公謙爲左贊成、具澤爲都摠都事、」

十二日　雨、晝講論語一貫章、以雨聲亂講聲、承旨朴素立進前、乞令進榻前而講、上許之、上問渾然一理、臣對以在中之中、不偏不倚、所謂天下之大本是也、又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臣對曰、此所謂天道流行、萬物各遂其性也、又曰、曾子質魯、然其學也確、眞積力久、終聞至道、夫學亦在勉强而已、又曰、聖人敎人、各因其材、吾道一貫、惟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人君之用人亦然、要當視其所長、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之類也、夕講畢、希春進言曰、頃者正言權徵、以趙光祖等被罪時事在承政院日記、亦可知其誣、遂至命政院考啓、夫其事發之初、公論不泯、一二度公議、則固有之矣、其後邪黨旣勝、邪論日熾、無非羅織之言、如此眩亂黑白之辭、政院宜簡剔而撮啓也、且先儒敎人愛養精力、見於近思錄、今汗漫文書中、有要語有不緊語、宜簡擇而看、無使勞敝精神、令專用於學問及政事之緊要爲幸、承旨朴素立因言、君行臣職之勞、凡姦濫上言、百司細碎公事、皆令上勞敝精力、至爲未安、講畢而

戊辰五月（十二日）

退、黃校理廷彧入來、遂遞番而出、○歸舍、見任諒換分套、告明日歸龍岡、○全羅監司宋公贇、送封餘快脯一箇、烏賊魚一貼、引鰒五注乙、石首魚仇非二束、乾水魚一尾來、○見全州判官尹河所送周易十四冊、紙品甚好、粧(裝)潢亦佳、深喜〻〻、○追記、晝(※)講、李叅判友閔、夕講、俞知事絳、皆有殷勤之意、○李枝陽來、朝夕饋飯、○韓山申淹・盧大河・鄭春來訪、○昨日、見具澤爲都摠都事、深喜〻〻、

尹光溢來リ四子ノ階梯ヲ問フ

十三日　晴、朝、李元凱宅、送櫻桃、羅僉正宅送眞末牛毛來、○館中、以校冊一會招邀、余以明日祭不往、○尹(*)光溢・庶孼而稍有文學者也、來問四子之階梯、余以性理大全李果齋語以明之、卽所謂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是也、○以米數斗買祭物、持閔正郎忠元帖子、受氷于西氷庫而來、○金(*)承旨啓、以書問雙日之義、余答之曰、每旬一三五七九日爲隻、二四六八十日爲雙、○草芝萬戶李春壽來訪、余以扇一柄贈之、○見申座首文淵書、○禮叅判李公友閔(景深)、因柳太浩簡、題給碎氷帖子來、○獻陵叅奉金可賓來訪、余以勸送李礫爲囑、以礫善寫冊題目故也、廣興倉奉事李思鴦來訪、乃吾七寸姪也、禮賓副正李昌昌之來訪、○夕、花梁僉使朴公麟壽、知我祭先、專伻送民魚四尾・鱒魚三尾來、○鄭彦浞來去、○借祭席燭于朴判官、

古文選等ノ書ニ圖書ヲ打ス

十四日　晴、未罷漏起寢、梳洗冠帶、書紙榜・祝文、昧爽、設祭于祖考兩主・凡四尊、祭物頗備、可喜〻〻、○祝文云、伏以蒙被生育敎誨、早以文學、得入經幄、中更否運、流落天涯、二十餘年、頃蒙聖恩、還朝食祿、今玆仲月、薄設祭享、尙饗、○昨見吳姊書、以許寬孫冒呈上言、掌隷院防啓、極喜〻〻、○典籍權徵而遠、來訪而去、○朝、招任拔英申淹・李枝陽饋飯、且給單字紙各二張、○招薛公弼・金蘭玉、饋酒肉、○李楠之子彦福、以內禁衛來見、問其兄弟則希福・彦福・億福・季福・延福・頻福・顯福、凡七人云、○招酡酪洞金吉男來、相見喜甚、○靈光郡守尹弘中及丁典籍璿簡來、○贈吉男以扇、○金蘭玉爲我打圖書于古文選・周易・大學・綱目、○咸安生員李俁來見、乃吾妻三寸叔母朴令公瑠之孫壻也、戊午(明宗十三年)生員也、○前金浦縣令金銑景澤來訪、○李士溫來訪、以全州東面峯上里奴連壽完護爲託、○南大門外進士李礫幾仲來訪、乃余以請寫冊題目請來也、○李生寫古文選・周易・大學・剪燈新話等題目、甚方嚴遒勁、可愛、○羅僉正

羅士忱金千鎰等ノ勸賞

鄭應奎來訪ス蔚珍ノ儒生李淳來見ス

兄過訪、談話而去、○朴判官仲郁過訪、○以宋君直假部將高擬事、簡請于兵議任調元卽行下、

十五日　晴、金監司書簡來、○李彥福、來取億福租六石、償負債、○今日、有晝・夕講、明日、有朝・夕講、○忠淸都事任國老鮐卿、過而告辭、余以稱念付屬、○以退溪書釋、送還尹子固、○書寫官文瑞麟・來寫小題目于古文選・周易二件、余賞以白紙十張、○理馬李孟宗、來理馬、筆工白受來結筆、瓦工來蓋雨漏處、○靈光人、先納石首卵醢一中缸、○金蘭玉・李枝陽、畢打圖書于綱目、○羅*仲默兄報云、朝見吏書李（繹）公、士忱與長興居劉好仁、相當職除授、金千鎰、賜食物勉卒學業、金應期賜物、金胤旌門復戶云々、此蓋銓曹與大臣議定者也、○金*千鎰士重、德學深厚、澹然自守、不求人知、羅牧韓公之報、亦未能盡其實、亦可恨也、○鄭正郎應奎文瑞、年辛卯（中宗二十六年）生、被招來訪、余以羅兄遭惡少之辱力言之、○蔚珍儒生李淳太初、以會試上來見我、乃乙卯（明宗十年）年鍾城訓導子弟、時受學於我、而戊午（明宗十三年）年送列子於鍾城、有信義者也、相見喜甚、○李淳、以乾魚四尾・生鰒三十介・甘藿一同・乾雉一首饋我、○鄭彥禮文夫・尹棐子恭、相繼來叙、○子恭、以

明使成憲王璽等出來ノ報

○宣祖實錄五月乙丑（十六日）條

德興君夫人ノ小祥

○宣祖實錄五月丙寅（十七日）條

柳希春祭文ヲ起草ス

其先（尹慤）政丞行狀付余、使點檢而去、○傳于政院曰、明日朝・夕講勿爲、十七日・十八日常參視事勿爲、取稟可也、○餉李淳夕飯、○筆工結筆、試筆一柄・次筆十一柄・○上以今月十八日慈闈（德興君夫人）小祥、故前期二日齋戒也、

十六日　陰、朝、以筆墨・胡椒、贈李淳、以試筆及墨送于申淹、○禺*中、以冊校正一會、詣玉堂、與閔典（起文）翰・黃校理（廷彧）・李修撰增・趙著作廷機、共校正小學、日晡、各散、余仍入番、與李可（增）謙相話、○是日、政、余入檢詳副望、而未受點、○遠接使書狀來、正使翰林院檢討官成憲・副使禮科給事中王璽、以五月初八九日間、起程出來云々、○兵曹參議任公鼐臣、存問來、○都摠都事具澤來訪、飮煮酒、○崔★顒爲右承旨、白公仁傑爲大諫、

十七日　自去夜雨下、朝止、○朝、聞梁希尹・許應世上來、以赴會試也、○以救羅兄受辱事、通柬于金承旨啓、使簡于刑曹梁佐郎、○乞錄名紙于兵議任公（鼐臣）、得二張、給梁・許二生也、○上*★以明日德興君夫人小祥、以承統不敢遣近臣、只於宮中備物、遣內侍以祭、適今朝大司諫白仁傑、請遣官以祭、都承旨當行、而政院以祭文之撰屬余、余起草云、胎敎啓後、閫範光前、生育小子、恩同昊天、未

語錄字義大略七十五語ヲ正書セシム

語錄字義五段ヲ添書ス

宋史ヲ抄書セシム

潭陽ノ金喜李英秀逝ク

千秋使睦詹書狀官李珥

○宣祖實錄五月戊辰（十九日）條

效反哺、遽至上仙、入繼大統、哀感轉增、大義所壓、未展至情、葬不臨窆、喪不居廬、今茲小祥、魂往形拘、伻陳牲醴、絕而復蘇、李可（增）謙、見之以爲切當、○令*書寫官金繼南、正書語錄字義大略、凡七十五語之釋也、底則以諺字解云ᄒᆞᆫ、將俟明ᄋᆞ日獻焉、○裁保單子三、送于李淳・梁希尹・許應世、○兵曹佐郎具抃（忭）時仲、來訪而去、○廣興倉奉事李思騫、送大炬十柄于家、余修謝答、○夕、被右承旨崔顒景肅・同副承旨金啓晦叔之邀、往見于樓房、談話良久而來、○上以大臣議、停遣承旨、只遣中使助祭于慈闈、

十八日　雨、朝、承文正字李璥、來訪而去、聞湖南禾穀向遂、守令皆畏戢、不敢爲非、○見務安金希正、送中庸一冊及其簡、○添書語錄字義五段、凡八十段也、○聞羅僉正家受辱之事得伸、深喜ᄋᆞᆫ、○書寫官文瑞麟・鄭致・金繼南・李精、迭爲我抄書宋史、○宣傳官朴仁鳳而瑞、被招來、余與著作趙（廷機）君、鼎坐房中、良久談話而去、○潭陽金喜・李英秀・皆逝、聞之驚愕、

十九日　陰、朝、千★秋使睦詹、如京師、書狀官李珥也、鏡城判官李景明、還自嶺南肅拜、余通問、○自禺中、雨下、○著*作趙君、以語錄字義單子、持詣政院、欲納、

金添慶ノ言ニヨリ語錄字義數條ヲ改ム

今月十三日胡人上土ニ來戰スルノ報

○宣祖實錄五月己巳（二十日）條

金貴榮禮曹判書トナル

○宣祖實錄五月戊辰（十九日）條

右副承旨金添慶文吉、以爲可添注有數條、可改處有一條、遂回送於我、我看詳則可從者多、而可無從者次之、遂改正數條、余深喜切磋之喜、此孔明喜違覆之意也、○未時、黃校理入來、而余以待入語錄回下之命、躊躇不出、至申時乃出、○歸舍、見許應世・梁希尹、相迎喜甚、贈以扇筆墨、○見潭陽細君書及苧麻衣凡五件來、○柳左尹智善、搜送壽親養老書一冊來、○江陵前察訪金訒士仁、送乾雉一首來、○梁希尹、納黃毛五條、許應世、納五條、韓三壽、送黃毛三條、應世又納細布、○南原妹簡、從雲峯來、余以片脯一介送之、○陳慶壽、以赴會試上來、贈以筆墨、

二十日　陰、許應世・梁希尹・陳慶壽、去夜留宿、今朝告去、○李枝陽・李淳、亦來去、余以筆墨、贈梁・許・枝陽・李淳等、○恩津李麒壽來、贈以墨、○淳昌族生崔岍、以會試上來ᄋᆞ見、贈以墨、○十七日、靈光人、來納石首魚一百束・仇里五十束・卵醢八斗入缸・細蝦醢四盆入缸、乃尹君弘中所送也、○羅僉正兄、送瓜卵來、○昨日晡時、平★安兵使啓本、今月十三日、胡人騎者百餘名・步兵不知其數、來戰于上土、至爲可驚云、○昨日、政、都★承旨金公貴榮、升爲禮曹判書、○尹舍人

尹根壽華士問答ヲ送來ス

根壽以華士問答一册送來、○羅州朴自春送尾扇來、○南原房好仁申覺吳社淳昌洪濬俱以會試來而來見、余著名于保單子、○柳夢井送尾扇二柄來、余以墨一丁爲謝、○采*語錄之釋于尹蔡問答、錄于川海錄、蔡卽中朝名儒蔡光祖也、余常患郎當無巴鼻等語難曉、今得觀此、深喜〻〻、○柳叅判景深夫人、送換綿布九升一匹來、余送海衣二貼、○任拔英來去、○司諫權德輿來話而去、○潭陽金彦益持細君簡而上來、○洪僉知仁慶喪事扶助回文來、卽給米五升、○進賀副使許曄書狀來云、上使朴永俊中路得病、留在平壤救療、臣段先途發行云、聞之驚慮、○招沈喜壽令與梁希尹同接入一所、希尹喜幸、○以尾扇送沈同知宅、○南平訓導李源盛來訪、乃海南人也、以筆一枚贈之、○富寧朴彦諴中武科初試上來、傳其父元弼及朴元條書信黃毛、○金鍾車得道送黃毛二條來、○富寧曹潤河亦來謁、○楊士獻來訪、以筆贈之、○今日有朝夕講、○崔三省及其妹夫　希說來、以筆墨給之、○吳大立亦來去、○副提學盧守愼入來ス

進賀使朴永俊平壤ニ病ム

副提學盧守愼入來ス

二十一日　陰、有朝夕講、○朝以石首魚及白紙、分送于梁希尹許應世李枝陽李淳各二束十張、○陳希壽來訪、以石首魚二束贈之、潭陽郭翰尹元麟長城邊以中等三生來訪、以紙給之、孫汝諴來、贈以墨、羅僉正兄過訪象戲、李淳亦來、○午、以試官入望、牌招詣闕、到玉堂、與典翰閔君（起文）同議經筵入番人員數少、試官受點未便事入啓、上遂不落點、前*日語錄字義、金承旨亨彦有所議改、余從其可而不從其誤、改爲正書、令著作呈于政院、日將暮、歸舍、許應世已來、談話共飯、○聞金僉來去、○見洪州判官高明留刺、

語錄字義ヲ改書シテ政院ニ呈ス

二十二日　陰、朝、金僉季雍來訪、驚喜、贈以筆、今月當入及第會試也、○羅州會試儒生李光宙來訪而去、○書寫官金繼南來謁、以扇贈之、○往謁沈同知逢源、相對從容談話、見公少年所作歡伯將軍傳及去年所作曉窓說、不覺嘆服、飮酒食餠、適與其兄子沈鐵判官同飮而來、○洪礪饋櫻桃來、○承文正字李璥來訪而去、○是日、政、余入執義末望、以備望而不得已也、○潭陽吹螺赤奉環受布子封送書而去、○宣傳官朴仁鳳而瑞來訪、○午、家直婢出去、我家奴僕修內子弟運書册、以未時入內、完備通明、甚可喜也、李枝陽許應世亦來、余爲之饋飯、許箴亦來、晡時往訪副提學盧寡悔（守愼）、談話而來、歸路歷訪柳克任、

沈逢源ニ往謁ス

盧守愼ヲ往訪ス

權應昌卒ス

承旨柳希春ト語錄ヲ議セントス

備邊司平安道上土鎭賊變ヲ論ズ

○宣祖實錄五月壬申（二十三日）條

不遇而來、日暮、潭陽李蘅・李邦柱上來、爲及第會試也、宋企翁、極感謝慇懃、○許應世・李枝陽、伴宿于下房、○同知中樞權應昌卒、年六十四、有氣槩政事之才云、

二十三日　晴、晨、梁希尹來謁、昨日、一所詩題下馬陵、希尹之作、頗有可望之理、金彥益、來議其父藥事、羅士憬德遂、持鯔魚卵二枚及尾扇來見、○鍾城金恭守簡及黃毛來、官奴義石者持來、余饋酒與扇、○海南李元結、來告明日下歸、余以送妾紬一匹付之、仍與扇子、○尹棐子恭、來訪談話、李士文之末男午男、年十一歲、鄭季（澈）涵之男無赤、亦十一歲、同來謁、午男、氣象開爽有法度、眞奇士也、無赤、亦有將來、○未時、出門、爲入直也、卽遇韓嗣辛、遂入直、閔典翰以未時末出去、○裁保單子六介、分送金僩・李蘅・李邦柱處、○承文校理李思忠恕可、丙申夏（中宗三十一年）之舊識也、入兵曹爲假佐郎、余邀叙、○夕、黃校理廷彧、以下番入來、○六承旨邀余相見、欲共議語錄、以今日已暮、故退期於明日、○以明日國忌、今明日無經筵、○備邊司啓目云、上土鎭賊變、近古所無、再度圍抱、厥類衆多者、非偶然作賊之比、必隔江戎醜、久蓄憤怨、逼犯邊鎭、試覘虛實、敢肆兇謀、至

金添慶金啓ト語錄字義ヲ議ス

於殺傷人馬、必于退北而去、邊釁已成、後日不測之變、難保必無、凡干防備諸事、不可不愼於措置、因陳各條云云、

二十四日　晴、夢見直提學金季（鸞祥）應馳馬、余騎馬隨之、○順天蔡洵、以赴生員會試上來、明日當去、以順天伯所送淸風五柄幷書、及榮春書及乾雉・烏賊魚・尾扇等物、余修答簡、幷以墨一丁、送于蔡洵、○以墨一片、送于羅士憬、○榮春報云、府使以無鐵物爲解、府伯郭克靜、亦云々、故令姑停矣、內禁衞完議、則吾當圖之、○日昳、兵佐郎李爓景晦來訪、設小酌、又與校理黃君同議、招見梁希尹饋酒、又令希尹行酒、且予之墨、○夕、*右副承旨金添慶文吉・同副金啓亨彥入直、余往見共議語錄字義、二公多從吾言、吾亦稍取二公之言、○見順天蔡洵所傳、而不得見、

二十五日　雨、早朝以慈殿誕日、余與副提學盧守愼・典翰閔起文・校理黃廷彧・著作趙廷機、同詣最東慈殿問安、承傳色出傳慈殿之謝、各賜香囊一部、拜謝而退、○五員同歸玉堂、共校正進講二書、是日、上賜退膳紫燒酒五瓶、臣等醉飽、申時出直、以副提學入番也、○歸舍、見梁希尹先到喜甚、見江原監司金

語錄字義ヲ改正繕寫シテ入啓ス

曹植上疏シテ胥吏儳隷ノ弊ヲ論ズ

李廷馨來見セントス

公就文之刺、僉知元好變、及金汲、安丹城、安坱、亦留刺、○是日、改*正繕寫語錄字義入啓、以去月廿九日、承問語錄故也、○潭陽盛川、持細君簡上來、○李枝陽許應世韓嗣幸、相繼來、余授梁許李以粲、洪礪君望來訪、余以海成納馬贖身事爲懇、洪許之、深喜〻〻、○陳希壽來去、○以賜送紫燒酒半瓶、餉許梁李韓陳五生、○許世之疑心梁希尹之詩、皆有可望、○羅州金千鎰簡來、乞醒心散也、

二十六日　陰、見*五月曹植上疏云、方今政歸於胥吏儳隷、各官土貢之物、盡歸其家、以他物代納、各分州縣作爲己物、以成文券、許傳其子孫、方土所獻、一切沮却、無一物上納、此實大蠹云〻、其言切中時弊、○淳昌趙長雲崔岍、以會試上來來見、以胡椒少許贈之、○羅州李光宙來、受了金千鎰書及胡椒一封去、○筆工成福來結筆九柄、以米二升魚扇給之、○招李蘅李邦柱饋點心、柳晋孫汝諴亦叅、各贈以筆一柄、○南大門外生員李宕放翁來訪、乃宏士深之兄也、其子廷馨、爲宋圭菴孫壻、將來見云、○鍾城南億壽子南謙來謁、以其父豪强、冒占軍民、被訴囚富寧、當受刑問三次、遂承服、啓本當來、未知定配何處

柳希春會試試官トナル

云〻、此億壽滄浪之濯足也、○鍾城李碩辭歸、余給石首魚一束、且付了林元條、朴訥簡、使傳之、○今日、有朝夕講、明日、有晝夕講、○以居家必用一卷、還于洪澈、○以筆一柄、送于金僩、○鄭延慶來、以扇贈之、○南原申覺禪雲寺故舊也、咸安朴皡、朴庇仁之孫、而於細君爲五寸姪也、並以赴會試來見、○洪淵令公答簡來、○於申、朴、贈以筆扇、○皡、字太熙、庚子生（中宗三十五年）、曾遊丁季晦（熿）之門、而屢中初試者也、○聞申修撰湜入來、深喜〻〻、○夕、別賜送生獐乾獐各一頭等物內、各宅分送全卜七介、文魚三支、引鰒九支、生雉一首、生獐肉一塊、生卜十六介、燒酒四蓋子來、○是夕、許應世、來告辭、涕泣而去、余以白紙一卷、大墨半丁、胡椒少許、白米一斗贐之、

二十七日　陰、朝、金經歷大年來訪、余以尾扇贈之、○韓嗣幸、李淳來去、余於韓贈饌物、○泗川宰鄭承憲、送乾海蔘、紅蛤一斗、黃魚二束來、○梁希尹、李枝陽告辭、各以白紙一卷、胡椒、墨、梳贈之、○竹前洞安俊之婦金氏、乞捧了持平減贖木簡而去、○宋都事海容、自潭陽上來〻見、謝救乃翁、○余入*文科會試叅試官望以待命、午時、入玉堂、閱典（起文）翰黃校理（廷彧）亦來會、而希春受點、未時、以將

相避ヲ以テ辭ス

申檄ヲ窮推取服ス

生員進士榜出デ許筍狀元トナル

肅拜、詣報漏門、入姜同知士尙・李檢詳齊閔依幕、適會刑判鄭公宗榮、以擧子相避可疑、大典來示議、余忽覺妻同姓三寸姪女夫相避於小註有之、卽與鄭判書、同詣政院都承旨房、請承傳色直啓曰、臣妻同姓三寸姪女夫生員李蘅・進士李邦柱、俱入文科會試、臣今入試官望受點、法當相避、故敢啓、傳曰、知道、卽於黃廷彧改落點、余出來、○余及館員、以初一日慕義殿親祭、觸冒大熱、至爲未安、議欲於明日經筵啓之、○聖*上明達如日月、臺官以奉訴嘗敗軍於西邊、爲不可大用、答以秦穆用孟明、今日臺官、又以白仁傑請遣官祭於小祥、至引越人視秦之繆、上又答以仁傑剛直之人、今日、又因臺啓、命申檄窮推取服云、○歸舍、見許篈已來、今日、生員進士榜出、許篈、以疑上之下爲狀元、許篈、爲第五、沈喜壽亦中、許應世・梁希尹俱落、可憐ゝゝ、篈也以十八稚年、至爲二百之魁、欣幸無比、○獻陵叅奉金可賓、專伻載送燒木三隻・炭一石來、○詣玉堂時、與申修撰沖(湜)卿相見、

二十八日　陰、朝、郭嵓來去、○是日、有朝・夕講、○淸州牧使李公遲、遺墨十丁來、○弘文館粧冊匠、持所粧慕齋集來、以魚・米・扇子賞其勞、○希*春、遺同副承旨金啓書曰、慕義殿親祭、觸冒極熱、館中皆以爲未安、今日、朝講侍講官、想應懇請、未審答辭如何、令公今日夕講入侍、幸惓ゝゝ回天何如、盛夏玉體、固宜調保、況天使將來於三伏之際、尤不可豫自勞傷也、犬馬之誠、不能自抑、敢白、伏惟照亮、謹再拜、○金判校季珍簡來、以筆及胡椒送之、○更考司馬榜、羅士憬・徐克弘・房好仁・任拔(發)英皆中、○李士溫來見、余以落幅二連・尾扇一柄贈之、○善*山金紐、佔畢齋之孫也、今登司馬、善風月云、○鍾城韓景斗、送黃毛四條來、○伏覩昨日府啓白仁傑之繆啓曰、殿下天啓聖衷、動遵禮法、一出於古、希春伏念、聖上之德、至形於臺諫之章、感激泪下ゝゝ、○企翁、不勝感謝云、○石城宰鄭麟壽、送石首魚四束・仇乙非二束・乾錢魚二束來、○朝*講、右相侍講官及承旨金啓、皆以觸冒大熱、勞動親祭未安、請停、上答以久廢親祭未安、難從其議云ゝ、希春聞之、悶ゝゝ、○順陵叅奉金汲來訪、以貼扇贈之、○直提學請余明早入番隨駕、以季(金彦祥)應家有瘡疹之女故也、○洪州判官高明來告辭、○平安兵使西海坪冒居胡人ノ追擊ヲ啓ス

善山ノ金紐登科ス

○眉巖集、書ノ文ヲ略ス

使啓本、西海坪冒居胡人十餘家、本月十九日、領軍追擊、胡人十四斬頭、同家戶焚蕩、其斬頭及大刀四介上送、以齋戒留政院、○尹剛中來傳乃翁之書、中

云每聞吾君爲劣僕多有過分之言未安〻〻僕一生命舛別無所爲而多取忤於人今亦主爲非議者有之云深恐累及於君未安〻〻○朴皥鄭良佐來去余贈鄭以胡椒○頃聞海南瓦已燔四釜若然則爲七積矣

二十九日　陰雨食後入玉堂代直提學季應(金應祥)爲上番與申修(湜)撰同以經筵番辰時聞二嚴上經筵廳之東陪(※)大駕詣慕義殿卽昌德宮之宣政殿也侍從至簷至夾陽門而退寓依幕至午時上親晝水剌希春等入敦禮門之南俯伏以侍聞御哭甚悲禮畢以同僚典翰閔叔道(起文)副應教李仲久(湜)在玉堂相邀遂就同坐同遊大廳小樓乃癸卯(中宗三十八年)三月初入玉堂時所曾遊處也乙巳(仁宗元年)六月則仕于景福宮弘文館矣高朗爽塏勝於景福之玉堂矣夕上食時春等又上侍而退○敦(*)禮門南卽此宮之經筵廳也舊迹依然○夜與閔李二僚聯枕口占少詩云二十年前南北客那知今夜對床眠白頭依舊丹心在荷德如何報昊天○聞李重慶歿ス

許篈ノ試卷ヲ銀臺ヨリ取覽ス

王ノ私親ヲ崇祭スル可否ヲ議ス

六月小　初一日庚辰、三日午初三刻小暑、

初一日　雨三更同僚起或祭執事或陪祭余以無衰服不得參○朝以同僚議云不宜入參水剌上食之時余以近來已有成例簡通于都承旨李公後白李以爲不可不參余等遂進參禮畢退依幕點心辰巳間大雨如注大駕出鸞闕侍從回至景福宮自西夾入又折向東邊鸞趨至經筵廳之東俯伏畢以入番歸玉堂○取許篈試卷于銀臺觀之入等上之下而多有師法可喜○昨日名醫孫士均診余兩手脈嘆美曰完固而延長最爲壽徵云○連日與申冲(湜)卿談話○夕以氣困早寢

初二日　陰微雨以(*)冊校正一會副提學盧君直提學金君典翰閔君著作趙君皆來以帖裹相見於大廳圓坐議上崇祭私親可否余以爲上專意正統而恩及私親重輕判然無以箚子爲也議遂寢余以盛夏酷熱今月又有小祥及天使之勞依前例請停經筵只存召對事稟于領事爲議同僚請俟後日更議云○晝(※※)講特進官鄭大年李純亨承旨朴素立講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希春(日脫)

此三人於治國平天下政事之才，雖有一端，於格致誠正修之（齊脫力）工未免欠缺，故未得爲仁，孔子於此，不許其仁而稱其所長，此正好惡不偏處，人君之用人，亦當如此，又講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章曰，自知之明者知至也，不難於自屈者意誠也，又曰，舜命九官濟ゝ相讓，成王訓迪百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大學引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ゝ兮無他技，其心休ゝ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蓋人臣之事君，莫大於推賢讓能故也，又人★君之於臣，有自以爲不及者，漢高帝自謂不如三傑，漢文帝自謂不及賈誼，此固寬大之量，然人君不必與臣下校其才德之高下，但能用才德之士，卽是人主之能事，昔韓琦爲宰相，人謂琦曰，公道德事業無愧古人，但文章不逮耳，琦曰，吾在相府，歐陽修爲翰林學士，卽吾之文章也，世以爲知言，宰相尙爾，況人君乎，講畢，進榻前陳曰，臣頃撰語錄字義，與金添慶金啓李後白及同僚，反覆商確，一言之當，亦必從之，但到頭釋到終也，不若釋造極也，等閑不緊無益，不若以諺字釋早질업다爲當，又鄭大年，陳防納之弊，希春復進啓曰，自上欲革防納之弊，則莫若令憲府糾察，只令該曹禁斷，則未能肅淸，上答曰，此說是也，當令大臣磨鍊時，採入此議爲佳，夕講，因言及明飮食之節條，有鄕黨養人害人之物，遂進言曰，人君之道，莫大於養心德，亦莫急於養氣體，四時之中，唯夏爲難調攝，陶弘景詩云，四時唯夏難將息，伏陰在內腹冷滑，補腎湯藥不可無，食物稍冷休哺啜，蓋夏月陽熾於外，陰伏於中，腹中至冷，如冷水氷水之類，切不可飮，常飮熟水，令腹中溫煖，則自無疾病，又古人云，食後須行動，不然則經絡凝滯，血氣不通，今縱未能行百步，亦當運步，使血氣流通，則諸疾不生，伏願留念焉，○申時，罷一會，隨盧李二僚伯，往訪尹司成剛元而來，寡悔（盧守愼），以後日若送馬則當枉叙云，○招李蘅李邦杜饋飯，鄭彥禮文夫來傳領相之言曰，我知宋某之爲人，剛直有守，必無黨林，謀議之事，吾欲付職，慮老不上來，今旣聞其負謗，當付同知及守知事，以雪其被誣云ゝ，余令李蘅叅聞其語，到潭陽，只告企翁，勿播於他人云，○此事，文夫道達上臺之功爲多，○宣傳官金緝來謁，○李蘅李邦杜辭退，○館中以處置避嫌退待物論，臺諫簡來，○答館孫，

○宣祖實錄六月庚辰（七日）條

柳希奮語錄字義ノ事ヲ陳ス

鄭大年防納ノ弊ヲ陳ス

柳希奮夏時攝養ノ要ヲ陳ス

初三日　晴，朝，金緝送墨二丁來，○昨日，星州牧使梁犧，送白紙常紙各五卷，

扇子五柄來、又囑權守、使見假室舍云、深喜、權守若來、則不必借宅、只可借公
擇之書矣、○給奴婢朔料、三奴各五斗、二婢各三斗、○追記昨日晝講所陳一
貫章渾然二字曰、前日蒙下問渾然未能詳對、蓋有渾圓無涯之意、有完全無
欠之意、有純粹無雜之意、以此三訓觀之、則渾然之義可知矣、又因聖人教人
各因其材而言曰、今且以頒賜書冊言之、書冊固有件數多少、又必從位高而
先給、然明白易曉之書、則勿論宗室文武而賜之、義理微密、必待尋思推究之
書、則賜文學之臣、是亦各因其材也、蓋以前日儀禮註疏之賜、多及於宗親武
臣、而於堂下窮經好學之士、多不得與、故希春及之、○昨日政事、臺諫爲半遞
差、崔★弘僩爲掌令、蔡蘭宗爲持平、崔頤爲獻納、金孝元爲正言、○初一日夜、夢
見人獻豆於我、○金僩來、觀其所作表甚佳、足科三上、聞其所作策足科二下、
登第必矣、深喜〻〻、授粲送之、○柳晉及南原安璜來見、余各贈墨一丁、前水
使趙逑來訪、談話而去、○李士溫來謁、○是日、有晝夕講、○漢江李忠義衛宅
乞米、以白粒一斗爲送、○許篈來見喜甚、推尋入幅來、○古文軌範來自尹叅
判、乃印出於關東者也、○海南崔郢之子山仰來見、以墨贈之、故金持平礎學

○眉巖集初二日條ニ繫ク
前日儀禮註疏ノ賜宗親武臣ニ多ク堂下窮經好學ノ士ニ及バス
昨日政事臺諫半バ遞差ス（○宣祖實錄六月辛巳（二日）條）
金僩登第必セリ
關東所印古文軌範來ル

光兄子重慶來、謝余救學光妾之厚意、○金君年三十五、丙申生、而辛酉年生
員、今又觀及第會試者也、字子吉、○朴舜元新生員禹綱來訪、○遺乾魚八尾、
〻扇一柄于鄭萬戶鴻母氏宅、其兄鵾謝狀來、○許篈來言、新生員朴葩甲寅
生、至爲可貴云、○韓嗣辛來去、

（中宗三十一年）（明宗十六年）（明宗九年）

○宣祖實錄六月壬午（四日條）
咸鏡巡撫御史金命元啓ヲ啓ス

初四日　雨、朝、朴彥謙來告下歸、○見★咸鏡巡撫御史金命元啓本云、臣將各
處軍民呈訴事、叅以聞見、最爲至痛、不可仍存者四條、一、六鎭軍士煮鹽貿穀
之弊、一、三水、甲山貂鼠皮及三水清蜜之苦、一、明川以南司宰監納大口魚一
尺四寸之苦、一、咸興東宮別差縱恣冒占之弊、皆可謂救時之良策、○應順（金命元）前
亦啓聞旅外正兵之苦、鍾城土豪南億壽之冒占矣、○昨日★★吏曹啓目、向前鄭
夢周及深源（朱漢narrow）忠臣爲國亡身、金宏弼鄭汝昌段皆厲志聖賢之學、有功於斯文、
趙光祖李彥迪相繼而起、講明斯道、學行如彼卓〻、而其子孫有未及叙者、誠
爲闕典是白昆、上項鄭夢周以下六人等奉祀子孫、乙巳曾授職以乎爲白在
果、未授職人員乙良、依尹根壽進啓、量付西班軍職、以奉其祭、且世其祿、其中
可用之人乙良、東西班職良中、隨才隨叙、以示國家褒賢勸忠之典爲乎矣、右

鍾城土豪南億壽冒占ノ弊（鄭夢周金宏弼趙光祖等子孫叙用ノ議ニ○宣祖實錄六月壬午（四日）條）

良辭緣移文、兵曹啓、依允、此誠百年公議定之美事、足以慰天人之心而起後學之氣矣、○申修撰冲（沖）卿來訪、談話從容、因貸米十斗、余許之、移時乃去、○送尾扇于金季應（應祥）、○是日、始齋素、○權沃川得（訷）卿來訪、談話從容、李友仁來訪、以扇一柄贈之、李蘅·李邦杜來告歸、供授粲送之、薛公弼·金蘭玉來去、恩津李麟壽來去、余贈以一扇、○順陵叅奉文德粹、送馬草一駄來、○申檄受刑一次云、○是日夕、政、臺諫有遞、○以扇子八柄、分送朴元弼·朴謙·朴彦誠·彦讜·車得道·金鍾·朴忠佐·李仁俊、

臺諫遞セラル

初五日　陰、潭陽前訓導任榮、送白紙一卷、仍請軍籍敬差官下來時、囑其子論孟考講、余辭不受、○權沃川送甘艮醬·甘藿·石茸來、○草芝萬戶李春壽、惠送生民魚一尾·乾民魚二尾、助祭需也、○朴東豪、在利川、覓送淸蜜二升、薏苡末五升來、○遣人探會試榜、金僩·李蘅·李邦杜皆落、可恨〻〻、聞柳永立及第、卽以書賀乃翁克任、○刑曹正郎閔忠元來訪、咸安奉事朴允秀伯彦亦來、朴、

會試ノ榜ヲ探ル

朴允秀來ル

壬申（中宗七年）生而丙辰（明宗十一年）武科也、余初不知於細君爲四寸兄、以爲細君之弟、坐而受其拜、深恨〻〻、其壻生員李俔、亦曾見我而下鄉矣、○聞嶺南自今月初生雨連下、至初九日、連數日大雨、水災大作、兩麥早稻損傷甚多、至爲可恨云、○尹世良來謁、去四月遭喪、○左尹柳智善公仲問、○權沃川得卿、送燭一雙來、○都承旨李公後白季眞來訪、余臨浴而迎接、李公聞余大忌齋素坐未久而卽告去、○孫汝諴來告歸、以胡椒爲贐、○薛公弼來去、○羅僉正宅送祭饌來、且聞朴彦偉還囚、以詐稱觀象監叅奉故也、○林正薈大秀、來敍而去、○余浴于冷水、以齋戒也、○尹世良、余憐其喪而賻以白紙一卷、

考妣兩位ニ設祭ス

初六日　晴、未（＊）明而起、設祭于考妣兩位、祝文云、蒙恩還朝、復履淸班、今玆忌辰、哀慕罔極、以肉膳設祭、以在禮當然、近來有識者多行是禮、故自今始爲肉祭而不用素物也、祭物頗備、深喜〻〻、○招薛公弼·金蘭玉饋飯、○自余南遷于恩津、每遇故舊瓜葛、輒與陳玄、今年自春至是、凡鄉人之赴漢城試、湖南·京坼·咸鏡之親戚舊知、以事到京者、莫不與紙筆扇墨、或以胡椒、前後不知幾十人、○李淳來謁、以白紙一卷贈之、時居中學過夏、聞關東二十六官、歙谷等九官爲嶺東、其餘十七邑爲嶺西、監司常在原州·春川、夏月則在江陵·三陟、而於原州最久云、○以醬■白紙一器、贈李生、○是日、晝·夕講、冊校正一會、余以大

鄉人ノ會試ヲ以テ來リ湖南京坼咸鏡舊知ノ京ニ來ル者ニ贈與スル多シ

嶺東嶺西ヲ分ツ

忌不參、○是日、政事、安自裕爲執義、吳健爲正言、李鏸爲弘文校理、具鳳齡爲副校理、柳堪爲司僕正、李齊閔爲舍人、○金僩來告明日下歸、余以白紙一卷、胡椒一封爲贈、且對黜心、文參奉德粹來訪、頃嘗惠我馬草、○新生員薛元凱來訪、以墨及單子紙二張贈之、○沈浚來謁、以扇贈之、且約明日受余所付寫書而去、○都承旨李公後白惠送大炬來、○李博士惟謹擇可來訪、前監察金田慨、來訪而去、○見遠接使書狀云、出來謝恩使先來通事所持書狀、則上天使到薊州、去五月十七日、出白牌、副天使段、同月十三日、北京離發、行期則今月廿日內越江云〻、○韓嗣辛來乞紙、以白十張贈之、○新生員放榜、

遠接使ノ書狀ヲ見ル

新生員ノ放榜

初七日　晴、朝、監察權和中立來、以貼扇贈之、○己卯（中宗十四年）秋別試、成守琮試官、趙公光祖見其文稱之曰、非成守琮不能作、其後權姦惡趙公、幷削成之科名、至是其子耳、陳疏禮曹、以寃枉爲啓、上命還給紅牌、○傳、冊封皇太子上使、去五月十一日、副使同月十三日、北京離發是如出白牌、六月二十日內越江丁寧、山臺及一應支待諸事、急速措置事、下禮曹、○前丹城縣監安璹、朴汝柱公幹來訪、柳參判景深過臨、具言務安乙丑（明宗二十年）丙寅淸蜜草荏畢納後、疊上送、此必一

成耳父ノ寃枉ヲ訴フ

明使支待諸事ノ措置ヲ命ズ

度防納、曹將具啓目請罷云云、○柳參判、給救尹世良之簡于厥弟康翊（翊）宰、○乞草帖于柳司僕正堪克任、許之、○李麟壽、送瓜五十餘介來、○李應敎湜、懇求交番、余許之、○來初八日、有朝夕講、○未時、入玉堂、李仲久（湜）申修撰同直、暮、暫讀過論語進講處、

初八日　陰、罷漏後、起梳洗、書吏崔汝俊白余曰、國恤之時、士大夫不著苧團領、余悚然驚愧、卽令門隙、司憲府使令、走報于家、取木綿團領、質明、上經筵廳、既講書于領事前、退著木綿直領以入廳、入講論語、令尹子文章曰、子文雖有無喜慍告令尹之忠、然其所以告令尹、乃雜以猾夏之事、此不足爲仁也、楚武王熊通之僭王、去子文已百年、而猶不能改正、責子文者、以子文乃楚上卿而執政也、子文雖能毁家紓楚而忠於其國、猾夏侵滅諸國之事、至身爲之、無周天子甚矣、是助其父而陵其祖者也、新羅法興王年號、不知事大之義、其時臣下、無識甚矣、凡諸侯外國、當恪謹事天子之國、臣下則敬事其邦君、乃大義也、又曰、此章註當理而無私心六字、人君處心制事之要道也、伏願潛心焉、領事洪暹知事宋麒壽特進官洪曇也、○是日、冊校正一會、副提學盧公直提

國恤時士大夫苧團領ヲ著ケズ

新羅法興王年號ヲ僭行ス

鄭大年大司憲トナル
○宣祖實錄六月丙戌（八日）條
小學ヲ講ジ稽古篇內實明倫ノ義ヲ陳ス
○本條辭說錯雜尠カラズ成書進啓シテ手本ヲ錄セザルガ故ナリ、下文參照

學金君・典翰閔君・副應教李仲（湛）久・校理李塈・著作趙廷機、皆來會、○夕※講、與都承旨李後白等入侍、講蔡人妻章至右明倫、歷言稽古實明倫一篇、某章爲明倫篇某訓之驗、上曰、明倫篇載其理、稽古篇載古人之事以實之、希春對曰、先載其理、後載其行事之迹、所以令人興起也、講畢、李承旨季（後白）眞、同坐于藥房、具言領相（李浚慶）議經筵當大暑差減之意、待本館之告白云、○講退、與同僚促席、議疏箚、期以初十日再會、○任百英弘彥、入香室、余招見、與冲（申湛）卿鼎坐、飲之酒、○獻陵叅奉金可賓、饋馬草、○是日政、鄭★公大年、爲大司憲、○來初九日、只有朝講、○講義稽古篇內實明倫三十一章、「與明倫篇相照應表裏而孝不衰於妻子者也、○公明宣一章當錄於末、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也」虞舜二章、卽明倫篇所謂深愛和氣之孝子也、舜之事父母自知不足章、■卽通論所謂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之意也、文王之爲世子章、卽昏定晨省之禮、卽孝子病則致其憂之意也、武王不脫冠帶而侍文王之疾章、卽孝子事親、病則致其憂之意也、武王周公達孝章、卽所謂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周公之事文王章、卽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之義也、曾子養曾晳章、必有酒肉、卽所謂以其飲食忠養之也、將徹必請所與、卽所謂樂其心不違其志也、孝哉閔子騫章、卽孝有終始也、老萊子章、亦所謂樂其心而有隱無犯之義亦在其中、樂正子春章、卽所謂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不登高不臨深及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之意也、伯俞章、所謂父母惡之、惧而無怨、而又有深愛存乎其間也、公明宣一章、弟子事師、無犯無隱之道、卽立教篇所謂先生施教弟子之意、在其中矣、是則也少連夫連高子皐顏丁三章、卽所謂喪則致其哀也、曾子有疾章、卽所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意也、箕子・比干・微子章、卽所謂君子事君、進思盡忠匡救其惡也、伯夷叔齊叩馬而諫、不食周粟、卽王蠋所謂忠臣不事二君之義也、蘧伯玉、夜下闕門、卽所謂孔子入公門鞠躬、過位色勃如也之意也、豫讓・王孫賈、爲君討賊復讐、卽爲君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之義也、冀缺夫妻卽晏子所謂夫和而義、妻柔而正也、公父文伯之母章、卽男子居外、女子居內之義也、衞共姜・蔡人妻、卽烈女不更二夫之義也、舜之封象夷齊之讓國、卽所謂兄愛而友、弟敬而順之義也、虞芮讓田章、卽所謂主客相讓之義也、曾子稱顏子章、卽友直友諒友多聞之義、以友輔仁之意也、晏平仲章、卽所謂敬親者不敢慢於

戊辰六月（初八日）

嶺南監司道內遺逸廉吏無キヲ對フ

明使ニ初三日入京ノ便ヲ通ゼシム　○宣祖實錄六月丁亥（九日）條

柳希奮李齊賢ノ忠ヲ陳ス

人、而主客相敬先拜之意、亦在其中、○嶺南監司、以道內無遺逸廉吏爲對、○政院啓、詔使若速越江、則今月廿八日、先王小祥之日、國王豫爲致齋之由、周旋善告、初三日入京之意、遠接使處下書爲便、傳曰、如啓、

初九日　雨、晨、★※冒雨上經筵廳、領相李公浚慶、知事吳公謙、承旨崔顓、持平蔡蘭宗、獻納崔頲入侍、以雨聲亂於講音、上命設講官等坐近御榻前、講季父子寧武章文義事迹、既畢後、乃陳曰、季父子、相魯三世、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亦可謂節儉、而於襄仲殺適立庶之際、以權柄大臣、力能討賊而反爲賊黨、大節不足觀也、寧武子、當平世則無以踰人、當主昏時危、不避艱險、大節凜然、蓋季父子、知有身而不知有君、寧武子、知有君而不知有身、此忠節之士、所以迥別於庸邪之臣也、李浚慶曰、大臣必有節、乃可以扶持宗社、無節之臣、將安用之、申湜曰、昔人謂、人君欲求臨難死節之人、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希春曰、犯顏敢諫之士、乃能爲有無、若夫唯唯諾〻之臣、雖千百無益也、又曰、前朝忠宣王、忠肅王之子、而元世祖之外孫也、嘗蒙元主之恩寵、及久留燕京、多行不義、爲人所訴、元主命流竄于吐蕃、自東國至配所、幾二萬里、其臣李齊賢、遠路奔

領相尹澍李爛ヲ論ジ沈滯久シキ人ノ擢用ヲ請フ

王語錄字義中了字ノ釋ヲ問フ

問、忠憤藹然、又上書于丞相拜住、卒能奉還、斯亦庶幾於寧俞矣、又曰、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此一語通乎上下、皆可用之、願聖明留神焉、講時、余誤一拈二張、越讀一行、賴人言而改正、此越用心越不定也、○是講席、領相李公啓尹澍不合邊將、兵曹李爛能射又有武略、且沈滯太久之人、宜擢用於邊將、啓達皇（增）恐、上曰、如此沈滯之人、薦達有何惶恐、○※追記昨日晝講、上問臣希春曰、前日語錄字義中、釋了字云、事之已畢者謂之了、然侯景傳、了無怖心、此了字何義也、臣對曰、臣只釋語錄字義而已、非釋文字行用之義也、謂事之已畢者、語錄也、了無怖心之了、猶頓也、全也、謂語助者、金添慶金啓解漢語者之說、非臣之所釋也、臣本不曉漢語、只因讀朱子語類、尋究得來、又於添慶啓李後白等處叅論、更定以啓之、臣非願聖上滯心於小註語錄之末、蓋爲大學小註、小學嘉言善行、間有語錄、或有考處、故揭其大略而啓之耳、又曰、了了云者明〻貌、○蔡持平蘭宗、癸酉（中宗八年）生、與我同歲、深相喜云、○自朝後、頻下利如厠、乃昨日夕講時、大熱中暑也、○申時末、李校理墅可依入來、余出直歸舍、見江原金監司就文所送乾雉二首、片脯一箇、乾文魚一尾、紅蛤醢一斗來、○益山守鄭希曾所

戊辰六月（初九日）

送油貼扇二柄·油矮(倭)扇三柄·陜川守所送別扇二柄·倭扇三柄·上品笠帽一事·
獐脯三貼來、○宋都事海容所送桂苓元三十丸來、○羅州羅暐、送尾扇來、○
聞許篈昨日來去、

初十日　陰雨、以暑證、頻如厠、氣甚不平、不能赴今日一會、深恨〻〻、以尾扇
一事、送于金洪州億齡、又以一事、送于李佐郎爓、○見閔獻納德鳳所送尾扇
及書、○羅士忱·柳夢井、各送尾扇來、○館中以位不齊、不能一會、退定于十二
日、○兵曹書吏李枝榮來言、昨日假部將望單子入啓、今日受點回下、宋廷秀、
擬于第四十而未受點、崔鷹、擬于第五十而受點、蓋假部將當用二百五十人、
而以五百人擬望、堂上官各五十人·郎廳各四十人式擬望云、○點勘朱注、以
客不來也、○書寫官等、寫宋史列傳送來、○順陵叅奉金汲、送馬草一駄·炭一
石來、○順天柳子芳、封送白貼扇一柄·別扇二柄·柳浹、送別扇二柄·次扇二柄·
眞梳四介·朴正字範、送乾烏賊魚三十尾來、○持平蔡蘭宗聞遠來訪、相與談
話、坦率人也、○伏聞上命遞鍾城府使尹澍、而李爓(爛)有不次擢用之命云、○李
景晦伻報、崔福男入假部將望受點云、○傳曰、兵曹佐郎李爓、久在邊城、且有

兵曹假部將望單子ヲ入啓ス
客來ラザルヲ以テ朱注ヲ點勘ス
宋史列傳ノ書寫成ル
鍾城府使尹澍ヲ遞シ李爓ヲ不次擢用ス

武略是如爲昆、邊將有闕、不次陞用事、下吏·兵曹、○全★羅監司金堤等
金堤等官、自今五月初九日至十四日、大雨如注、川渠漲溢、水邊田畓、盡爲沈
水、兩麥禾穀、腐朽損傷、金堤則大野瀰漫如海、四面一樣、前古所無、居民百餘
家沈水、人物奔聚於最高處、官以米太鹽醬救濟、水災大槩各官一樣事、啓下
禮曹、○羅士忱奴受簡而去、

十一日　陰、昨日傳★曰、有武才文官、各別精擇、預爲養望事、下兵曹、○追※記、初
九日朝講、獻★納崔頲、進啓曰、湖南遺逸之士內、金千鎰學行最爲卓〻、而未升
叙職之列、誠爲欠事、希春趨啓曰、千鎰之篤志治心、臣亦知之、但年纔三十二
歲、方治學問、又多疾病、深不願以虛名簉仕、正如漆雕開之意、正宜優容培養、
待其大成、不宜遽用於百執事也、○光陽李希璋·希瑭書來、監司及新縣監、以
我稱屬、優惠米穀云、余以梳扇爲送、○粧冊匠、粧古文軌(範)軌二冊來、余以魚米
賞之、○今日、有晝夕講、明日、有晝講、○許篈仵借詩釋去、○南大門外高殷栗
妾、送瓜子來、○洪州牧使金公億齡仁老、來訪而去、柳君夢翼、來訪談話、對點
心、○以※探問退(李滉)溪先生先聲、通簡直長李雋(寯)、答云、家君月望間發來、念五六日

全羅監司金堤等官ノ水害ヲ報ズ
武才アル文官ノ預養ヲ命ズ
崔頲金千鎰ノ叙職ヲ請ヒ柳希春優容培養大成ヲ請フ
古文軌範ヲ粧冊ス
退溪二十五六日ノ間入洛スベシ

金湜張珹皇華集次韻ノ事ヲ囑セラル

遠接使明使遼東ニ到ルヲ報ズ

間、當入洛云、聞之不勝欣躍、以聖上渴企故尤喜、○許箴來、告明ㇾ詣海州、○鍾城官奴崔鳳來謁、余以捉虎丹二十丸、送于許應世、乃得於李承旨後白處者也、○聞*全羅道光州朴光玉・朴揆實、爲學問之生員云、○李佐郎燭、惠送炬十柄來、○金湜・張珹皇華集次韻事、官屬于余、ㇾ素不能詩、何能辦乎、○以權同知應昌喪事扶助回文來、卽出米一斗付之、○鄭彦禮文夫來訪、以余欲議盛暑經筵時刻、令詮達于領相故也、○權沃川得卿、日暮來訪、至夜乃去、余以尾扇及梳贈之、

十二日　陰、金經歷壽億・崔福男、相繼來訪、○遠*接使報云、兩使去五月廿一日、到廣寧、留二日、本月初五日、到遼東、時未相見、兩使子弟頭目處聞見、則正使年三十一、副使年四十五、皇杠二、欽賜十二表裏、兩使杠各五、京來頭目各五、廣寧帶率官人各二、遼東將加帶率、留遼東只三日云ㇾ、若天使來十一二日間越江、欲倍道、廿三四日前入京頒詔、則何以處置事、下禮曹、○食*後、以冊校正一會、詣玉堂、副提學盧公（守愼）・直提學金季應（應鶴）・典翰閔叔道（起文）・校理李墅・副校理黃廷彧・副修撰申湜著作趙廷機皆會、校論語雍也至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章、又校小學嘉言篇數張而止、○三★公以公事坐承文院、招弘文館員具草、令啓曰、隆寒盛暑、自祖宗朝、亦有停經筵之時、今暑熱已極、小祥又迫、請姑止經筵、則何如、上答曰、予無疾病、別無調保之事、經筵依前行之、何如、上答曰、予無疾病、別無調保之事、經筵依前取稟可也、○是日、政、李★戩爲濟州牧使、邊協爲全羅兵使、金命元爲鍾城府使、○午、*余與李・黃二校、同開藏書閣、閣有內・外藏、內藏者經訓之類、外藏者史書子集之類、各有櫃庋、層ㇾ積置、其爲冊也億萬、如游滄海而覩珠貝、目眩心馳、不能省閱、取數種出外、○壽福來、受冊紙十一張、余以扇子贈之、○校*書館、印十九史略四百件、上多賜朝臣、玉堂人員、無遺受賜、伏感無已、○宋海容來、告明日押申檥、往寶城、過潭陽覲親、余以書封于本家之物付之、乃烏賊魚三十尾・乾獐一體・文魚一尾幷針粉也、○夕、金經歷壽億、送硯具匣來、乃前日見吾用小硯、自送之也、○浴莊湯、以晝入藏書閣感暑故也、

十三日　陰、今日、有朝・夕講、○修答柳自芳・柳浹・朴範之簡、○昨*日、遠接使書狀、兩天使本月初五日擧火到遼東、初六日、引見朝鮮通事、問儞等到此幾日、又問遠接使到江上否、又問本國站驛里數、一一答應、仍稟起程・越江日期、則

三公暑熱ヲ以テ經筵ノ停ヲ請フ

○宣祖實錄六月庚寅（十二日）條

李墅黃廷彧ト藏書閣ヲ閱ス

內外各櫃庋アリ億萬ノ册ヲ積置ス

校書館十九史略四百件ヲ印ス

○宣祖實錄六月庚寅（十二日）條

遠接使ノ書狀

明使書ヲ送リテ女樂ヲ却ク

正使成憲

副使王璽

申檥ヲ寶城ニ流ス

○宣祖實錄六月辛卯（十三日）條

答曰、一應擡杠頭目數及發行日期、將書送都司、儞等探听報本國云々、兩使酌定所率頭目、一依許・魏兩使之行、又有文書送經歷司、乃送本國、却女樂之事也、兩使性行・酒量・食性・詞章・筆法聞見、則正使成憲段、容儀長大、質性寬厚、待人不見過失、一路下程禮送之物、或受給下人、或斟酌減受、酒量則不多不少、食性則海物・菜果・肥肉等物、隨進隨食、詞章則學士之中最高、筆法亦好、路上多有唱和、副使王璽段、容儀短瘦、性行剛直、一遵禮法、官吏接應、事少有差誤、或杖下人、或記過失、下程禮送之物、一切不受、酒量則頗優於正使、食性則小好肥肉、海物偏鹹、食菜、詞章筆法亦高云々、○昨日、命★流申檥于寶城、且命防禁其縱暴云、○海南尹斤、持妾書及衣服來、○奴石丁書云、船隻改授禿冬音加叱同、結箭次捉魚先可、乾秀魚九尾・生秀魚三尾、送于潭陽云、○妾裁送苧褡襪一部・苧帖裏一事來、乃潭陽細君送衣資于妾、而令妾裁送于此也、聞於蘭萬戶鄭鴻深喜、吾救簡于三處也、○兵曹近仗、以天使時所用馬、來封吾馬、但體小不合用耳、○申冲（湛）卿、借祿米十斗去、○前丹城縣監安墺君珍・新慶源府使柳溶、並來去、○李純仁、送伊洛淵源續錄一册來、○李*淳、持余昔於乙（明宗十年）卯孟秋、在鍾山送別之詩來示、見之足喜、○校書著作丁焰君晦來訪、與之議禮記和賣件買得事、及本草闕卷印出・西河集印出等事、余以尾扇一柄・淸風一柄贈之、○獻納崔頲景直過訪、余相見喜甚、具言者乙沙及金大年事、趙珝亦來去、○昨、遣人告立龜頭桶于沈同知、今人奴及匠人來、姑買四環而掛之、○咸悅縣監閔思容、寄送乾石首八束・乾道尾魚三尾來、○丁世球來訪、以一扇贈之、○大司成奇明彥（大升）來訪、共論困知記之謬、良久而去、○薛公弼來去、○禮*★曹啓目、天使謁聖時、假館官十二、閔起文・尹根壽・李齊閔及希春・李山海・李長榮・徐崦・權克禮・黃允吉・閔忠元・黃廷彧、天使接待時贊禮、金貴榮・鄭宗榮、○司譯院單子、文臣御前通事金啓、○是日、有朝講、典★翰閔起文啓曰、夕講時刻少退何如、傳曰、領事處議啓、於是著作收議于領事宅、則云晝講夕講之間、果爲促迫、聖體未能少歇、依所啓、夕講時刻、少退於申正何如、入啓依允、○副提學入番、

本草闕卷西河集ノ印出

奇大升ト困知記ノ謬ヲ論ズ

明使接待ノ館員

○宣祖實錄六月辛卯（十三日）條

御前通事金啓

○宣祖實錄六月辛卯（十三日）條

夕講ノ時刻ヲ定ス

十四日　陰、夢陪萱堂、入于銀臺、此乃吉慶之兆、○憲府所由鄭金來謁、以前日西門外聞余之命、奔來于家、告取木綿團領者也、今以白米五斗・石首魚二

湖南訓導ノ貶ヲ聞ク

宗室伊川君歿ス

奇大升盧守愼ト困知記ヲ論ズ

申檍圍籬安置ノ傳旨（宣祖實錄六月壬辰（十四日）條）

十尾贈之、○薛公弼來、告湖南訓導之貶、有求禮·珍島云、余卽通簡于尹別坐仁老、○午、微雨、○掌令權德輿·慶尙監司皆應遞、○禹中、以入對讀官望、被牌招詣玉堂、待受點與否、午、禮曹以宗室伊川君歿於辰時、啓請停朝二日、上卽停經筵、又以禮曹大臣同議、退殿試于十七日、○大司成奇明彦（大升）適詣闕來玉堂、與副提學盧公（守愼）、共論羅欽順困知記之言、爲至當而無以議爲、奇、明辨其混理氣爲一物、背朱入禪之罪、奇之卞爲得其實矣、小酌而罷、○日將暮、冒雨歸舍、見柳叅判（景深）太浩之刺·柳舍人之刺、○務安疊納貢物事、還得無事、柳叅判之所通也、○傳★全羅道寶城郡定配罪人申檍圍籬安置、使不得如前出入作弊事、下義禁府、○自二更末、大雨如注、向曉止、

十五日　陰、憶夢侍先妣、覺來悲感、薛公弼·金蘭玉來去、○朝、往謝柳正克任談話、因爲授粲、正南正七叅、食後辭出、遂往訪閔典翰叔道（起文）、適值嚴曙·林芑、閒諸閔君十三日朝講、閔君及李承旨後白、力陳論語之不可不熟讀、自此只存夕講小學云、○歸舍、見著作丁焰所送新增韻府羣玉三十六冊及鄭君彦禮之簡、○鏡城判官李景明如晦來訪、余以稱念及洪世良燒火朴訥之舍爲囑、

湖南ノ褒貶ヲ見ル

李·湜落馬負傷ス

吏曹宣詔官ヲ定ム

遼東都司女役及ビ女樂ノ禁ヲ通ズ

殿試對讀官ノ望ニ入ル

故事舍人ハ典翰ノ上ニ坐ス

且驢尾扇貼扇、○見湖南褒貶、錦山李義（參）臣高山李璉居下、靈光尹弘中康津李夢祥珍原李濟中、○請坐吏來言李應教湜、昨日落馬有傷、余聞之驚慮、卽以書及海衣送問、○向午、雨下尋晴、○兵曹書吏李希榮來受參議宋君直行下而去、○李應教仲（湜）久遣婢遺水團來、南鄰饋茄瓜來、○尹軫來、○高殷栗妾、送黑團領及水團來、○生員安祐申之來訪、乃辛丑（中宗三十六年）秋故舊也、○吏曹所定宣詔官、李俊民·捧詔官、尹根壽·展詔官二、黃廷彧·申湜、○會寧浦萬戶金行下等、而鄭鴻無事、○遠接使啓聞云、本月十二日、遼東都司委官、持公文二道出來、一道上前開拆、一道議政府開拆、乃兩司令都司移文本國、禁各路女役及公宴用女樂等事云、

十六日　陰、朝、海南奉事李大麟來訪、李惟秀簡亦來、○夜、夢不凡、○禹*中、以殿試對讀官入望、牌招、出門詣好賢坊訪副應教李湜仲久、時以落馬顚傷、談話未幾、而詣闕入玉堂、副提學盧寡悔（守愼）·副校理黃廷彧·副修撰申湜、亦入望、余與盧副學受點、遂詣賓廳、讀卷官、右議政洪公暹·知事朴忠元·禮判金貴榮·對讀官、大司成奇大升及盧守愼·舍人尹根壽及余也、故事、舍人坐典翰之上、典

舍人尹根壽敬ヘテ柳希春ニ先ゼズ

翰雖以經筵官而優品、莫之敢抗、至是於入見政丞之初、尹子固力爲謙讓、余親挽以勸先、亦不從、愈自退避、奇明彦以此意、令書吏達于政丞前、洪公與朴金二公議曰、平日、舍人固坐典翰之上、此必以先進故未安也、皆是同品、宜以心所安而爲之、蓋許尹君之讓也、余遂先入、尹舍人遂爲曹司試官、此亦人所難也、夕、試官於閉門後、以對策表箋等八作、書單子入啓取稟、上落點于策、右相命下僚各陳所見、堪爲問目者、盧對以經筵、余以歷代君德高下、右相遂命朴忠元・盧尹三人、共出一題、金榮（貴）奇大升及余共出一題、余與奇君一揮而就、卽問以君德等品也、盧起草艱澁、至二更中乃就、寫單子以取稟、上落點于經筵題、○退與盧公、寓宿忠義衛直房、卽勤政殿庭西邊而賓廳之南也、夜心煩惱、不能少寐、○試官坐賓廳、引儀來告擧子已來、右相率下僚及擧子、肅拜于殿庭東邊、對讀官四人爲一行、

策題ヲ議定ス

殿試アリ

十七日　陰雨、罷漏、起梳洗、尋聞右相已上于殿、盧及希春、遂同上殿、北壁已設御榻、故諸臣入西夾、俯伏如入侍之儀、司謁來傳御點之題、開見則問經筵題也、尹君根壽・奇明彦、各大書策題、明彦代余之勞而自爲之也、寫畢、余及尹君、各携一件、分出東西夾、以授引儀、質明令使令、持示于擧子、以擧子避雨于簷下故也、旣宣題後撤御座、諸臣任意出入、是日、或退休于西簷下、或暫歇于忠義廳、○右相（洪暹）曰、昔在甲子（燕山君十年）十月、崔先生溥入詔獄南間、金詮及先人名彦弼等、入西一間、聞燕山命行刑于崔先生、金詮等五六人、咸往餞之、崔先生從容受飮、如平時、且曰、公等好在云〻、其臨死而精神不亂、定力有過人者云、○早朝、各司各呈早飯于其司員之爲考官者、玉堂則以飯、晝枝、亦本司爲之、宣飯三時、則司饔院爲之、一日之內、五度飮食、可謂過矣、○夜、安心而寐、

右相崔溥受刑時ノ定力ヲ歎賞ス

十八日　陰微雨、罷漏後上殿、考文三十二道、右相多從希春・奇大升・盧守愼之言、鄭熙績、以三上爲狀元、李廷馨鄭以周、以三中爲一等、田見龍・洪仁健、亦以三中爲乙科一二、崔慶昌・崔鎭國・洪汝淳・李榮翼、以三下次之、金誠一、雖爲末、以患霍亂、不能製述故也、禦侮將軍李允禧・閔禑、爲三十一二、實爲末也、日昳、科次旣畢、乃以函盛一等三人之試卷、以入還下後乃啓祕封、與朱草相配、又令善寫者、寫紅籤而糊付于其試卷、余亦手寫一之一等、奇明彦（大升）處事詳細、申時、三館入寫兩榜、聞鄭熙績年少而能文、李廷馨年僅二十云、旣出榜、政丞

考文三十二道鄭熙績狀元李廷馨鄭以周一等トナル

金誠一病ヲ以テ末ト爲ル

奇大升處事詳細ナリ

明使本月十五日申時義順館ニ到ル　○宣祖實錄六月丙申（十八日）條

慶會樓下ニ習儀ス　○宣祖實錄六月丁酉（十九日）條

天使陪臣相見時ノ服色ヲ議ス

以議得事留、他員皆退、歸舍、見執義安自裕之刺、乃十六日禺中之來到也、金蘭玉・朴奉事允秀・丁典籍璿、亦相繼來去、○是日午、★(朴遵)遠接使書狀馳來、本月十五日申時、兩天使到義順館、不特迎詔勅時、雖叅見亦不許白衣、且曰、須慶重事、安可以白衣叅見、是日、令遠接使等、以黑衣入見、後日、則更欲思量、蓋因遠接使之懇請、而將許於他日也、○於蘭鄭鴻謝簡及蘑菇一斗來、

十九日　陰、薛公弼來言、頃日吏曹尹叅議、已稱我簡、付標于求禮訓導云、○南原崔顯、送蒜二百來、余以乾魚爲報、○是日、上★親臨習儀于慶會樓下、以華使漸近故也、○尹棐簡來、余送還其先政丞(尹澈)行狀、○以淸蜜一升、送于鄭於蘭鴻母氏處、○弘文館吏李寶元來謁、乃壬寅(中宗三十七年)年春坊吏也、年辛未(中宗六年)生、仕於講院十六年云、以扇一柄贈之、○羅州崔鷹奴來、傳書及乾雉尾扇・蒜六百本來、○羅士惕書及蒜百本來、○海南鄭仁香來、妾及吳姊簡來、尹寬中書云、瓦七積四百丈、已燔造二積、隨後燔之、當爲九積云、材木二百餘條、積在江邊、城主命除假羅將一人、不輕守直、又加里浦材木一船、秋當載來云、○羅士悖、大蒜一百五十本、○鄭鴻之兄鷁、曾爲江界判官云、○三公議天使

陪臣相見時服色云、領左相議天使强之不肯從、則當從大人之議云、○兵曹書吏宋連星來謁、乃癸卯(中宗三十八年)春玉堂吏也、余喜於相見、以扇贈之、○以蒜八十本、送于玉堂書吏下典、書吏來謝、吾又以蒜一升付送、使添給焉、又以尾扇、送于大正、○李陽壽來去、○遠接使書狀來、天使到義州、不受禮遺之物、只許頭目等受饋、又許來月初二日入京云、

二十日　陰、夢見李承旨季眞(後白)、○朝、招金蘭玉、使代崔鷹假部將于內兵房現身處、○僉知元俊良及丁世球柳夢翼其弟夢參、相繼來去、○奚樹察訪高德符、以事上來、傳韓妹之簡、妹氏平安矣、○司*醞直長李寯、退(滉)溪之子也、被招來、具言七月初始發來云、余語以當白由正門、不宜由水口門入、李君曰、諸、又余前日通書退溪、勸改修李晦齋(彦迪)誤欠處、至是復簡來、又正書行狀來、多從吾言、可謂舍己從人矣、○李士溫覓送黑團領、乃達尊公之物也、借著未安、故敢還送、○柳克任以書招我、赴明日放榜後慶酌、余以經對讀官感暑氣、明日不能赴放榜爲解、○上傳于政院曰、小祥臨迫、予心罔極、故停經筵矣、○是日、都目政、鄭惟吉爲慶尙監司、林誨爲羅州牧使、尹復爲永川郡守、金壽億爲防踏僉

明使來月初二日入京ヲ許ス

李憲父退溪七月初發來セントスルヲ言フ

退溪ニ李晦齋誤欠處ノ改修ヲ勸ム

小祥臨迫ヲ以テ經筵ノ停ヲ命ズ

鄭惟吉慶尙監司トナル

羅士忱慶基殿參奉トナル
放榜アリ
具泓來訪ス
青丘對疑

使、鄭良佑爲雲山郡守、鄭彥智爲兵曹正郎、元禮爲永嘉時、爲人所忤、至於抑退外郡、深恠且恨、○金壽億、來訪於夕、余以順天祖考石物所入釘蒙同及工人糧爲託、金快從、深感〻〻、○夕、李鷗壽、送黑團領來、欲著於行禮天使之日、○羅*士忱、入全州慶基殿叅奉首望、受點、深喜〻〻、

二十一日　雨、放榜也、○以李士溫所送黑團領還送、○薛公弼、於昨日政、除求禮訓導下批、今朝來謝、○見遠接使書狀云、上使氣度寬和俊邁、副使性簡亢、不喜言語、常獨坐、傍無侍者、不喜葷羶之物云、○昨、見柳夢翼、入幽谷察訪望首、而未受點、入望可喜、○鄭於蘭之奴、受答簡及了妾硯墨・了羅叅奉士忱書而去、○許篈來訪、恩津裴玉筍來謁、○都摠府都事具澤子泓來訪、○光陽忠順衞崔丙吉奴、持書及扇二柄・全鰒五串來、聞監司及新縣監、施我稱念云、○館吏來報、來二十二日早、詣成均館、以假館官習儀云、○光雯受青丘對疑畢、○錦山黃士彥來謁、余以貼扇送于全淸河、○兵曹正郎鄭彥智過訪、談話歡然、食後李宅黑團領再來、

二十二日　陰、朝、兵曹正郎鄭彥智淵夫過訪、談話歡然、○食後、以*習儀詣成

假館官ノ天使謁聖習儀
宋純收叙ノ議
外祖東論ヲ選ブ
玉堂錄ニ當ル人ヲ議ス
全羅監司道內水災ヲ啓ス
方蛟峰方正學劉靜修文集ヲ抄ス
川海錄ヲ寫ス
尙書旁通ヲ見ル
太學ニ重到スルノ詩ヲ口占ス

均館、乃天使謁聖擧動也、大司成奇（大升）公・禮判金貴榮・司藝朴希立・戶曹正郎李長榮、皆相見、吳二相謙相問、余往見于依幕、聞三公議欲啓宋叅判純收叙事云、此實錄用先朝舊臣之盛事也、天使儀仗至、諸官及儒生、皆鞠躬祗迎、尹舍人根壽、又讓於余、〻遂爲假館官班首、行禮於假天使、儒生五百餘人、皆再拜於中庭、堂下官、先出、又爲祗送、既畢、余先從司贍寺路出來、直至玉堂、李校理塈、交代而出、○申修撰出而趙著作入、余與趙君談話、○選外祖（崔溥）公東論（東國通鑑論）、○藝文館吏來告、大提學命製謝恩御前表及方物表、○與趙（廷機）君、議玉當錄可當之人、○全羅監司、啓聞道內水災近古所無云、○朴彥偉、受刑一次而出、

二十三日　晴、見方蛟峰・方正學・劉靜修文集、而抄其百一焉、○奇大司成簡及周易旁註來、○副*提學簡云、二十八日練祭時、吾等雖無衰服、而安然退在、恐甚未安、合早趨外班、俯伏以竢何如、余復曰、宜以二十七日二更、詣昌德宮玉堂、於祥祭時、俯伏於庭爲可、○倩書寫官及冊色吏崔彥國、寫川海錄、○見尙書旁通、愛之、○吏曹佐郎具抃（忭）時中、過訪小酌、○夕、口占重到太學小詩、

二十四日　晴、夢見走馬、○昨*夕、口占重到太學詩云、一別芹宮四七年、重來

御前謝恩表及ビ方物表ヲ製ス

沈浚秋江冷話ヲ寫來ス

松栢故依然、風霜萬變猶强項、正性從來受自天、蓋余丁酉（中宗三十二年）秋、以生員暫遊芹宮、戊戌年以權知學諭、免新於厥館、己亥十二月、以學諭入來、至辛丑六月、遷于檢閱、其後不復到厥館、今則重遊於二十八年之後、故尤以爲天幸焉、○製*御前謝恩表及方物表、正書付書吏、○採摭二方及劉文集、○避暑、與趙著作、遷坐于大廳、○未時、直提學入來、談話良久、晡時、出門、詣尹僉知大用宅、李正士文、亦來會、鼎坐談話、共愍元禮之爲永川、未幾回舍、見金景憲・鄭良佑・高敬祖・李春壽之刺、○海南李宰士英書問及乾秀魚四尾・乾魚七尾・扇三柄來、古阜鄭守復始、送扇子四柄、殷栗李希荃、送民魚二尾・乾都味魚二尾來、○柳叅判景深、惠送沈鰒及母醬來、○沈浚、持所寫秋江冷話來、深喜、以扇爲謝、○館中、以明日有議事分發來、○招鄭彥洪・彥湜、饋飯贈以一扇、以明日將下歸、旣免新也、○獒樹察訪高德符絅中來訪、厚於韓妹家者也、○許浚來謁、贈以扇子、○喜晴、

二十五日　晴、朝、薛公弼來、告今日歸南鄉、余修了家書、以付之、○富寧族人金世熙、送黃毛五條、求簡救其子之考講、余從之、○食後、以有議事一會、詣玉

玉堂上劄シテ佛寺ニ設齋スルノ不可ヲ論ズ○宣祖實錄六月癸卯（二十五日）條

光雯許篋許篈ノ登第ヲ見テ激勵ノ志アリ光雯ヲ孤竹書院ニ送ル

遠接使明使ノ詩ヲ書送ス

堂、副提學盧公（守愼）・直提學金季應（鸞祥）・典翰閔叔道（起文）・校理李塈・副校理黃廷彧・著作趙廷機及八人皆會、以聞★頃者於明宗設齋于寺、又於今之小祥、將設齋于寺、議欲上箚、僚中以起草屬余、余暫時起草以呈、盧公爲之修潤、〻〻處過半、申時、歸舍、見李淳來到、○訓鍊叅軍李億蕃來去、○是朝、權沃（詠）川送蛤來、○上*答箚子曰、予雖在宮中、而如此等事、則果不知矣、然予當以命罷設齋之事、啓達慈殿、伏讀答辭、則從諫如流之美、不勝嘆伏、○柳夢翼來去、○夕、與光雯、議不送于湖南、送于海州文憲堂之計、光雯、前日好象戲服玩、而懶於讀書、頃見許篋・許篈登生員、有激厲之志、故秋送于孤竹書院、令讀誦四書、明年仲夏、乃率來爲計、○二十八日、昌德宮齋宿時、初嚴未正三刻、二嚴申初二刻、三嚴申正、

二十六日　晴、武嘉善李公潤德、來訪而去、○新羅州牧使林誨獻可過訪、余談話象戲、余加勝一板、鄭雲山良佑來訪、余以光雯九月詣海州文憲堂、乞救襦衣、鄭深以爲諾、○兵曹吏李枝榮來言、崔鷹、定于沙峴近處、崔福男、新門城上第二次、宋君廷彥、以無塡闕行下、故不得爲矣、○遠接使書狀、兩使頻〻作詩、密付頭目、戒不出示、僅得一篇、潛謄上送云〻、○以尾扇及扇一柄、送于呂

戊辰六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

混、時以父爲陽德宰、故挈眷往衙也、○朴舜元來訪、○金蘭玉來去、○尹剛中來謁、時居明禮坊瓦窯豆得里也、○李淳來謁、授粲、且以詩吐見假、

明日小祥ヲ以テ王昌德宮慕義殿ニ詣ル

二十七日　陰、罷漏後起、未明、詣迎秋門外、待門開而入、以交代黃校理、當早赴祭執事也、申正、大駕以明日小祥、發向昌德宮慕義殿、希春及趙著作廷機、以上下番侍從、雨微洒而還止、陪乘輿至昌德宮、由敦化門、歷肅章門、至夾陽門前而退、退至玉堂、與翰閔君、一校理李墅及黃校理申修撰、皆以祭執事來會、共登小樓、夕、余與閔典翰同宿一房、○聞*刑曹叅議陳寔卒、神不勞愷悌、深可痛惜、

陳寔卒ス

二十八日　晴、三夜見天晴、副提學盧（守愼）君、以在家未安入來、以三更四點、詣進善門外、以無衰服、不得入百官陪祭之列故也、上之祭也、始於子末、以題主節次甚遲甚久、四更一點、進善門外東偏、忽有人驚呼、有一人猛嘯、衆皆驚呼奔潰、自東而趨西、倉卒間聲勢叵測、余驚走一匹地、廬亦走十尺間尋止、聞進善門內、亦有驚惶猝入之人、百官陪祭者、爲半奔走、亦一變也、五更、祭畢、余等還于玉堂、晨喫早飯、詣夾陽門外、陪大駕還于景福、自光化門、至經筵廳之北、跛

小祥祭アリ

脚奔走、其苦不小、上既入宮、館員復爲問安之擧、遍至三殿、三問安、至沈大妃殿、喩以今日罔極、且賜退膳、臣等喫退、至建春門內軍鋪、一司七員、同對朝飯、遂各散、余與趙君詣玉堂、○巳時、招光雯令與內醫朴薑相見、問療疾、皆饋煮酒、余示光雯御覽冊及題名記、又許觀覽漏刻而去、○書寫官文瑞麟、畢書外祖東鑑論（東國通鑑論）、可喜〻〻、又以尙書旁通二冊寫資、付瑞麟、鄭致等四人、○潭陽鄕吏全億命、持細君書來、監司給稻廿石、宋叅判通于長興趙君希文、得輸至綾城、綾城宰蘇邂、又輸至潭家、宋公又惠白米十斗、一家稍蘇云、○去夜、夢見細君、今日見其書、○昨*日、趙著（廷機）作、於自警篇好生門蘇東坡條、得便使不活之語、於聯珠詩癸字格、得便教更白三千丈、民命如絲續得癸、皆以明便字、爲假使之證、蓋余前日釋語錄、以便釋爲假使、李公後白奇公大升、皆以爲不然、故趙君云〻、○始*採摭格物通、○聞洪識遭母喪、卽修弔狀、○與趙談話從容、

外祖東鑑論ヲ畢書ス

尙書旁通ヲ寫ス

格物通ヲ採摭ス

二十九日　晴、晨、令書吏、往受崔鷹假部將牌于宣傳官廳、○同副承旨金公啓、惠送加赤茯苓香薷散二服來、○今日、三度習儀也、○司諫院喝道姜義孫、乙巳年秋八月、爲余正言時前導者也、來見喜甚、饋酒、○遠*接使書狀來、本月

崔鷹假部將ノ牌ヲ受ケシム

明使遠接使ニ本國人學術程朱ノ

如キ者ヲ問フ
○宣祖實錄六月丁未（二十九日）條
鄭夢周趙光祖等ヲ以テ對フ

明使本國先儒ノ著述ヲ見ンコトヲ求ム

明使ニ示スベキ諸儒著述ヲ精擇セシム

二十八日、臣陪兩使到東坡、副使謂通事曰、汝國乃文獻之邦、能文者固多矣、學術如程朱者有之乎、對曰、有之矣、副使曰、姓名爲誰、對曰、前則如鄭夢周・權近、後則如趙光祖・李彥迪等、卽其人也、其餘亦多、而俺未能盡記其姓名、副使曰、然則必有著述文集、行於世矣、對曰、固有之矣、但或因子孫不肖而不能傳守、遺失者有之、雖或存者、完本蓋寡、副使笑曰、天下一般矣、中國亦如是、甚者或盡賣家藏萬卷、先祖述作、亦能棄置也、雖無完本、若見若干篇足矣、汝語遠接使、知會云々、臣令通事答曰、我國承中國敎化、代有致力於學問者、但未知所學之醇疵、然往々亦有著述、若欲垂覽、當搜求進呈、副使又答曰、許多文章必多可觀、吾欲知人材之盛、學問之高、今承回語、多謝々々、吾只一覽而已、觀此副使言端、似是留意於學問、前代及我朝諸儒著述、宜十分精擇、繕寫成册以給事、啓下禮曹、此王天使識見、高於已前諸詔使矣、○竊念、高麗禹倬・鄭文（夢周）忠二傳、及權近新羅神武王復讐論・濯纓（金駙孫）子非鄠人對・南秋江（孝溫）鬼神論・李晦齋（彥迪）與曹忘機論無極太極數書、皆足以爲發明道理之文、而示於上國之名儒者也、○伏見晦齋李先生集、不載乙巳（仁宗元年）八月政府啓十事文字、此誠一大欠事、當

理學諸儒ノ述作ヲ議定ス

諸儒述作ノ事ヲ議ス

通于政院而謄來、○趙靜齋（庵）光祖春賦及圃隱集題淮陰廟觀魚詩、皆當表出以示、○禮曹吏來言、三公以朔祭詣慕義殿、請於明晨叅祭後、於賓廳、招朴忠元・吳祥・奇大升・盧守愼・柳希春及禮曹判書金貴榮・叅判李友閔・叅議任鼐臣、議定理學諸儒之述作、遣吏遍諭、卽通于一校理李塈、李君日暮忙來、余亦由光化門歸舍、日已昏矣、搜出慕齋集、得崇小學傳旨・公州重修鄕校記及鬼神論册・寒暄堂先生行狀册、又伏念、外祖錦南（崔溥）先生學問該博、尤精於性理之學、議大行廟號疏、亦甚精密、不可預於是選、亦已草錄矣、○見韓弘濟・鄭應奎・朴汝柱之刺、○追記昨午、以示醫問疾、招光雯來玉堂、令觀上直房及御覽册・先生案・漏刻而去、○見務安宰所送狀紙三卷・尾扇二柄來、

七月大　初一日、戊申、　四日、亥正立秋、

初一日　晴、以議定諸儒述作事、被右相祭于昌德宮而招我輩、余以四更詣昌德宮、入闕門至依幕、被朴公忠元・禮叅李公友閔相邀見、尋以右相更命會

于景福宮、故退休于家、未明、復詣光化門外少憩、俟開門而入、余與大司成奇大升・副提學盧守愼、特被選於領相、膺是選、右相招議東方之儒、余等以禹倬等十人爲對、退于尙瑞院、會弘文館同僚、同議爲之、十大儒卽禹倬・鄭夢周・吉再・金宗直・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彦迪・金安國・徐敬德也、余草禹倬・吉再・趙大憲・金慕齋之學行、奇明彦草李晦齋・徐敬德・兩校理草金寒暄・盧君草鄭文忠、若金佑畢・鄭汝昌、則用輿地勝覽及前年所述、○日將暮、歸舍、權沃川得卿・丁世球來去、

大儒十人ヲ議定シ其學行ヲ草ス

明使成憲王璽來ル○冥祖實錄七月己酉（二日）條

王百官ヲ率キテ迎詔ス

初二日　去子夜驟雨一場而止、○以天★使成憲・王璽入來、百官四更三點間、先詣慕華館、余於館員先到、副提學盧守愼（孚愼）直・提學金亦至（應祥）、同依幕、朝吏曹以金（應祥）季與閔起文（道脫）叔申冲卿（漑）、至勤政殿庭、是日、天陰風涼、甚慰人心、天使卯時到慕華館、巳初、入勤政殿、上先到率百官、以朝服祇迎詔勅上殿、三行四拜、舞蹈叩頭、山呼禮畢、百官退、余等亦退于前寓別侍衛廳、尋出漢城府而少憩、未時、至尊以下馬宴、詣太平館、百官從行、是日、分半行禮、百官一半行禮於迎詔勅、一半行相見禮於太平館、上以黑團領相見成禮、七酌而罷、夕、還宮、行至廣通橋、驟雨大作、人多沾濕、歸舍、二更初矣、○再退別侍衛廳、見從事官校理辛應時・修撰李海壽、

明使ノ謁聖

初三日　陰、午、雨驟下、○罷漏、以天使謁聖、余爲假館官而早詣、副提學亦以製述至、閔起文（典翰）・黃廷彧（校理）、亦以假館員至、共坐一幕、聞梁光州公燮亦至、邀與相見、朝飯後、以天使今日被主上之請、不爲謁聖、而受翌日宴、辰正、動駕、余等遂詣太平館、至中道、遇大駕之過、得入隨行之列、典翰・校理亦然、至太平館近處依幕、脫上衣、以帖裏相對、奇明彦（大升）連日相見、申時、隨駕送至光化門外、大駕旣入光化門、吾與金閔二君、姑入刑曹內依幕而來、日已暮矣、○見碧沙察訪權遇入城、以扇六柄・狀紙三卷送來、○沈喜壽、以前漢書四十冊、見借送來、○淸州判官李柱國、送糞土來、

前漢書ヲ沈喜壽ニ借ル

明使成均館ニ詣リテ謁聖ス

初四日　晴、未明、詣成均館、平明、乃到、爲天使謁聖、而余爲假館官也、典翰閔君・校理黃君、亦以假館官來會、副提學盧公、亦以製述官來到、辰時、兩天使來到館閣堂上館官、率諸生、祇迎天使、入大成殿謁聖、館官先入明倫堂之西齋

明使慶會樓ニ遊覽ス ○宣祖實錄七月辛亥（四日）條

語錄疑晦處ヲ遠接使朴淳ニ抄送シテ明使ニ質ス

○宣祖實錄七月壬子（五日）條

李大仲續蒙求ヲ印出送來ス

簷下、與禮判金貴榮談話、尋入西齋、天使上堂、據交倚而坐、堂上畢行禮後、堂下官館員五十餘人行禮、天使坐而受之、儒生千餘人、庭下再拜、天使起受、與待堂上官同、余等先出慰于依幕、羅牧林誨、亦相見、天使以巳末出、諸官祗送、午、余歸舍、○天使自成均館赴景福宮、遊覽（慶）景會樓、受請宴于勤政殿、○花梁僉使朴麟壽瑞卿、送蘇魚醢一缸來、○尹舍人送奇效四物湯五服來、○天使被主上懇留、爲淹明日云、深喜〻〻、○抄出語錄疑晦處、送簡于遠接使朴公淳處、使從容俟間而質問、幸得天使詳答、何幸如之、○吳姊簡來、秋將改造舍、以祠堂材木爲乞、○李淳來、授點心以送、

初五日　晴、平明、詣漢城府內依幕、與同僚、辰正、隨駕至太平館近處、與盧副提學金季應閔叔道同寓、忘形同歇、修撰宋應漑、以杏文點馬入來、招與相見、（盧守愼）寡悔、與余集句作小詩、酉時、上馬宴畢、上還宮、臣等隨至光化門外而退、○歸舍、見許箚來俟、適合浦兵使李公大伸、印出續蒙求四件幷元本送來、余卽予光雯許箚各一件、○續蒙求校正開刊甚精、李公又倩文儒作跋可觀、十七年用工之書、一朝成就流行、喜幸無已、○大靜李世蕃子息、送蔈枯三升、全鰒等物來、○以奇效四物湯、送于潭陽、○以語錄問目、送于遠接使朴公和（淳）叔使一路從容問之、○南原陳公夢日宅奴、持細書來、晋州故進士河宗嶽妻李氏（邊姦邪之族所誣、被囚至刑問奴婢不勝驚悸、）爲夫出和叔使一路從容問之、○見淳昌守辛璉、惠泡太二十斗、白米二石于潭陽家、

語錄問目ヲ遠接使ニ托ス 晋州故進士河宗嶽妻李氏誣獄

明使成憲王甕還ル ○宣祖實錄七月癸丑（六日）條

明使物貨ヲ受ケズ品紙ヲ受クルコト太ダ多シ

初六日　晴、罷漏後、詣慕華近處、卯時、大駕至、皆出次俯伏、辰時、天使成憲王甕至、百官皆詣迎詔門之西、列坐以俟、上再行酒、天使答禮而出、乘轎而行、近迎詔門下轎步進、三公進前相揖、天使令堂上官、並進前相揖、其餘百官、再拜以送、天使所受之物、呑文紙各六十張、表紙各四十張、柳目紙各五卷幷筆硯墨丁而已、雖不受物貨、然受品紙太多、可謂居淸濁之間也、氣象則從容開爽之人物也、○午時、上還宮、百官隨駕至光化門外、侍從玉堂之臣、於承旨納問安後、隨而問安、未時歸舍、○是日、於迎詔門外、曝於烈日、人皆不堪其熱、○李淳尹世良來去、○永川郭懷瑾、故司諫珣伯瑜之子也、書簡於我、〻悲感、以扇子表情、○尹軫來去、○康津李繼福延福、以忠順衛失官敎事、送奴來、余通簡于鄭正郎彦智、○大靜故李世蕃子忠良忠賢、送全鰒一貼蔈枯三升來、余以

新印續家求ヲ閲ス

晋州河宗嶽妻李氏ヲ救フ

李退溪更定ノ晦齋行狀ヲ金貴榮ニ送ル

奴婢ノ朔料ヲ給ス

扇二柄爲謝、○李淳來、告明日歸蔚珍、余以扇一柄及了關東伯書給之、○獻陵叅奉金可賓、送草十束來、○李友仁、持感興詩註一冊來、○閲續蒙求新印來者、甚愛之、○伏念去夜夢侍先君子、不勝感慕、○許篈來去、○夕、柳夢翼來訪、○直提學金公、送炬四柄來、

初七日　晴、朝、以救晋州河宗嶽妻李氏事、詣慶尙監司鄭公惟吉宅、不遇留刺、遂訪梁光州應鼎、囑家眷上來時事而來、梁云、上道監試ゝ官時、出群龍滿朝賦、有一擧子云、嶺之北兮海之南、牧久蟄之忠良、蓋指先生與寃悔（盧守愼）氏也、○梁光州送狀紙一卷、常紙三卷、白紙一卷、眞墨二丁、扇四柄來、○宋希達來去、○公州牧使李公楫來、告十三日下去、○書寫官李精、來寫群玉續蒙求等題目、○崔福男來、告下去、余約覓送朝謝、○泗川縣監鄭承憲、送全鰒熟鰒各一貼、乾紅蛤一斗、扇八柄來、○以李退溪（滉）所更定晦齋（李彦迪）行狀、送于禮判金公貴榮處、○陳希壽來、○閔典翰、送柴木一同、炬三柄來、○李友仁、持感興詩註一冊來見假、李悠持辭學指南一冊來示、皆深可喜也、○給奴婢朔料、三奴各米五斗、婢各三斗、○金承旨啓簡來、○簡邀鳳山郡守白惟淵、○李鷗壽來去、○驪州陳漢佑商晦來、陳海壽、自晋州歷南原上來、乃河進士宗嶽之養子也、河進士妻李氏、大司憲仁亭之孫而薦擧科翎之女也、年二十八喪夫、哀毁備至、罕有梳洗、以禮自守、聞於鄕閭、前室女金勵之妻河氏、居于丹城、謀欲害繼母而專呑家產、造成奸淫之說、浸潤其四寸大父曹植、使囑于都事金逸駿、熒惑監司、以屢聞爲公事、發軍掩捕囚禁、幷囚奴婢十二名、刑問或二次或三次、一鄕大小人民、連名等狀、尤爲辨明、逸駿執迷愈甚、於刑訊三次之後、監司以辭狀不叅公事、逸駿擅論到付、又令加捉奴婢、期於究竟、晋牧崔君昆陽趙君、皆以爲曖昧云、

河進士宗嶽ノ養子陳海壽來ル

河宗嶽前室ノ女河氏繼母ヲ害シ家產ヲ專呑セントス

河氏四寸大父曹植

監司鄭惟吉ヲ訪ヒ河宗嶽妻氏ノ事ヲ言フ

初八日　雨、喜雨也、朝答晋牧之書、以河宗嶽妻氏受寃辱事爲答、○早朝、往訪新慶尙監司鄭公惟吉吉元、懽然談笑、仍白河宗岳妻李氏寃枉、鄭公亦深以爲然、柳太浩（景深）亦至、良久乃來、○禹中以有議事一會、詣玉堂、盧副學・金直學・閔典翰・黃校理・宋修撰應漑・申修撰湜・趙著作廷機、凡八員會議、以六條上疏、屬余起草、黃・趙亦受令、申時、冒雨歸舍、○陳海壽來去、○是日、政、鄭★淹爲掌令、金景憲爲永川郡守、○夕、權沃川詠來訪、擘子　亦來謁、○奴等受祿來、與

○宣祖實錄七月乙卯（八日）條

高山縣監禹昌齡ニ通鑑前紀歷代要錄ノ印送ヲ託ス
沈喜壽ニ濯纓子上疏ヲ觀ンコトヲ求ム

夏司諫祿無異、

初九日　陰、細雨而止、南鄰及金僉使壽億家、連送饌來、○鄭監司惟吉、送人存問、○羅僉正、議換冊簡來、○丁世球來、告明歸湖南、○韓嗣辛來去、○忠州尹仁敬來謁、希任之子也、○聞尹公致遠家、多有左傳、余借一件、尹公以念後還家、當見假云、○內資正尹君剛元、來過談話、贈以扇、高山縣監禹昌齡來、告下直、余以通鑑前紀·歷代要錄印送爲託、○沈喜壽、來求墨、以一丁贈之、因乞觀濯纓(金馹孫)子上疏、○鍾城金恭守及韓淳擘子龍壽、並以其丈翁與父被囚會寧事、上來有饋、余却之、只受金生之布、饋以扇及點心、○未時、閔典翰送奴僕來迎、余出門詣鍾城府使金公命元宅、不遇而入玉堂、典翰交番而出、○路遇鄭淵夫(彥智)、聞已考得司憲府監察先生案、而出給公文矣、

初十日　晴、朝、聞十一日有朝·夕講云、○軍器判官崔潤湖、來訪而去、○草十二日所上之疏、○副學盧公、以明日有朝講、未時入來、余少留講論而出、○歸舍、見驪牧徐偉之刺、○兵曹吏李長榮、持所出崔鷹部將差帖來、○旺心里朴千根、持蔬菜來、○生員李純仁、持載江綱來訪、借余語錄草去、○金僉使壽億

宋叔瑗來訪ス

沈喜壽南秋江金濯纓朴訥齋疏錄ヲ送來ス
鍾城府使金命元來訪ス

疏草ヲ申定ス

○宣祖實錄七月己未（十二日條）

來去、新康津薛彥國、保宗之子、而於我葭莩之親也、

十一日　晴、夢見細君上來、○監時、相厚於海南者也、時年七十二、精力不衰、志槩貞直、深可敬嘆、余以一扇贈之、○副提學盧公守愼、自出番過臨、見余所草疏、談論暫時而去、錦山郡守李侹(燕山君十年)甲子生也、以典翰之勸來見、余以宋君直推尋婢子事及全淸河稱念囑焉、○羅僉正兄家婢、見捉禁亂、乞救於我、我通簡于持平、會已除、○前訓導李明德來去、○筆工昌孫來造筆十四柄、○昨夕、金恭守來宿、今朝饋飯、○羅僉正宅、送西瓜來、柳都致、獻西瓜二介來、○司諫宋賀慶叔過訪、談話而去、○沈喜壽、送南秋江(孝溫)·金濯纓(馹孫)·朴訥齋(祥)疏錄來、○鍾城府使金公命元應順來訪、余以稱念鍾人屬之、應順曰、此施之易耳、

十二日　晴、朝、*以有議一會、詣玉堂、乃申定前草之疏也、余所草者太略、著作趙廷機之作、亦不敷暢、唯校理黃廷彧之作、發越可觀、副提學盧公、取而修潤、余亦從傍贊助、其篇之多、至於二策問、令趙著作寫之、日暮、達于承旨、留門而畢寫、余觀而讀過、副提學著名張背、留付入番而退、○初昏、*著★作持疏詣政院

而入啓、疏有六條、一曰立志、二曰齊家、三曰尊正統、四曰正朝廷、五曰定是非、六曰禁淫祀、○南原府使邊永清、送帽扇來、玄風縣監柳德粹、送扇來、○春秋館堂上議設立明宗實錄廳及遣曝曬別監于三道、

十三日　晴、朝、前監察丁世瑗來傳沈同知之言、甘斤之詐也、○未明、送書簡、扇子于金鍾城命元處、○書吏尹思殷來謁、余令寫朴命星祿牌所志、呈于兵曹、○具思稷來見、相見喜甚、○上※★答館疏曰、觀此疏章、皆是格言、深用嘉焉、但疏中有曰、仕途不淸、公道不張、圖官者先擇炎冷、注擬則一徇其請囑、至於政令之間、或廢閣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終云、是皆予心不正、不能正朝廷而然也、不勝赧然、且注擬則一徇其請囑云者、蓋指銓曹而言之也、銓曹亦其能無責乎、石尙宮者、先朝雖在宮中、而非侍衛之人也、有何專擅之罪乎、近日諺書亦不知、故不從公論、南袞、申廟朝大臣也、追削官爵未安、淨業院、乃先王後宮所居之處也、故先朝亦不革罷、而到今革罷未安、○一※徇其請囑一字、余前日再三欲改、同僚不從、○陳海壽來去、○修了全羅方伯簡、送于宋司諫賀處、○漢江李元凱妻安氏、送西瓜來、○兵曹吏宋連星來、言朴命星官敎祿牌、當出於

玉堂六條ノ疏ヲ進ム

明宗實錄廳ノ設立及ビ曝曬別監分遣ノ議

朴命星祿牌所志ヲ呈ス

王館疏ニ批答ス（○宣祖實錄七月己未（十二日）條）

注擬一ニ請囑ニ徇フ

南袞ノ官爵追奪淨業院ノ革罷

政事之日、余更以一扇贈之、○閔正郎忠元、崔獻納顥、崔承旨顒、相繼來訪、談話而去、○朴舜元、曾送西瓜、又來訪、○寶城郡守鄭仁寬、以諸般扇子、不剪紙三卷、謄寫尙書釋送來、○館書吏來、請明日入番隨駕、○金恭守、寫南秋江疏、○送稱念于李錦山處、夕、永川郡守金景憲、來議其事、○聞、韓山金濂、谷城吳鯨皆沒云、

（○宣祖實錄七月辛酉（十四日）條）

臺諫避嫌ス

十四日　晴、※上以★備忘記傳曰、今見玉堂上疏、有注擬一徇私情之意、予甚駭愕、如此之事、爲臺諫者、所當論覈而未見彈文之至、此朝廷無剛直極言之臣而然耶、予意、政院知悉、○朝※辰時、以館中有議事仕進、以臺諫見上敎而不自安、避嫌退待物論也、副提學盧公、直提學金公、修撰宋君、著作趙君及余會議、又通于慕義殿祭執事黃校理、申修撰五人、同上箚子曰、臣等所謂注擬一徇其請囑者、泛論舊習之猶存、非有所指觸而言之也、臺諫別無所失、請命出仕、答曰、如啓、遂招兩司官使就職、臺諫入來、再啓不可就職之意、而退待物論、館員再會、又上箚曰、伏以、臣等之意、非指論臺諫也、凡泛論時事、而臺諫輒以坐遞、則極爲騷擾、請命出仕、答曰、如啓、又牌招臺諫使出仕、他員就職掌令崔弘

弘文館上劄シテ臺諫ノ出仕ヲ請フ

臺諫無キヲ以テ慕義殿ノ親祭ヲ停ム

弘文館兩司ノ處置ヲ議ス

○宣祖實錄七月壬戌（十五日）條

澗·持平蔡蘭宗後到，以大憲等就職爲非，而退待物論，○是日，余入番，而直提學出，○政院以無臺諫，則不得擧動入啓，今日慕義殿親行擧動，遂停之，○夕，申修撰爲下番，

十五日　晴，朝，掌令鄭淹來，啓雖不參前日完議，亦不可就職之意，○本司副·直兩學·奎章·典翰·宋修撰·趙著作及余六人一會，欲議處置兩司官，適蒙被退膳之下，○晝講論語雍也子華使於齊章，希春因周急不繼富，此如盛水之器，欠則添水，滿則不添，蓋聖人稱物平施之道，易謙之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書所謂滿招損謙受益，皆是理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窮困之民，詩所謂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是也，非唯人之居產有貧富，州府郡縣，亦有豐約，故同名爲州，而其實有懸殊者，同名爲縣，而亦有大相遼絕者，凡監司卜定別徵之物，宜視其實而爲之隆殺，又曰，朱子於此章，以爲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予無吝，寧廉無貪，人君之於下，亦必取之有制，常以損上益下爲心，而不至於剝民以利己，幸甚ゝゝ，講畢進榻前啓曰，近來凡命令捧承傳之事，諸該曹不即奉行，其間或有勢難奉行者，亦當具由回啓，而亦多遲滯，漸成解弛之習，故臣等於疏中陳之，非專指銓曹而言也，又曰，災傷敬差官發遣之時，既命察其災傷，又命察其不法，抽柱一二官以遣之，守令雖善居官者，若出於不法抽柱，則爲御史者，不得摘發其過，已致罷其職，故民皆悶望焉，若使御史於其道內，隨所聞見有不善爲治官·

慈殿ノ違安○宣祖實錄七月壬戌（十五日）條

弘文館上劄シテ司憲府ヲ論ズ

者，則採公論啓聞，恐或無妨，上曰，此當言于該曹議處，臣又啓曰，御史發遣之時，自上傳敎曰，不善守令，隨所聞啓罷則可矣，善治官民者，或見罷於不法之抽柱，此衆情所共悶者，故敢啓，備忘記傳曰，予意經筵官所啓，問于該曹者，蓋所啓之事，自上當處置，而但欲知該曹之意也，更思之，該曹則不可與於此，所啓之辭，問于大臣事，招郎廳語送可也，「○晝講，上問勑字音義如何，承旨柳塊對以音斤，希春對以未詳，請退考字書，然後乃啓，」○上語希春曰，玉堂六條甚善，良用嘉焉，」○日將暮，上以慈殿自昨夕違安，命罷明日常參經筵，招醫女入內，令醫員待門，副提學以下六員，自一會進于最東慈殿門外問安，仍見醫女善福問之，則云心熱頭痛，脾胃傷敗，不能進食，心腹又痛云ゝ，輿情悶極，聖上亦不進晝膳，而憂悶罔涯云，○副提學盧公，借吾馬一日而騎之，○館一會，議

金貴榮大司憲柳希春執義盧守愼大司諫トナル
○宣祖實錄七月壬戌（十五日）條

柳希春執義ヲ以テ肅拜行禮ス

定上箚子曰、大司憲鄭大年・執義安自裕・持平李友直、以完席之議、爲同僚所論、勢不可在職、掌令崔弘僩・持平蔡蘭宗、既叅其議、不可獨在其職、請五人並命遞差、掌令鄭淹、初不叅於完席之議、諫院又與法司不同、尤不可引嫌退避、請鄭淹及司諫宋賀・獻納崔頲・正言金孝元、並命出仕、答曰、如啓、當日爲政可也、是暮、承旨以問安慈殿之故、至昏、乃始爲政、夜*二更、金☆貴榮爲大司憲、希春爲執義、李憲國爲掌令、鄭彥智・柳濤爲持平、盧守愼爲大司諫、余之此拜、實出意外、申沖（湛）卿、來宿一房、以余之請也、憲府吏一人、自政事處來謁、「○希春入執義首望、」

十六日　晴、早朝、與沖卿對飯、聞弘文館員已以問安慈殿、入東偏交代、典翰亦已至、故遂詣承政院南邊依幕而坐、玉館舊僚、皆伻存問、辰時、肅拜于三殿、到文昭殿側、又食憲府之飯、遂出東門、詣禮賓寺近處依幕、以俟持平・掌令等先入于憲府、然後乃入、蓋齊坐之體、自下先入也、掌令・持平、祗迎於門內、十九監察、祗迎於門外、余皆行揖、至執義廳、復至齊坐廳上官、掌令・持平四員、就行公禮、十九監察、亦趨而行禮、書吏・所由、亦行禮於庭下、受禮畢、吏進仙藥、呼奉

署經ヲ行フ

嶺南湖南ノ水災

金鸞祥孽產陵嫡ノ事ヲ言フ

慈殿煩熱
○宣祖實錄七月癸亥（十六日）條

藥放藥、正公事以假關子二道、呈於我、余署之、還下執義廳、掌令・持平・監察・書吏・所由、復相繼來、行私禮、午、大憲金公（貴榮）入來、掌令・持平、迎於門外、執義、迎於門內、執義、先行公禮、臺長次之、私禮亦如之、復同坐繩床、尋就完席、署經監察尹泰復・高原郡守沈鐵・康津縣監薛彥國等、復議當今修擧廢墜・禁止防納・嚴治養郊馬偸竊故放之罪・均平京畿馬草等事、城上所前所啓申士貞（楨）・石尙宮事也、申初、歸舍、○廣興倉副奉事李思騫及奉事朴君允秀來去、○內資僉正宋君叔璟、送論語六冊來、○聞嶺南湖南有水災、田穀既損、秔稻亦多朽云、○黃君大受來訪、具言竹山李幼麟被侵虐於宋宕云、○直提學金季（鸞祥）應過訪、具言孽產陵嫡之事、○柳夢翼・宋希聖、相繼來去、金蘭玉來去、○監察十九人、來納名而去、○是日午後、驟雨一刻而止、○慈殿煩熱、政★院啓曰、慈殿不平常、

十七日　晴、早朝、以叅謁詣議政府、上持平鄭彥智淵夫來、同坐談話、未幾入行叅謁於領相・右相前、各行再拜禮、於贊成・東壁再拜、叅贊亦然、禮畢而出、與鄭君對飯而出、歸舍、見監察尹泰復新署經後來納六行名銜、至拜于婢子而去、○李麟壽來去、○昨日、上官、於中門外出入、小吏於左邊、鞠躬從之、若執衣

然、蓋昔老病執義之古風也、可唉〻〻、〇慈殿壬辰（中宗二十七年）生、今年三十七、年齡未衰、而以尙執行素、氣力頗儻故也、〇昨日、來納名監察十九人、卽李彦亨・李珩・尹海・李安邦・李性・李宗元・李堯賓・金復輝・尙著孫・金九思・尹成殷・閔思宣・鄭滉・閔寶命・李壽天・柳龜壽・尹大年・沈友聖等也、〇探問退溪先生信息、則今日自忠州乘船、十九日將入來云、〇招文瑞麟、使寫補冊及題目、〇惠山僉使具澤來、告赴任、余以咸興十九史略爲請、以其兄洽爲咸判官故也、〇羅仲默兄送三果來、〇禮賓副正李昌來訪、具言所遭橫逆事、〇羅州新及第鄭譞來訪、其字仲實、〇慈殿氣候虛煩、未得安寢、深悶〻〻、領★右相請慈殿開素、〇昨★日領相議、伏見柳希春所啓之辭、不法抽性之事、果如其言、守令雖愛民良善之員、居官處事接賓客修上供、其間法外區畫之事、不一而足、若指摘而尋捉之、則未有不法之守令也、但於聞見之間、亦未必盡實也、嘗見年少氣高別常（星）亦有乘一時喜怒而啓罷之者、此弊亦不可不慮、臨遣之時、戒詳審勿容私意、反覆聞見、明有證驗、然後啓聞、則庶免柳希春所啓之弊、然不法抽性、亦前古常行之規、若諉諸尋常、全廢不察、則亦將啓守令恣爲不法之弊、抽性與聞見、要在自

退溪忠州乘船十九日將ニ入來セントス

〇宣祖實錄七月甲子（十七日）條〇昨日領相云云、眉巖十六日條ニ擧ク領相抽性聞見偏廢スベカラザル由ヲ陳ス

上斟酌臨時間行、庶無偏廢之患、伏惟上裁、〇羅仲默兄送續綱目十九冊來、通在潭陽家冊爲五十四冊矣、〇余欲以左傳易之、羅兄之所許也、〇權★胤社來言、諸生五人、共擲玩心圖、以賭博見捉於夜鳥介、乞減除、余卽行下于禁亂色、〇以脯肉一束及乾雉、送于沈同知希（逢源）容宅、每月遺饌味者數度、感荷之恩也、〇聞羅州朴自成身死、驚惋〻〻、〇府★院皆逐日啓申士楨・石尙宮事、〇金興祖來訪、以扇贈之、許浚亦來去、〇午、驟雨一番、

十八日　雨、朝、前叅奉南尙夏來訪、故司評善士世贇之子也、於丈母邊、亦爲七寸族下矣、朴汝柱來訪、具言李無疆妻氏困於頑奴之事、〇金興祖、送歷代兵要七冊來、〇宋海容、自湖南、昨日入來、傳送家書、一家無恙、細君以八月二十五日發來、黑團領苧短裳來、短裳卽張裳也、〇全州盧府尹、送白米一石・油一斗于潭陽家、潭陽伯、亦於六月、惠米二石、谷城宰亦有小惠云、〇宋★企翁書云、不勝感慰之極、欲謝無言、〇長城徐翊誨繼文、余曾送墨、謝簡來、〇康津吳門慶書及全鰒十五介來、〇以麥七斗、買長獨席、〇辰時、聞持平・掌令已仕進、乃仕進、掌令等祗迎、余坐東壁開印、受所志數十道、其中李無疆妻氏頑奴橫

朴自成死ス　臺諫申士楨石尙宮ノ事ヲ累啓ス　〇宣祖實錄七月甲子（十七日）條

金興祖歷代兵要ヲ送來ス

東壁ニ坐シテ開印ス

戊辰七月（十八日）

承文院官吏ノ皮封誤書ヲ論ズ

勅字ノ義ヲ啓ス

○宣祖實錄七月乙丑（十八日）條

逆事、移關于開城府、廣州族親衞妻、以夫之姪子、乘叔父之病、詐奪、文券事、令囚禁窮推、牒報忠淸道、郡吏所納貢物、爲江主人所欺、米數石空地棄、卽命捉囚、凡關係風俗侵損於人、莫不受理、獨一二人未及受耳、已而共就完席、以承文院、於進賀使之行、遼東都司皮封、誤書一字、當該官吏請罷、安印不察承旨請遞、申士楨・石尙宮事、仍前啓、招刑曹吏、嚴敎無得於各司移關下人之有罪、苟且縱捨、掌隷院吏無得淹滯決訟、申時、詣闕啓曰、十五日晝講、臣以侍講官入侍、自上下問勅字、臣對以未詳、當退考字書以啓、退而考之、則卽筋字之別作、非他字也、承文院事大文書所寫勅字、蓋因筋字畫少易改之、避而書音同通用之字耳、臣未及回啓、適遷本職、欲於朝講入侍之際陳達、今聞經筵停寢、故來啓、上答曰、啓意知道、如是來啓可嘉、臣伏承睿奬、不勝感荷惶愧、○府啓、承文院當該官請罷、安印承旨請遞、上並命如啓、○是日、政、盧★守愼爲副提學、姜士尙爲大諫、

十九日　晴、晨、權沃川詠來訪、談話而去、○余呈病于府不仕、○朴都事汝柱來去、○廣州內禁衞李敬國來見、乃余己亥（中宗三十四年）年廣州訓導時故舊也、相見喜甚、

李退溪ノ入城ヲ聞キ往謁ス

○全羅右水使林晉書及全鰒二貼來、○弘文館冊色吏趙希元來謁、余以扇子四柄都封、送于冊色八吏、令執籌分用、○訓鍊習讀鄭鶡來訪、於蘭萬鴻之（戶字脫）兄也、鶡字冲雲、鴻字至遠云、○金恭守來、告明日歸北鄕、余以笠帽・白紙各一事・白米一斗・石首魚一束・墨・筆各一介爲贐、○潭陽留鄕所、以正朝禮物追行於京在所、於我處、分送白紙一卷・常紙三卷・乾柿二貼來、○禮曹叅判李公友閔來臨、談話從容而去、○權詠得卿、惠送好墨五丁・茄・瓜各百・眞瓜・西瓜來、○文瑞麟、來寫吾冊、點染新筆、○尹壽甲、來聽我語而去、○永川郡守金景憲來、告明日下去、余以郭懷瑾稱念及星州選詩爲囑、○未*時、聞李退（滉）溪先生、今日入城、寓乾川洞、卽馳進而謁、年齡雖老、顏音尙舊、談話草々、聞去夜舟上阻風、不得下泊、宿于舟中、水上濕氣、又遭風雨、氣甚不平、方將調理、明日未可肅拜、余遂乞退、○以海衣一貼・蘑菇一升、送于李安道、令達于退溪先生前、○聞恩津宰金士元勳卿上來、卽送書問・扇柄、○獒樹察訪高德符、遺我雨具鞍赤入帒來、○恩津玉樹內隱丁來謁、命饋食、○玉堂冊色吏姜守誡、持內賜十九史略圖目錄卷內、以扇贈之、○恩津宰金君士元、遺大石首魚十五束・沈秀魚五

戊辰七月（十九日）

○宣祖實錄七月甲子（十七日）條

權橃身死シ安東ニ歸葬セルヲ聞ク

退溪ノ氣候ヲ書問ス

尾來、○上★答院啓曰、石尙宮、年老、自當出家、豈有無窮之禍哉、○夕、僉正宋叔璟・前察訪任希龍・鄰居前柔遠僉使李成弼、相繼來去、

二十日　晴、見朝報、慈殿少差、深喜、典牲署直長權東輔震卿來訪、乃余以故二相橃太虛松亭先生之子、故招見也、聞戊申（明宗三年）三月權姦欲害之事、既蒙文定王后不聽、然後始聞於謫所卽朔州也、以其月二十六日卒於朔州、五月、靈輀始歸安東、其年仲冬乃葬云、○海南訓鍊奉事金景福來訪、余以扇子、各贈權直長與景福、○權云、前則尹公溉、今則朴淳・姜士尙・朴應男・尹斗壽・尹根壽、皆有景慕松亭（權橃）記念其孤之意云、○余*與震卿（權東輔）握手悲感、詳問丁未（明宗二年）之事、松亭、初竄求禮、次移泰川、又移朔州、凡三見義禁都事、一行驚惶、以爲必死、而公處之恬然自若云、○以書問退溪氣候于李安道、報云夜來調歇、暫似平安云、○金恭守・韓龍壽、告歸北鄙、書寫官金繼南來去、○朴舜元來去、金浹來去、○晋牧崔應龍見叔、寄送乾海蔘二斗・鹽銀魚五十尾來、○辰末、聞持平・掌令仕進、然後乃仕進、道遇大憲停車、令我先行、余入受掌令・持平之禮、於祗迎大憲、誤以爲當向西邊因吏之言、乃立於東邊、午前、公事紛擾之中、誤署於大憲之下、亟

退溪調理平安ニ向フ

柳希春听訟凝滯ナシ

李退溪ニ往謁ス

易之、深以爲愧、是日、以二十日、具斷決公事・未行公事・囚徒公事三單字以入、日暮、歸舍、○尹僉知行・丹城令權夢翼、相繼來訪、丹城令、乞除其婢犯禁亂、余從之、○歸舍後、宋海容先來訪、具言南方之農事、海南蝗災云、

二十一日　雨、朝講、大憲入叅、以齊坐仕進、其前恩津宰金士元・丹城令來去、○連日、以書問退溪先生氣候、報調理向平安、深喜〻〻、○辰時、以齊坐仕進、大憲自經筵退來、余初入、以雨除內外祗迎、大司憲亦如之、余到執義廳、除臺長私禮、只受四監察公禮、至齊坐廳、共聽詞訟、啓辭則令城上所仍前、申末、乃罷來、○臺長分受作文、余受李應南氏相訟作文而來、○丹城令婢禁亂贖布、余命還給、○尹軫來去、○余听訟無凝滯、聞有稱之者云、

二十二日　雨、夢見衰絰在腰、大恩至之兆也、丹城令・興善副正・韓嗣辛、相繼來去、○辰時、以常座仕進、共議處公事、如水原豪强張漢忠刑訊之事、申時雨後、歸舍、○前咸興判官黃湯卿留刺、○是日、防踏僉使金壽億、不告辭而去、可恠、○戶曹叅判柳公景深、過訪從容、至暮乃去、

二十三日　晴、以兼持平徐晻（崦）上官、本府員不坐、○早*朝、往謁李判府事退溪

戊辰七月（二十日—二十三日）

母喪時行禮ノ是否ヲ退溪ニ問フ

退溪續蒙求ヲ見ンコトヲ求ム

李滉肅拜ス（宣祖實錄七月辛未〔二十四日〕條）

先生、適無他客、對坐從容、談話頗款、希春問昔在北鄙遭母喪也、逾月而始聞、及其禫祭也、退行於一月、又量移恩津也、往省親墓、行素變服、到墓散髮、略如奔喪之禮、所遭之變、既異於常人、禮亦隨變、未知是否、先生曰、如此處事當矣、又曰、合浦新刊續蒙求、若來則願見、余辭退、卽封送其冊、○羅僉正宅、送鰡魚一尾來、○伴送使書狀、兩天使本月十九日初昏、無事越江事入啓、○李效元來訪、借書釋而去、○朝、沈同知逢源宅、借鞍赤、余永贈一事、○看畢府所分受永同李應南氏作文畢、○李思鴈來去、乃孝寧大君之支派也、○晡時、大司成奇公大升、承文著作韓灝、弘文著作趙廷機、相繼過訪、直長鄭彦義到門、以貴客之多、納刺而去、○典籍曹淑來訪而去、○李成弼來去、○夕、羅僉正仲默兄、來臨談話、象戲灯下、從容而去、聞故叅判金安世之孼子、仕觀象監者、有書冊欲見我、

二十四日　晴、早朝送馬于盧寡悔（守愼）、ㅅㅅ已得驛馬、故還送、○崔穎送新米三升來、○弘文館奴婢色書吏金麒來謁、余以扇一柄予之、○前算員柳萬來謁、永同李應南氏作文畢、○來二十五日、有常叅朝夕講、希春當入朝講矣、○判中樞府事李公滉、以入

副提學盧守愼病親ヲ以テ呈辭ス

退溪ノ著禹性傳ノ處ニアリ

李滉呈辭ス

申士楨父子不和ノ罪ヲ以テ仕版ヲ削ル（宣祖實錄七月甲子〔十七日〕條）

鄭彦信曝晒ヲ以テ全州ニ下去セントス

諫官申士楨ノ鞫石尙宮ノ黜ヲ請フ（宣祖實錄七月壬申〔二十五日〕條）

京肅拜、○副提學盧守愼、以病親呈辭上疏入啓、○武堂上金世鳴來懇其事、○許篈來、言有退溪所著在禹性傳處云、○盧守愼上疏入啓、傳曰、觀此疏辭、情意迫切、固知不可不從、然予意前已盡言、頻往覲親可也、○李公滉、再啓請改正崇品之加、上答曰、辭免之意、出於至誠、然已命崇品、不可更改、卿須勿以爲嫌、○承文正字李璥來訪、○以別詩及筆、送于盧寡悔、ㅅㅅ復書甚悲愴、○婢芙蓉與奴大工相鬪、余笞其脚、○上答兩司曰、申士楨害父之罪、則無形不實之事、不允、但以父子間不和之罪、則削去仕版可也、希春、見此報、卽簡通于同僚、議明朝入侍之啓辭、○鄭彦禮文夫、被余招來到、余以文夫之弟彦信、近將以曝晒下去全州、請給油芚于韓妹、鄭諸而去、○僚議以爲、當仍前啓云、○夕、尹正剛元、率男箕、過訪談話而去、

二十五日　陰、是日、有常叅朝夕講、罷漏後詣闕、已開門矣、司諫宋賀慶叔、同依幕、卯初三、入思政殿庭、行常叅禮、ㅅ畢而出、復入經筵廳、司諫及典翰閔起文以資級、坐於吾上、旣入殿、講論語伯牛有疾章、閔君及申修撰講說可觀、講畢、司諫宋君及希春同進、各言申士楨之當鞫、石尙宮之當黜、上答曰、申士楨

弘文館ノ銓曹注擬徇私ノ上疏ヲ論ズ

雖無狀、豈有害父之事乎、士楨及石尙宮事、不允之意、前已盡言之矣、希春仍啓曰、頃日上因弘文館上疏、以銓曹注擬徇私、甚爲駭愕下敎、臣其時爲應敎、竊聞、頃於都目之政、三公則無所請託、而卿大夫間有以親戚故舊請囑銓曹者、故有此物論、然銓曹用人、亦非一二人聞見所能周遍、自昔博採公卿大夫之言、斟酌注擬、此與權臣受賂賣官不同、顧其所用之人、當不當如何耳、頃日之政、謂之頗從請囑則可、謂之一徇請囑、則■■■過「蓋頗者、叅半之謂也、一者、純用之謂也、二字有間、而」臣等下字之際、不能詳審適中、至致聖上驚駭、極爲未安、昔唐蔣沇、爲高陵令、副元帥郭子儀、勅麾下兵曰、蔣沇賢令、毋撓其淸、銓曹之公淸、公卿大夫不爲無助、侍從臺諫之言論、亦不無警策之益、凡事小差而大改、則尤爲盡善、伏願責成銓曹察物論革弊之意、責成銓曹、益加戒勅、則公道行而政事淸、不勝幸甚、上曰、請囑之事、爲臺諫則當一一指摘、某人囑某人、不宜泛言也、司諫宋賀進曰、我國有門蔭任子之法、宰相有薦子弟之道、銓曹亦不可無聞見於初入仕、問卿大夫以子弟之可用者、卿大夫從而對之、如此等請、其人苟合無不可者、執義所言、蓋泛論請囑之事、非謂某相囑某人、爲當改正也、若果有當改正之人則臺諫豈不彈劾乎、閔起文進曰、銓曹近來政事頗善、故頃日玉堂之疏也、一徇其請囑之語、或以爲過而欲改一字、而未及改而上進、情實如此、希春等、遂退坐、右相洪暹進曰、頃日李浚慶亦言吏判事、玉堂之疏、特警策之語耳、昔在權姦秉政之日、以不才之子弟、親舊囑銓曹、取官職如私物、自聖上臨御、人皆革心、孰有猥濫之事乎、李滉進曰、小臣昏鈍無取、而言之者、過以聞於上、至於濫升崇品、寵召頻繁、臣不勝惶懼、請改正崇品之階、上曰、所言出於至誠、然崇品、豈未安乎、不可改而降也、刑判鄭宗英、陳各寺奴婢投屬宮內之弊、未蒙允俞、右承旨崔顯、陳上言判付依願之不便、且曰、不緊之判、妨於學問云〻、○退食宣飯于賓廳、歸舍日已巳矣、○困臥假寐、持平柳濤、僉知任尹、刑曹正郎柳世茂子實、相繼來訪而去、○乞柴木一同于羅僉正宅、○鄭掌令淹文仲、來訪談話、移時而去、○故咸鏡道審藥申世茂、在喪來謁、○申時、許篈持程子冠來謁、乃光雯得於許篈者也、著之甚好、今都城人士、往〻著之、此可通行之物也、○戶曹正郎李長榮壽卿來訪、談話良久而去、可人也、○高原郡守沈鐵來、告赴任、且請其子友正、丙午生（明宗元年）而甲子生（明宗十九年）員、願

李滉崇品ノ改正ヲ請フ

各寺奴婢宮內ニ投屬スル弊

程子冠

沈友正門下ニ遊バンコトヲ願フ

戊辰七月（二十五日）

遊門下云、〇夕、權沃川詠來訪、談話而去、

二十六日　陰、未明詣闕、以謝恩使拜表也（使柳昌門、祿沃也、）久坐光化門外、俟門開而入、既明是日政事、宋公純、入右尹首望、余入弘文應教首望、皆受點、宋公伸於久屆之餘、深喜〻〻、白公（仁傑）爲工曹叅議、吳健爲正言、〇玉堂吏來報入番之言曰、明日乞肅拜而校冊、余曰、諾、〇鄰居李成朔送蒲萄、柳萬送林檎來、〇宋海容簡云、家君已受點、一家喜賀、寧有紀極、公論之發、專是尊侍周旋之力、尤用感祝、容當夕親進以謝、〇尹軫來去、朴舜元送西瓜二枚來、〇新价川入望、崔潤湖、來訪而去、醫員尹瓘來謁、乃余相見於丁未（明宗二年）耽羅、甲子（明宗十九年）鍾城者也、〇余之應教、凡四度、一度則在道中而遞、爲臺諫、凡三度、而其遞也、皆爲應教、凡三爲應教、三爲臺諫、首首望也、〇忠州居尹希任、送新米一斗來、〇余封送全鰒于忠州李文學內室處、〇宋海容來謝、余以賀宋公書及了家書付之、〇申世茂、持淸遠香二十條、右雄黃一封、唐紙五張、余以常紙一卷、墨一丁爲謝、〇館儒生上疏大槩、淨業院革罷事入啓、〇尹剛中來去、〇崔鷹以脯肉十五條、乾民魚一尾、

宋純右尹柳希春弘文應敎トナル（宣祖實錄七月癸酉〇二十六日條）

館儒生淨業院革罷ノ事ヲ上疏ス（宣祖實錄七月癸酉〇二十六日）條

謝恩使ノ拜表アリ

謝余圖成部將之厚、〇崔有源、遺乾雉二首、余以其雉、買針送去、〇上答儒生上疏曰、淨業院、祖宗朝以來所有之院、況先王後宮所有之處、故不允、〇閔叔（起文）道惠柴二同、〇夕、武嘉善李潤德、來言其被推事、不知余已遞、

二十七日　陰、朝、以肅拜詣闕、見淳昌郡守禹世臣、高靈縣監高敬祖、與禹君議假迎守馬事、遂拜三殿、還于玉堂、與宋修撰、趙著作相對、金直提學鸞祥、以冊校正一會入來、宋、趙入晝夕講、金君獨與余二人、校正論語十六張、小學十張、日昳、乃歸舍、尹軫來、與光雯講論語、〇溫陽孟別坐宅送新米二斗、蒜三斗、廣州內禁李敬國送新米五升來、〇憶夢著衰服、〇儒生再上疏請革罷淨業院、〇金化居前慶興朴彥瑾伯珩、送子玉遺林檎二百介來、〇禮賓渡迷山刈柴載來船、聞水站判官陳漢臣掌之、金季應將囑之云、〇康津宰薛彥國美叔來、告明〻赴任、〇上答儒生曰、爾等欲罷邪道、再上疏章、辭義正直、良用嘉焉、但先王後宮所居之處、革罷未安、

儒生淨業院革罷ヲ再疏ス（宣祖實錄七月甲戌〇二十七日）條

二十八日　晴、有朝、夕講、〇故叅判金安鼎之孼子、仕觀象監叅奉名祥者、因羅僉正來謁、余令訪問杜詩之賣者、〇聞柳叅判太浩（景深）、給金連義麻浦管領之

平安兵使金秀文卒ス（○宣祖實錄七月乙亥（二十八日）條）

○宣祖實錄七月乙亥（二十八日）條

○宣祖實錄七月丙子（二十九日）條

帖子云、○明日、只有晝講云、○平*安兵使金公秀文希章卒、監司狀啓入來、○希章公、敏而好書、爲將慈平、却倭於耽羅、駐胡於西北、爲國干城、遽至於是、邦家之所嘆惜、希春、曾受綱目之覘、慟兼公私、卽行素、○金楊州若嘿之子福億伯善來訪、爲世分也、時居藏義洞、○日昳、出門、往訪恩津宰金士元、被授粲、談話從容、遂至藏義洞、訪病友金正郎懿胤大叔、以疾不能出戶、延我入內、握手相對、精神稍耗、大槩能語、申時、入玉堂、宋修撰應漑交代而出、○名醫李公沂、被招而來、具言松葉細切、和薏苡粥白粥食之、甚有補云、○與申冲(沖)卿談話、○是日朝、在舍、韓山新守鄭應奎文瑞來訪、囑月致申文淵之事、答曰、諾、○儒★生三上疏、上答曰、新仁壽宮革罷、有未安之意、故不從、○戶曹正郎李君長榮、送炬十柄來、○邊以中奴、以尋白牌來、

二十九日　晴、夢到鍾城、朝見直提學簡、已得船于水站判官矣、○康津宰薛彦國、以下直肅拜詣闕、招而餞之、冲(沖)卿亦叅、○晝講、**★與申修撰同入、承旨則任公鷺臣也、講人之生也直章、臨文陳說、爲惡之人、至二三十年、則未有公論不定者、南袞欺罔君父、斲喪王室、其罪甚大、生旣保富貴、死又不失官爵、此姦之幸免、國人所憤、又曰、論語註固以程子爲主、程子尹氏、游氏、范氏說、皆平淡、謝氏、胡氏、張敬夫說、皆發越、蓋人之資稟氣象、有此二般、其爲明道理一也、講畢、趨進陳曰、元賢臣耶律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頃者、點馬及搜銀御史、皆命以都事代之、蓋都事亦文臣之可用者、以之代敬差官、亦除弊之道也、自上常以除弊爲念、則民受一分之賜矣、又臣頃於小學稽古篇、暫陳與明倫篇相爲表裏、而其說疎略、臣退而思索、又實敬身九章、亦與立敎敬身篇相應、謹已繕寫、請退而入之、講席旣退、余到政院都承旨李公後白房、具言欲納單字、李公取而觀之、稱嘆不已、卽取副本謄之、○申時、聞伴★送使朴公淳和叔入來、卽與冲(申淵)卿往訪于報漏門、談話、兼見從事官辛校理應時、李修撰海壽鄭佐郎澈、聞余所訊語類疑晦之語、副使王璽、爲半答之、其本隨來云、深喜〻〻、○羅士忱、自南方、昨夕入城、書簡相通、○夕、趙著作入下番、○晝(**)講、又陳此知之者中人以上二章、皆有循序漸進之意、蓋學問之道、朱子以爲汲〻焉無欲速、循〻焉毋敢惰、蓋今日進一步、明日又進一步、勿忘勿助、乃可至千萬里、若進銳而退速、則終無所成、敬身篇所謂毋拔來毋赴往是也、○

伴送使朴淳入來之ヲ往訪ス（○宣祖實錄七月丙子（二十九日）條）

語類疑晦ノ語ヲ訊ス

夕、被朴承旨大立招邀、往見談話、左副任藎臣、叅知李俊亦鼎坐、〇是日未時、小學單字入啓、回答未下、

三十日　晴、以明日慕義殿親祭、凡事先戒、〇午時、直提學入來、余爲所挽留、談話至未時、乃歸舍、卽送奴馬、邀羅叅奉士忱仲孚、談話對飯、因同宿、〇申時、大駕幸昌德宮、〇扶安權宰大德、寄扇魚來、聞光雯婚鞍已好造云、〇三十日（追記）柳夢翼鄭沼來去、〇權愃來、傳韓妹之簡及足巾、實初一日事也、

王昌德宮ニ幸ス

錦南集ヲ校正ス

八月小　初一日、戊寅、初五日、辰正白露、

初一日　晴、上行朔祭于慕義殿、仍朝上食、晝水剌、夕上食、〇憶夢頗吉、〇借官奴于恩津宰、得二人、幷吾奴二名、直提學奴一人、合五人、送于禮賓寺山、卽廣州渡迷近處也、〇留羅仲孚（士忱）、相與校正錦南先生集、〇借東國通鑑十冊于許篈來、〇藍浦宰李夢元、送銀口魚十五尾來、〇以紗帽一事幷筆墨、贈羅仲孚、〇工曹正郎南彦經時甫來訪、其弟彦紀亦來、談話而去、〇羅仲孚、晝點後、

初二日　陰、朝、軍器判官崔潤湖、部將李世安來訪、〇世安字仲平、昔在丁未（明宗二年）臘月、自耽羅赴北荒也、累日同行、又於壬子（明宗七年）癸丑間爲牙山萬戶時、與我象戲敵手者也、〇今日、有夕講、明日、有朝夕講、又有校冊一會、〇丁世瑗來去、〇舍人尹根壽子固、自禹中來訪、談論文字、求見朱子大全答陳同甫等書、質問疑處、手記吾語、終日無倦而去、〇謝恩使丁應斗書狀、前者解送唐人劉應箕、今年登第爲翰林院庶吉士云、豈意俘虜生還之餘、得入金馬乎、可喜可幸、〇金可宗來去、〇弘文館吏、持一朔賜送之物來、乾獐一口、乾雉四首、乾大口魚四尾、乾大蝦四擧、醢一缸、感拜罔涯、〇以乾雉、乾大口各一介、乾大蝦一擧、送沈同知宅、〇申修撰（湜）、以書問小學齊梁尙淸議事實、余卽答之、〇招木手蓋匠、削椽及煙筒、而竪之出屋、〇李成弼來去、〇黃校理（廷彧）再度呈辭、大司成奇明彦（大升）、三度呈辭、〇館吏、又持秋等選上木十八疋、蓋三人之價布也、〇儒生又上疏、上不允、

初三日　陰、朝、北靑判官金世勤、遣魚醢及白玉硯滴來、〇康津金礩簡來、〇

被僉正兄之招、歸其舍、〇酉時、大駕還宮、儒生又上疏、〇權愃來去、

○宣祖實錄八月戊寅（二日）條

李世安來訪ス

尹根壽來訪ス

解送唐人劉應箕登第ス

校理黃廷彧大司成奇大升呈辭ス

儒生又タ上疏ス

○宣祖實錄七月己卯（二日）條

昨日、持來賜送之書吏、只給白米五升、今朝覺得太略、加送米一斗、○送賜送魚肉一分于羅僉正宅、○食後詣玉堂、與直提學金公、校正書冊、除入番治進講外、吾二人相論而已、○覓黃蓮于禮叅李公友閔、送于羅叅（士忱）奉、又乞草于安正自裕、○申時、宋修撰入夕講、ㄴ畢而出、○暮、趙著作廷機入來、因與談話、○是日、政、孫★軾爲海州牧使、可託光雯、深喜ㄴㄴ、○上★★傳敎于經筵官曰、知經筵李滉、只入朝講似爲未便、晝夕講、頻ㄴ入叅可也、聖上之親賢至矣、○儒生停疏、

孫軾海州牧使ト爲ル光雯託スベシ
李滉ノ三講入叅ヲ命ズ
○宣祖實錄八月庚辰（二日）ノ條
儒生停疏ス

初四日　晴、夢見身飛行、○晝★★講、論語、自宰我問井有人焉章至中庸之爲德章、希春、因欺罔二字陳說、程明道曰、欺有三、爲利而欺者誠可罪、惧罪而欺者猶可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又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然欺偸財物、固爲盜臣、誘引君父以逸欲之事、傷害善良以曖昧之語、最爲流禍之大、人君誠能明以洞照、則儉邪不得罔上矣、然公生明克去私意、又明之本也、講博文約禮章、博文卽道問學之事、約禮卽尊德性之事、所謂博文者、非謂雜覽無理之書、乃謂討論聖賢典訓及歷代治亂君臣之迹、以爲窮理之資也、所謂尊德性者、卽主敬以存心也、宋之諸儒、如陸九淵等、是專以尊德性爲主、而遺道問學一段、胡寅觀書窮理頗有道問學之事、而無尊德性一段、唯周程張朱、具此二者、而朱子又集諸儒之大成、所謂具兩輪之車也、伏願聖明留神焉、又論中庸之爲德曰、賢智者失之過、愚不肖者失之不過、唯禀中和之氣、禀中和而又加存養省察者、乃能無過不及、洪範三德、以當剛而剛、當正直而正直、爲中、伏願潛心焉、上問難數處、臣皆對、退于內藥房、與金承旨亨彦、暫話而別、○夕★★講、小學康節邵先生誡子弟章、因論上中下三品之理、又論詭譎飾非文過之惡、趙著作、因陳囚也者一條、說盡小人之情狀、○聞掌隷院防啓許寬孫上言云、

掌隷院許寬孫ノ上言ヲ防啓ス

初五日　晴、朝、聞海州牧使孫軾、舍人柳堪、以肅拜入來、余往見於孫牧使、囑光雯書糧事、孫答以到任後更通云、○遂往謁平安監司吳祥、兼值右叅贊朴公淳、歸玉堂、又聞退溪先生到尙瑞院依幕、暫往謁而來、○晝★★講、論語博施濟衆章、因陳子貢問仁之枝條、孔子揭本根而言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之體也、能近取譬、恕之事也、均是克己愛人之事、而但有生熟之差爾、又曰、人君欲博施濟衆、親民之官、莫切於守令、固以擇守令爲急務、糾察守令、又

在監司臺諫、差除守令、又在銓曹遷任、銓曹又在人主本原之清明、伏惟留神焉、○夕講、小學胡文定公與子書、具陳胡寅繼後程明道、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卽熙寧二年、自監察御史、與王安石異議、自求補外、出爲澶州判官也、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謂熙寧四年、爲養親、自貶爲監洛河竹木務也、范文公、大厲名節、振作士氣者、宋朝人物、其前無不求官、至范仲淹、獨廉退自守、又時俗以含容循默爲尙、而范公獨謇諤正直、又平生無怨惡於人、則容量過人、又云、明道、希文自期待者、人主、當以堯舜三王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則可以進德、行己以端莊清愼見摠執、則可以修身而正家、臨事以明敏果斷卞是非、則可以立政而行事、謹三尺而操縱、註謂本法意原人情、而適寬嚴之宜、此言最爲詳審精密、又云、治身修身、以飮食男女爲切要、男女之欲、甚於飮食、唯愼獨者、爲能窒欲、伏願聖明留神焉、○上問鄒浩之爲人如何、臣對以行義完備、如精金美玉、又及諫立賢妃劉氏爲皇后遭竄謫、與田晝語等事、上曰、田晝、史略冊、或作晝、是如何、臣曰、晝字承君、在易之辭曰、康侯、晝三接、以承君之義、推之爲晝、○夕講而退、黃校理來代番、余以酉時歸舍、見全羅兵使邊協、潭陽府使許璧、皆以書及扇子爲問、○是日、以論語進講已四冊、故二十日間熟讀事、令著作歷稟三公及領府事、○海南妾男房原生、以海成免役事上來、鄭萬戶、許給其馬故也、

初六日　晴、昨夕、金君田溉來、告今朝歸家、○朝、辛丑（中宗三十六年）藝文館代立私奴金丁來謁、時年七十、余贈以扇、○昨日、觀象監啓、初四日卯時、四方沈霧云、○上以今月望日、於慕義殿親行祭祀、二十日別祭、○尹寬中云、監大麥收二十三石云、○今日、明日、俱只有夕講、○昨日、夕講、上因鄒浩陳瓘、爲小人所窟而言曰、姦黨碑立而北宋亡、僞學黨籍成而南宋亡、雖悔於終、亦無及已、希春都承旨李後白副修撰申湛等、齊對曰、殿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因思卓哉吾主上之見也、孰不嘆伏、○是日、玉堂一會校冊、而余以氣困未能進也、○弘文館語孟之停講熟讀ヲ請フ　○宣祖實錄八月癸未（六日）條

弘文館論語ノ停講熟讀ヲ請フ　○宣祖實錄八月辛巳（四日）條

李滉大提學朴淳提學柳希春檢詳ト爲ル　○宣祖實錄八月癸未（六日）條

○宣祖實錄八月癸未（六日）條、○上因云云、眉巖集初五日條ニ擊ク

三公宅ニ納名ス

僉正兄次來、象戲終日而去、〇檢詳丘從及掌務吏、皆來謁、司僕寺草帖子十道來、〇吏曹叅議尹斗壽子昂來訪、談話從容、眞豈弟人也、昭格署叅奉柳思寬、前監察沂之子也、來訪而去、〇議政府醫員金彦鳳、李倜、來納名刺而去、〇朴奉事允秀伯彦來、告明ㇾ下鄕、〇是日朝、驪州陳漢佑來去、〇宣傳官朴仁鳳來去、〇金直提學、送足巾一双來、〇聞加德鎭坐代徵布之害、

初七日　微雨、朝以肅拜詣闕、僉知朴謹元一初、來訪談笑、奉常正李公震、以書致賀、聞京圻監司金公弘胤、在西伯吳公祥依幕、遂往見、刑判鄭宗英同知南宮忱、兵曹叅議李希儉、亦在座、暫話而退、肅拜于三殿、入軍鋪依幕、本府請坐書吏來、遂詣議政府、入自正中間、至檢詳出官廳、據交倚而坐、司錄等既祗迎於庭、又入行公禮、再拜而退、錄事書吏、醫員、下典、以次行公禮畢、司錄等復入而揖、卽私禮也、受禮畢、乃橫過都堂、詣舍人司蓮亭、其奉養之盛器用之備、他司所不及、招司錄郭懷俊、與語一酌、乃余八寸弟也、文城君柳洙之外曾孫也、禹中、以雨裝、出詣蓮池洞領相李公浚慶宅納名、領相以祭齋戒、未能見爲辭、又至社稷洞左議政權公轍宅、權公三度呈病之餘、以此不能延接、又至明

李浣六條ノ疏ヲ進ム　○宣祖實錄八月甲申（七日）條

馬島金甲島權管ノ失律　政院朝講全轍ノ不可ヲ啓ス　○宣祖實錄八月甲申（七日）條

禮坊洞右相洪公暹、公具冠帶延見、談話從容而退、〇是晨、借奴于羅士忱、送于果川、取鄭於蘭馬來也、〇政府書吏十餘人、修刺來謁、〇李公浣、以六條上疏、上答曰、予觀疏章、反覆深思、卿之道德、質之古人、亦鮮其倫、凡此六條、眞千古之格言、乃當今之急務、予雖眇末、敢不服膺、〇圖金蘭玉、梁希尹、李枝陽訓導完議、〇肅拜時、見承文副正字李凝、乃盧禮之壻也、〇府吏告余曰、凡舍人檢詳、爲堂下諸官之長、向者尹舍人（根壽）、固讓於進賜者、特一時尊敬先進之私情、非通行之例也、請一依古風、余笑而有斟酌、〇以米十斗釀酒、將餉舍人宅奴子及府吏也、〇傳旨、馬島權管邊永泰、金甲島權管李善亨、失律拿來事、下義禁府、〇政院啓曰、玉堂論語四冊進講畢、故啓請限今月晦日、勿御朝晝講、熟讀此四卷、其意甚當、但晦日尙遠、其前全轍朝講、則接待大臣、臺諫之禮、似乎太曠、亦爲未安、臣等之意、請只停晝講、間ㇾ御朝講、以接待大臣、臺諫何如、講書不熟、必不能探究義理、融會貫通、得聖賢立言之旨、而竟歸於汗漫、連　熟讀、固不可廢矣、若久不聞者碩規警之言、諍臣讜直之論、又無以開發睿思裨益聰明、而有妨於聖德之日進、所欠者亦豈少哉、且雖御朝講、不必逐日常御、

則新講不多，而自不害於熟讀矣，臣等所見如是，故敢啓，傳曰，啓意甚當，如啓。

○府啓，臣等伏覩昨日聖批，以不從公論爲未安，臣等不勝感激，而猶有未解於心也，因極★諫申士楨罪惡，請命下詔獄，窮推定罪，石尙宮亦罪大惡極，請亟命遣黜于外，使不得接迹於都下，諫院所啓，尤極痛切，上答曰，士楨，推問後予當察而處置，○府藥色吏，持藥櫃開出於吾前，琥珀膏，送于權司藝先生也，

初八日　晴，朝，咸安朴奉事來，告卽刻下鄕，余修簡咸安守張範處，請恤妻叔母李氏，卽允秀氏之母氏也，○長興府使趙君希文，送新印河西子集七冊來，見之如獲至寶，喜不可言，○府所送兵曹書寫官盧夢龍來，受濯纓（金馹孫）子上疏寫次而去，○李澄，崔弃來去，權沃（詠）川呂僉正世琛，相繼來訪，○製*冬至表，送于藝文館，○弘*文校理黃廷彧，景文，來訪談話，因示稽古篇實明倫之說，黃嘆服持歸，○奉事李麟壽來去，○尹剛中，尹和中來，○定州牧使尹公行大用來過，談話從容，余以救光雯海州衣爲託，大用曰諾，○李*效元，持我外祖錦南（崔溥）先生所作莊襄（李從生）公碑文來，深喜ㄴㄴ，○金蘭玉，梁希尹，李枝陽，訓導完議出，深喜ㄴㄴ，○院★啓請勿遣災傷敬差官，只遣抽柱御史，以今年多遭風水旱蝗之災，無西

司憲府申士楨ノ窮推及ビ石尙宮ノ黜外ヲ請フ○（宣祖實錄八月甲申（七日）條

新印河西子集七冊來ル

冬至表ヲ製ス

錦南ノ作レル莊襄公碑文來ル

災傷敬差官ヲ遣ス○（宣祖實錄八月乙酉（八日）條

成之望故也，上從之，又傳旨曰，申士楨，不孝於父，怨懟構陷，顯有情迹，其父受刑之日，略不動念，恝視其父之竄，不爲出見，右良父子間不和，窮兒極惡之罪，備細推問事，下義禁府，義禁以士楨下去其父所竄之處，請遣禁府都事拿來，從之，又答兩司曰，石尙宮，亦徐當處置，○洪礪君望，來議海成事，余欲納良馬，君望不受，余欲送之，○京圻監司金公弘胤，惠送生鰡魚一尾來，

初九日　晴，羅叅奉（士忱）簡來，爲我留一日，十三日乃發去也，○書寫官金繼南，來懇其所親，余給全鰒一串，○呂僉正世琛，遣婢遣士卵，余以全鰒三串爲謝，其婢莫德，乃余昔於乙未（中宗三十年）寓止呂宅近處寧城正之宅時，持饌往來者也，余喜見而給篦及白米三升，○食*後，仕進于府，入舍人廳，升藥庫閱唐鄕藥，見平生之所未嘗，飮陸安茶，亦平生之所未曾也，爲金千鎰，令製醒心散，爲洪君望女，令製朱砂安神元，酉時，乃罷，歷訪郭濟州屹，不遇而來，○以鄭鴻馬，送于洪君望，ㄴㄴ受之，○順陵叅奉金汲，載送馬草炭石來，○昨遣丘從于順陵，金汲，又送馬草二同及二雞來，○夜，爲政，減災傷敬差官，帶臺官也，○羅叅奉士忱，被邀來，北人李應福，以免新上來，仲孚，與我同宿談話，朴舜元亦來宿，

申士楨ヲ拿來セシム

藥庫ニ入リ唐鄕藥ヲ閱ス

陸安茶ヲ飮ム

災傷敬差官ヲ減ズ

藝文館分牌來ル
秋夕慕義殿親祭祝文ノ命

郭屹ヨリ事文類聚ヲ借ラントス

初十日　晴、領議政詣賓廳、監漢語考講、而余以祖母忌齋戒、未得往、○朝（羅士忱）仲孚辭去、○陳漢佑商晦、持新米二斗來、○吉州門人呂伏龍鄭衍卓康、各以紅花一斗爲寄、○海南金城來謁、○順陵叅奉文德粹、送炭一石來、○弘文著作趙廷機過訪、談話而去、○呂伏龍、兼送文魚一尾來、○昨日、製送大明賀冬至表、今日、藝文館分牌來、乃啓下今月十五日秋夕慕義殿親祭祝文及豫備祝文也、○殷栗宰李希荃、送大脯十條、乾民魚二尾來、○朴汝柱徐益李士溫、相繼來去、○是日禹中、韓山郡守鄭應奎丁世瑗來去、○府送十四兩大燭一双、大軸炬六柄來、以明日忌日祭扶助也、○夕、修送海南簡、付原生下歸之行、○以笠帽賜原生、○丘從二與羅僉正宅奴二名、往刈箭串草、○昏、前濟州牧使郭屹士高來訪談話、且約以事文類聚見假而去、○藥數種、從舍人司來、

十一日　晴、罷漏後起寢、平明、設祭于祖妣薛氏之靈、○余自讀祝文、○製慕義（殷殷）秋夕親祭祝文、令府吏繕寫來、○府掌務吏金光弼來、告尹舍（根壽）人明日請行相會禮、又明日是政丞春秋館坐起、檢詳、當早進于春秋館云、○全州府尹盧公禛、送扇子笠帽來、○前判官鄭鵾來、乞其兄鵬眼疾之藥、○益山蘇邇、送新

事文類聚來ル

命ジテ石尙宮ヲ出シ申士楨ヲ獄ニ下ス　○宣祖實錄八月丙戌（九日）條

康陵虛疎ヲ以テ山陵提調罷職ス

石尙宮ハ數十年膏肓ノ疾ナリ

康陵石築不完ヲ以テ山陵都監ヲ罷職ス

稻米一斗來、○以新米五升及白貼扇、送于鄭鴻母氏、○憶夢見萱堂、覺來悲感、○宣傳官金緝伯熙來、傳乃翁關西伯雲甫公所送小學四冊易學啓蒙二冊孝經大義一冊來、錫我百朋、感喜何極ゝゝ、○郭公屹、以事文類聚五十五予殿之人、玆未快從、聖上此擧及申士楨下獄事、可謂從諫弗咈、孰不嘆服、○以康陵虛疎、山陵提調罷職、從臺諫所啓也、○送祝文于藝文館、○柳夢翼來訪、○羅僉（士忱）正宅、爲我釀酒、添米二斗、幷吾家米、今日遣婢戴送兩舍人宅、○奉常判官朴蘭養叔過訪、○持平柳濤、來訪而去、○奴夢勤還自渡迷刈柴處、柴一千五十束、及直提學奴所刈三百五十束、同船回泊于麻浦云、○文叅奉景潤來訪、○石尙宮、乃數十年膏肓之疾、聖上從良醫而去治痼、豈不快哉、○陽川縣監曹胤申德紹來訪、（曹偉）梅溪先生之孫也、與之語、頗朴實可取、○光雯金蘭玉、今日始受中庸、其後十七章、尹軫亦同叅、

十二日　晴、朝、李容子嚴來訪、○去夜、有吉夢、○昨、以康陵上面石築不完、傳旨山陵都監金鎧俞絳尹玉以提調、金添慶尹澍以都廳、任允臣金光載以色

柳堪司僕正ト爲リ柳希奮舍人ニ升ル

李後白來訪ス

尹景禧群玉ヲ持來ス

洪暹實錄總裁官ト爲リ吳謙李滉李鐸都廳堂上トナル、○宣祖實錄八月己丑（十二日）條

郎廳鄭深·尹景祥以監役、並罷職、○直長鄭彦義制夫來訪、○丹城（宋軼）令來去、○鄰居錄事李挺忠來去、仕中樞府、任吏房者也、○食後、仕*進本府、由舍人廳經過至蓮亭坐起、是日政事、柳舍人堪、入司僕正副望受點、余遂升爲舍人、○日昳、諸吏下典、受余家例饋、咸拜謝、○罷仕而出、詣小竹前羅僉（士恒）正仲默宅、以餞仲孚明日之行、柳夢翼·高昌寧敬祖亦參、敬祖去後、主家設點心、余與仲默兄弟象戲、又飮酒、饌品甚腆、至暮乃來、○歸舍未幾、見都承旨李公後白季眞過臨、談話而去、○校書著作尹景禧君會、持所印群玉十冊、來訪空還、其冊甚好、○以諸般藥物、贐羅仲孚、又送醒心散于金千鎰、○是日、政、黃博、爲東萊府使、尹復元禮、爲左通禮末望、雖未受點、亦有陞堂上階梯職之漸、深可喜也、○是日*、領相·右相坐起春秋館、磨鍊實錄（明宗實錄）以洪公暹爲總裁官、吳謙·李滉·李鐸爲都廳堂上、朴忠元·朴淳·金貴榮·尹鉉·朴應男·尹毅中·參贊官李後白、爲各房堂上、金鸞祥·閔起文·尹根壽·柳希春爲都廳郎廳、李湛·李忠綽·辛應時·黃廷彧·李山海·具鳳齡·鄭澈·李海壽·申湛·鄭彦信·鄭士偉·柳夢龍（成）十二人、爲各房郎廳、都廳郎廳、只檢擧而已、○是日未時、申修撰湛、爲訪我到舍、空還、

肅拜ノ後舍人司ニ至リ行禮ス

左議政權轍宅ニ納名ス德興君ノ加號建祠ヲ詢問ス

領議政李浚慶宅ニ至ル

十三日　晴、朝、羅參奉士忱來訪、與余同詣闕肅拜、羅則下直、希春則謝恩三殿也、未肅拜前、爲尙衣院正李仲久往訪于其依幕、東萊府使黃博·韓山郡守鄭應奎·吏曹正郎李山海·弘文修撰李海壽、皆來會、○余與仲孚（羅士忱）餞一盃、以人參順氣散六服加贐、又送醒心散六服于金君千鎰、○余旣肅拜于東殿、由東門出、遇平陽君金舜皐、馬上相揖、一語而過、以金請相見也、遂至議政府大門、下馬于門閾前、由中路中門而上、折而向南、受錄事司錄之祇迎、至舍人司、升正堂、據交倚、司錄·錄事·醫員·書吏·下典、入行公禮、各再拜畢、復入行私禮畢、書吏請公事、余擧袖上指、署公座簿、遂詣蓮亭平坐、尋就東房喫飯、又就藥庫、出當出之藥、禹中、詣*左議政權公轍宅納名、蒙延見、談話從容、詢問德興君稱號一字之加、如何而可、大建祠堂于本宅、優助祭物、無乃合禮否、希春所見亦然、又至蓮池洞領議政李公浚慶宅、又被延見、交談懇款、追及舊事而退、○日昳、歸舍、府書吏李昌等三十人、使令姜萬世等二十餘人、廳直德成·墨石·千同·希良、皆來行禮、以余今日已上官故也、○府吏李千順、以右相行下、爲實錄廳書吏、而金之薦尤力、府下典墨

尹根壽ヨリ丙辰錄ヲ遣ラル

鄭宗榮來訪ス

實錄總裁官洪暹實錄廳事目ヲ磨鍊シ局ヲ昌德宮ニ設ク

家史ノ催促及ビ開局始事ノ期ヲ定ム

實錄廳書吏使令捧簡紛然タルヲ求ムル者

石者、擬定同廳使令、以沈同知希容之請也、府下典德壽、欲充都廳、希春之使令、以廳直等請也、○左舍人尹君根壽、以任輔臣弼仲、丙辰錄見遺、眞佳書也、論語釋亦來、○奴夢勒大工還自麻浦、處柴一百同、卽一千束也、舍人司以馬三十餘匹已輸來、余以柴五十束、饋直提學金公宅矣、○以十五駄輸至直學宅、○刑*曹判書鄭公宗榮仁吉來臨談話、與我俱爲慕齋（金安國）先生門人也、氣度端詳、○來十四日申正、動駕詣慕義殿、希春、無衰服、不得隨叅、

十四日　晴、朝、以右議政洪公（逈）詣慕義殿、遂陪進其處、詣昌德宮、由金虎門入、右相已至議政府直房近處矣、余與翰林鄭士偉同進右相前、右相爲實錄總裁官、磨鍊實錄廳事目、設局于昌德宮、堂上仕坐弘文館、郎廳仕坐議政府直房及內侍府、都廳郎廳四人、只都檢擧而已、各房郎廳十二人、當修撰之任、催促家史、京中則以九月十五日爲限、開局始事、定于同月十一日焉、初總裁官、以初十日爲定、余取曆書而觀之、乃破日不可用也、令翰林更白而退定于十一日焉、○求爲實錄廳書吏、使令者、捧簡紛然、俟與同僚議之、○尹公致遠簡云、叔父旣入宗簿正首望、又入通禮之望、公論之許可知、不有相知、何以至此、

退溪ヲ訪ヒ官職ヲ强辭セザランコトヲ勸ムル事ヲ退溪ニ朱子ヲ以テ聖賢執レト爲スカヲ問フ

晦菴書節要鄭澈ヨリ來ル

慕義殿ニ親祭ス

權應昌祭文ヲ草ス

尹根壽嶺南御史トナル

柳希奮尹根壽ト檢詳ノ薦ヲ決ス

感喜〻〻、○申*初余出自闕門、至退溪先生宅、勸止勿强辭官職、先生懇〻言未安之意、不能久留之意、希春問、大鑑（監）以朱子爲大聖歟、大賢歟、答曰、安得爲聖人、只是工夫到極、所謂學知利行之大賢也、退溪此見、未能超出乎世俗貴遠賤近之樊籠、不能無憾、○申時、上動駕詣慕義殿、來十五日親行望祭、朝上食、晝茶禮、然後還宮、○余在昌德宮、取淸心、蘇合、保命等藥數丸來、○色掌丘從希明之子億海、今朝願爲實錄廳都廳陪使令、余許之、○晦菴書節要八冊從鄭佐郎澈來、以退溪所節略、間有註解處、故欲觀、○許箚問目來、○庇仁訓導崔濟、送乾民魚四尾來、○六同、還仲默（羅士宬）兄家、○夕、權沃（詠）川·李應福來去、○藥色吏持櫝來出藥、左舍人出使也、

十五日　晴、上祭慕義殿、仍行朝上食、晝茶禮、日昳還宮、○朝、尼山趙善福等、送新稻米二斗來、○余草舍人司祭故先生權公應昌文、○左*舍人尹君根壽、今朝以嶺南御史、受命于闕、爲訪余而來過、余具冠帶敬迎之、議薦檢詳、左舍人問于吏、吏對以檢詳之薦似速、惟兩舍一同預薦、以待三公之命則當矣、尹

柳希春實錄廳都廳トナル

舍人亦以爲然、遂促席尹語而余寫、前薦凡四人、李仲虎・李湛・李山海・李墅也、封之而尹舍人著名而去、○以余年老、又爲實錄廳都廳除本司仕務故也、○長湍府使安鴻及李應福・尹秀民來去、○金溝居沈希文女壻李惶還薹一封來、○朝、宋都事海容來、告其尊府企翁將上來云、○尹剛中來去、○秋夕之日有感、作小詩云、蓮亭雖飲陸安茶、回首仙桃意味多、魯論小學無窮義、未吐區區一簣測河、○修撰申君湛來訪、告明日歸覲、余送別于庭、○

潭陽ノ家書來ル

潭陽ノ家書來、細君以廿五日出來、但女子患面腫甚苦、而僅得小歇云、○淳昌以上白米一斛・白紙十卷・狀紙五卷・小豆五斗、入侖爲惠云、○洪礪君望來許海成文券之成、將以其壻爲證、而成文於明日云、○兵曹報冬至使貢馬揀擇、期在明日云、○陳君漢佑來、○聞海南等處蟬蟲滿野、已失早穀、晩禾將朽棄、無望西成、

海南蟲害甚ダシ

十六日　晴、以*冬至使貢馬揀擇、議政府・六曹合坐、平明仕進、入舍人司、至上坐廳、東西壁至而除祗迎、右相・領相・相繼至而祗迎、余頗低抑、館吏以爲、故事但俯首、今乃改舊云、堂上座既定、舍人卽謂我入行公禮、於兩政丞前、各行再拜、於贊成再拜、於三宰再拜、既退至東階、復趨進遍行私禮之揖而退、新除授官員、行叅謁禮畢、堂上食畢、余持藥單字及軍籍時書吏減下事目、入白政丞、領相以藥當啓請貿易於中原、今後非官員親服、則勿爲應副人情、差備書吏一百三人內、減除五十三人、只存五十人云、○余*特遣淸心・蘇合・溫白・萬病等藥于退溪先生、○午、歸舍、聞海南船卜牟來麻浦云、○牙山宰李禹賓、遣白魚一斗來、○憶夢見走馬、乃吉兆、○獻納崔頲景直來訪、談話而去、○書吏持書吏都目來示、踏印受押、○京圻監司金公弘胤、送白紙三卷來、○妄〔宣〕去、○陳商晦來去、以魚贈之、○楊建送兵衞森來、○在議政府、開見檢詳薦望之封、柳堪・李齊閔・李湛爲首望、而余居副望、其時政府堂上之點人、我俱爲六點、只以薦之先後、爲入望次第耳、○前察訪權守公約來訪、乃同知士遇公之子也、○是日、政丞尹*斗壽、自吏叅議爲右承旨、

藥ヲ明ニ貿易シ官員親服ノ外用フルヲ禁ジ差備書吏ヲ減ズル議

書吏ノ都目

檢詳薦望ノ封ヲ見ル

尹斗壽右承旨トナル　○宣祖實錄八月癸巳（十六日）條藥材貿易ノ議

十七日　晴、朝、藥色吏來議、余往稟政丞、以貿易藥材事、○魚叔權來去、○權〔轍〕公約報、吾所願見之書、書其題目、則當見借云、○遣奴大工于潭陽、迎內行也、○食後、爲公事出門、歷訪任僉知尹、以冬至使近將赴京也、遂至鑄字洞、故同

權應昌ニ致奠ス

知中樞府事權公應昌景遇喪次致奠、司錄柳思規亦參、祝文吾所作、司錄讀之、奠畢出坐小軒、招見權公之壻尙州判官崔興源、復入依幕、與司錄對飯、遂以請貿唐藥材公事起草ス

右相唐藥材貿易公事ヲ起草ス

依洞大宅、余遂往謁、右相延見起草、余退而達于領相、領相更定三語、遂持詣社稷洞左相權公宅、權公令僮傳命曰、領相所改當矣、余詣闕入自西門、至報漏門傍依幕、令書寫官、正書啓單字、請承傳色、入政院大廳、升于上階、拜承旨拜敬入啓、傳曰、如啓、余復往報三政丞宅、於右相、又蒙延見、邂逅南時甫而來、○吏曹啓請、弘文錄被選之人乏少、弘文館上下番、多有闕員、弘文錄速爲採擇何如、傳曰、如啓、

入啓シ允ヲ得テ三政丞宅ニ報ズ

弘文錄採擇ノ議

十八日　晴、前察訪權守公約、以文翰類選唐本六十四册、草堂杜詩十册、東萊博議二册送來、錫逾百朋、蓋守之先尊府應挺士遇公、嘗有以書假我、入量相資之意、其先兄公擇、又有束之閣上、爲蠹所侵、不若見假之說、今乃有此奇遇、信我之所願遂也、不勝歡喜、○權沃川、送蟹來、○以白貼扇一柄、全鰒五串、謝權守、○金興祖尹軫尹世良來去、○沈同知（逢源）請、以小樓上登每一坐見惠、○朝、

權守文翰類選草堂杜詩東萊博議ヲ送來ス

仕春秋館、以實錄廳都廳一會也、直提學金季（鑒祥）應・典翰閔叔（起文）道・藝文奉敎尹承吉・待敎鄭士偉、皆來會、吾三人議論、先定書吏十一人、使令二十五人、李退（滉）溪所請吏裴祿・李季眞（後白）・金亨（啓）彥二公所請吏申挺及使令中、沈同知請墨石・禮判請議政府奴希禧・朴四宰淳請奴象伊・尹春壽請奴億千四人、吾之所定也、○以*康陵ヶ上石裂、兩宮震怛、招公卿下問、余以白事政丞、詣賓廳、旣退、兩政丞即領相李公・右相洪公遣人謂余曰、速出檢詳、余卽令人取檢詳薦軸來、持薦單字以進、乃李仲虎・李湛・李山海・李墅也、從下捧圈、右參贊朴公淳始圈之、左參贊元公混次之、左贊成吳公謙次之、右議政洪公暹又次之、余遂退而詣社稷洞左議政權公入單字、權相答曰、呈辭已久、不宜受此公事、余遂還白領相前、領相圈而定其望、李湛・李山海、俱五圈、而以薦望次第、湛第一而山海第二、李仲虎以四圈爲末望、李墅只一圈、故不得入望、遂退至蓮亭、治本府公事、以領相行下、於造觀象監、有未盡應副官員工戶曹佐郎軍器寺長興庫等官、皆牌招立庭而笞其司之吏、申時、聞政丞在賓廳招舍人、余進趨於領相前、領相欲啓請釋山陵雜石手之囚、因右相議而停之、公卿皆出、余歸舍、時已酉矣、○朴*

實錄廳都廳ノ一會

康陵上石裂クルヲ以テ下問アリ

檢詳ノ薦軸ヲ進ム

造觀象監ノ失ヲ治ス

戊辰八月（十八日）

韓輹卒ス

實錄廳家史ノ內面ニ名ヲ書セザランコトヲ啓請ス

實錄廳事目

四宰語余曰、領・右二相、見希春奔走進退、愍其老而欲安之、是以促出檢詳、不勝感慰〻〻、○歸舍、見吏曹具佐郎忭之刺、○今日午、前羅州牧使韓輹重進暴卒、驚悼〻〻、○柳夢翼來去、○新恩津尹景福基善來訪、年甲午生（中宗二十九年）、乃沈同知之壻也、○粧冊諸員郭大方來、十九日受一冊去、

十九日　晴、朝、掌隷院吏尹興耕來言、昨日、許寬孫、又呈司憲府、接狀令掌隷院、取甲辰年立案來云、○朴舜元・宋海容來去、朴告明日詣湖西云、○尹世良、送冬瓜四介・靑太一斗・茄子三十介來、○司憲府金　秀來言、許寬孫、累次呈憲府、昨日接狀、取兵曹入居案觀之、以甫南入居、爲可信云、○以扇梳等物、送于吉州呂伏龍・鄭衎・卓康等、○實錄廳啓請、家史內面、勿書名、只書名於外標、又請發馬行移云、○實錄廳（明宗實錄）事目、總裁官右議政洪暹・都廳堂上吳謙・李滉・李鐸、郎廳金鸞祥・閔起文・尹根壽・柳希春、○一房堂上朴忠元・尹鉉、郎廳李湛・李山海・申湛・鄭彥信、掌乙巳・戊申・辛亥・甲寅・丁巳・庚申・癸亥・丙寅等年、○二房堂上朴淳・尹毅中、郎廳李忠綽・黃廷彧・鄭澈・鄭士偉、掌丙午・己酉・壬子・乙卯・戊午・辛酉・甲子・丁卯等年、○三房堂上金貴榮・朴應男、郎廳辛應時・李墍・具鳳齡・柳

王慕義殿ニ詣ル

舍人尊大ノ風ニ循ハザランコトニカム

書冊儈宋希精輿地勝覽ヲ來示ス

史草催促ノ關子ニ署ス

成龍、掌丁未・庚戌・癸丑・丙辰・己未・壬戌・乙丑等年、○李應福來、以了朴樞及吉州數生封送付之、○以檢詳速出非故事、而舍人先生奇明彥（大升）・閔叔道（起文）、皆以爲太遽、故具錄尹舍人（根壽）手書之薦之由、通于李承旨後白、蓋李以都承旨爲吏房故也、李公答書曰、先生非盛壯之年、劇務獨賢、得新僚雖速、人誰間然、顧先生昔際危難、尙不爲浮議所搖、今日乃慮此耶、呵〻、只冀遄返玉堂耳、○冷水濯足、○德山宰尹成殷來去、○禺中、獒樹察訪高德符、來訪而去、○許箋、送全鰒五串・海蔘五升來、助祭饌也、○今日申時、大駕詣慕義殿、希春以時祭致齋、不能從、○京畿監司金公弘胤行下生雉一首・鯔魚一尾來、○余於政府、祗迎政丞、頗鞠躬、於實錄廳、坐典翰之下、皆所以不循舍人妄自尊大之風也、○戶曹佐郎李惟謹、來訪而去、○府送燭一双・炬六柄來、

二十日　晴、未明、行時享于祖主及先君子、皆具兩主、凡四位也、以黑團領行禮、祝文具陳二十年間竄謫、久廢時享、去年冬、蒙恩還朝、自今年仲夏、始行時祭之意、○憶夢侍萱堂、又見屋解、吉兆也、○柳夢翼・許箋來、○書冊儈宋希精、來示輿地勝覽、又議各等天使集貿易事而去、○實錄廳書吏、來受行移八道、

辛應時族派ヲ叙シテ去ル

金秀文ノ靈輀來ル

○是日下、原本一字闕

王慕義殿ヨリ還宮ス

金汝孚ヲ訪フ

催促史草關子署押及五部修理行下、署押而去、○李明德及武同年金世應來去、○濟州軍官崔光浩來、○壽福、來受任公輔臣寫資而錄去、○弘文校理辛應時君望來訪、從容談話移時、且叙兩邊族派而去、○柳夢翼·李齊憲來去、李被招而聞寬(許)孫誣訴事而去、○韓嗣辛來去、○司中平胃元·四物湯來、平胃元送于權得(詠)卿、○戶曹叅判柳景深·副應教安自裕季弘、相繼來訪、各言所索于舍人司而去、○聞平安兵使金公秀文之靈輀、今夕、到洪(弘)濟院、明曉過城、忙未及往拜、乃修弔狀于其繼後子、幷以生薑一升·白紙一卷爲賻、○是日　時、大駕自慕義殿還宮、賞賜慕義殿之人、入番宗親都薛里·長番薛里、各加一資、「後因臺諫之言、加資者改正、只給馬、」

二十一日　晴、罷漏遣奴子致賻于金兵(秀文)使喪、追及於沙平院、一行多感云、○朝、金嗣趙來、議思齋撫言相見事、乃朴箚之所稱也、○食後仕進于本府、先坐于蓮亭、卽凝香閣也、司錄柳思規、以公事相對、招光雯饋茶啜、令觀覽勝景而退、午點心後、降于藥庫、出送先生宅藥及上下布物也、申時初、罷仕、往墨寺洞、尋金典翰汝孚基福而訪焉、時自驪州、爲挈眷入來、被論落散、已十一年矣、相與道舊而出、○歸舍、見徐進德·權和·柳世澄之刺、○海南妾簡來、○權沃(詠)川、送粧冊絲來、○夕、權公詠前靈岩李千壽耆叟、相繼來訪、○恩津朴光·崔應參、各饋早紅柿數十箇來、

內需司侵奪奴婢ヲ其主ニ還ス（宣祖實錄八月己亥（二十二日）條）

柳世澄來訪ス

二十二日　晴、恩津姜秀雄、饋柿來、○昨日、上★命內需司、侵奪人民之奴婢、載於宣頭案者、悉還其主、○任諒、還自龍岡、持馬鞭來贈、又欲贈冠珥、余却不受、○以尾扇一柄贈任生、○引儀柳世澄清源來訪、乃辛卯(中宗二十六年)年同榻於大芚寺之故舊也、○世澄人物雖不端然今則異於少年、而又舊者無失其爲舊、君子之道也、○修簡付金連義之子偃世、使下海南、推尋水使所給之船以來、○洪州牧使金公億齡、到京宅、送眞荏子三斗來、○前德源府使權紹朝、來訪而去、○禹中、軍器判官崔潤湖來去、○海南鄭仁香來、○奉事鄭彥義、被招來、余以姊氏被訴於寬孫、爲託以發明、○奉常正李先生震·淳昌郡守禹世臣·木浦萬戶李大麟、相繼來去、諸客去後、李正獨留、談心而去、○李應福、寓於鄰舍、余留之餉夕飯、○郭大方、粧考事撮要來、以魚米酬其勞、○政院、請夕講進于未時、從之、

考事撮要ヲ粧ス夕講未時ニ進マシム

二十三日　晴、定州牧使尹行大用來臨、語及其子、○遺全鯢于金基福、昨日、亦有所遺、皆不忘故舊也、○退溪先生差病肅拜、○南原楊士衡崔尙重簡來、崔生遺我揮、余遺以二筆、○新恩津尹景福出去、余遣人追付稱念、○京圻監司金公弘胤所送讌送內行關字來三道監司皆護行、細君之行、無患矣、○禹淳昌已排字給馬三匹于潭陽之行、感極〻〻、○是日、政事、李湛仲久、爲檢詳可喜〻〻、○以乾民魚一尾、送于李正元祿之妾、時廷瑞赴京而未及還也、○謝恩使丁應斗姜暹等、今月十八日、無事還越江事、書狀入啓、○李廷瑞好來、深喜〻〻、○夕、金基福來、頗(陂)前日之非、余亦責善、而彼亦有懲前而悟後之意、余以祭慕齋先生文示之、

二十四日　晴、朝、見昨日音問、湖嶺二路、往〻有蝗蟲之災、至爲民生之可慮云、○以議政府方物封裹合坐、早仕、檢詳李湛仲久、肅拜于闕庭、上官于蓮亭、相會于上座廳領、右相旣入、余與檢詳行禮、復入達府奴春英公事而退、領相旣出、吾二人退坐于蓮亭、申時、檢詳以收議詣政丞宅、余歸舍、○見執義李齊閔及鄭鵾之刺、○以三升木二匹、白米一斗、送于外校書館、乃禮記和賣ノ價ヲ校書館ニ送ル

湖嶺二路蝗蟲ノ災アリ ○宣祖實錄八月辛丑（二十四日）條

謝恩使丁應斗姜暹等越江ノ報

李湛檢詳トナル ○宣祖實錄八月庚子（二十三日）條

朴四宰淳行下、故送其價、博士尹景禧、好捧之、○江原監司金就文文之書來、所託三書、皆已印出、時方粧(裝潢)黃云、○羅仲(士皆)默兄、送新稻米二斗來、○聞安峽宰金脊歿、○李(混)退溪、力辭大提學、三公亦許之、上命遞、

二十五日　晴、晨、洪礪君望、以放賣海成文記、成送於我、此乃十分光濟也、余不勝骨肉之喜、以米一斗及魚、贈于其奴、以乾民魚二尾、送于洪君、○是日、冬至使拜表、余以祗迎政丞、先詣慕華館、辰末、拜表百官至、右議政洪公(進)、左二相吳公(謙)、入館正堂、余及檢詳、進行揖禮、政丞查對表箋咨文、承文院員讀過查對畢、政丞先歸、午、舍人司、邀冬至使李彥愼、任尹、書狀官權憬、暫語而送別、遂啜茶噉、歸舍、○朝、在慕華館、見姜公士弼、奇公大升談話、聞明日政、余與尹舍人、當入應敎望、而李檢詳升爲舍人云、○獻陵叅奉金可賓、專伻送柴六同、深感〻〻、○前縣監安瑋君珍來去、○新龜城府使辛繼元仲始來去、○李應福來、告明日歸北、○沈副正淵子靜來去、奉常主簿徐進德來去、○沈浚來去、

二十六日　晴、晨、李應福辭歸吉州、○金希正之子德秀、來傳其父之簡、〻云、已復爲典籍、進退未決云〻、○韓嗣辛來去、○掌樂院直長玄球鳴之、來訪而

金就文三書ノ印出成ルヲ報ズ

大提學李滉ヲ遞ス ○宣祖實錄八月辛丑（二十四日）條

冬至使拜表

冬至使李彥愼任尹權憬ヲ送ル

去、○玉堂吏崔彦國來謁、○姜從壽、因事有小煩、○聞金甲萬戶李善亨、被拿囚、余囑宋都事海容救恤、○東萊府使黃公博、送淮南子七冊來、○柳夢翼、金汲、金世應、相繼來去、柳生特留從容、對點心、○是日、政、朴★公淳、還爲大提學、應敎望、余爲首、而李齊閔、尹根壽、爲次爲末、而余受點、○尹剛元景仁爲掌令、余卽簡賀、○奉常寺下典金朱來謁、乃徐進德所指送者、而能書寫者也、○弘文副校理李墅可依來訪、談話從容、牧隱之孫而豈弟人也、○弘文館書吏重到來謁、○議政府書吏使令廳直、咸來謁、尊先生也、○奉常寺下典徐浩億龍壽慶榮男漢進希福崔塘皆善寫者、而可借一人於正李（震）先生云、

二十七日　晴朝、以肅拜詣闕、舍人司丘從、以檢詳未差、尙從於我、至報漏門傍依幕、與李舍人仲久（湛）相對、吏曹佐郎鄭澈季涵來訪、辰時、呼肅拜、遂肅拜于三殿、至最東殿回視同肅拜、權克智、拜於我、爲與乃翁饒夫（德裕）同年生員也、食朝飯于軍鋪依幕、遂出自東門、往訪李仲虎士文、議許姦之事、道遇海州牧使孫軾（敬輿）定州牧使尹公行而歸舍、○孫海州敬輿過訪、余以光雯書糧爲託、敬輿約到官後令人馬迎去云、深喜〻〻、○恩津金宰士元、遺早紅一貼來、○殷栗宰李希荃、以生松茸五十介入筒、乾獐一口、乾民魚二尾、沈銀口魚十尾、五合唐筒一部入侖爲遺、○趙著作廷機爲下番、○潭陽家書來、○未時、入番、講官方上、夕講、辛校理（釐時）交代而出、

二十八日　晴、晨（※※）起以朝講入侍、領事右相洪公（進）、知事洪公曇、承旨尹斗壽、司諫宋公賀、持平鄭君彦智同入、講論語志於道章、因言漢武帝嘉唐虞樂商周、表章六經、若志於道、而以多欲之故、馳騖於神仙刑名兵家之說者、所適者不正不足爲志於道、漢文帝仁厚恭儉、終始不變、似可謂據於德、而當立漢制更秦法之時、謙讓而未遑於更化、先儒以爲沈潛而不能剛克、此但有陰靜之德、而欠陽動之德、其德不可謂全、金世宗性仁靜、一向以仁政自居、亦可謂仁矣、而循女眞之習俗、不能用夏變夷、是未免有私意、亦不得爲仁之全矣、漢光武博覽經史、唐太宗與弘文館學士討論古今、若可謂游於藝而未能詳究帝王之典訓、亦未可謂之游藝之盡、至如漢元帝鼓琴瑟吹洞簫、靈帝好鳥篆、陳後主隋煬帝好詩詞、宋徽宗高麗恭愍王好書畫、皆溺心於小技藝、不可謂游於藝矣、人君當以堯舜三王精一執中之學、沈潛乎道德仁義之府、而以經筵禮

朴淳大提學柳希春應敎トナル（宣祖實錄八月癸卯（二十六日）條）

海州牧使孫軾ニ光雯ノ書糧ヲ託ス

高麗恭愍王書畫ヲ好ミ小技ニ溺心ス

退溪ニ値ヒ論語小學疑處ヲ問難ス
朱子十訓ヲ正書入啓ス

時任弘文館員

李塈覲親ヲ以テ呈辭ス

樂之文、玩味而有得焉、則帝王之學、庶乎純粹而全備矣、又曰、射御乃有司之事、非人主之所急、書數亦只當治其大槩而已、若專精於寫字、則亦有病、明道先生所謂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是也、又曰、朱子十訓中曰、內窒情欲、如防寇盜、外絕好樂、恐啓荒嬉、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於據德・依仁・游藝之義相發明、請退而書啓、○講畢、退食于賓廳、其前與宋・鄭（應漑）（彥智）二言官、暫話于依幕、既食宣飯、退至報漏門、適値退溪先生、以大提學減下肅拜到此、余與趙著（廷機）作入謁、因問難論語小學疑處、○日昳、令書寫官、正書朱子十訓入啓、○是日、潭陽全億命受簡而去、○柳開仲塗章、余有二說之見、稟質于退溪、〻〻從後說、○思得開月、送丘從于細君之行、添轎夫也、「○送三丘于柳叅判（景深）宅、令助成造之役、舍人司莎草七十五同來于家、以五同送于羅僉正（士愷）宅、」

二十九日　晴、有吉夢、○議政府掌務吏金光弼、來謁而去、○是時館員、盧守愼爲副提學、金鸞祥爲直提學閔起文爲典翰、希春爲應教、安自裕爲副應教、黃廷彧・辛應時爲校理、李塈爲副校理、李海壽爲修撰、申湛・洪聖民爲副修撰、趙廷機爲著作、凡十一人、○李校理塈、今日以覲親呈辭、受由歸原州、暫來館

柳希春婦寺ノ讒言ヲ論ズ

王小學ヲ釋スルニ程張ヲ尊稱センコトヲ請フ

中、一盃相餞而去、○夕講小學柳開仲塗章、希春曰、以婦言而離間骨肉、人家固然矣、帝王宮闈之內、以婦寺之讒言、害倫亂政多矣、詩大雅曰、亂非降自天、生自婦人、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又曰、匪教匪誨、惟婦惟寺、人君深鑒乎此、遏絕婦寺私邪之說、則國家幸甚、又講伊川所言、世人知奉父母而不和於兄弟者云、此但能奉父母之口體、不奉父母之心、疾視父母之子、不唯不友、亦可謂不孝矣、以人臣論之、此正但能粗修職務、不知以人事君之道、無好善薦賢之俗吏也、又講斯干篇之義曰、人臣能盡職竭力、而不見知於上、則中人以下、自怠之心生、人君憂勤政治、而治效未著、則自懈之意起、皆所謂施之不見報則輟也、伏願鑒戒焉、伊川論朋友章曰、凡朋友君臣之間、不取其敦厚忠實能攻吾過者、而只悅善柔無忤無圭角者、則直諒多聞之士日遠、而讒諂面諛之人日至矣、堯舜之聖、臣下尙有吁咈之交修、孔子之聖、門人子路等尙有不悅、孔子至以爲可以從我浮海、聖人之樂聞直言、於此可知、又曰、聖賢萬世之師、今小學中程・張所言、自上釋之不尊稱、此殊未安、宋理宗、尊崇道統先覺、於周・程・張・朱、必稱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菴、而不擧其名、五人皆宋氏之臣、而猶致敬若

戊辰八月（二十九日）

小學集說ノ鑄印

弘文錄ノ揀擇

南袞ノ山亭ニ定州牧使尹行ヲ餞ス

李憲國掌隷院作文ヲ看審ス

此、願殿下尊稱焉、論語註壓於孔子、雖不尊稱無妨、若小學所載、不可不尊稱也、」○任承旨鼎臣、釋寧有是耶、差强余釋、余卽從之、任云、汝等烏有是耶、語不迫切、而意實檢勅、」○是日、見昨日傳敎、令鑄字印小學集說五十件、○申時、典翰閔君入來、暫與相語、其前巳時、副校理李墅可依、以病親呈辭歸原州、本館以弘文錄揀擇事、請召副提學盧守愼、副修撰申湜、○余以小學誤字校正、書于單字、令校書館審印、○申時、以李士文等相邀、詣士文家近處南政丞袞山亭、爲餞定州牧使尹公行也、宣傳官林潑亦叅坐而先出、聞士文囑司議趙玭、窮搜甲辰（中宗三十九年）年甫南子枝決給立案得之、各行酒後、待尹掌令剛元之來、至初更談話、聞掌隷院作文、令付李掌令憲國欽哉令看審、景仁大言許寬孫之姦猾府中洞知云、○夜、還舍、見別害萬戶吳壽送布子二端來、○宜寧五寸叔薛碩、薛磯、薛礪簡及脯肉一貼、乾雉一首來、右三人、乃薛判官矼異孼弟也、簡云、等之得遇尊侍、有如枯魚之有水云、○驪州牧使徐偉、送柳筒五合來、○上命召盧守愼、申湜、○念當遣丘從四人、爲京圻助荷輿夫云、○尹貴石、今年之番已盡於自三月至八月、故玉石者、今月還爲吾奴、

金熙慶ヲ招キ婚事ヲ議ス

王ノ書畫成宗ヲ過ギ世宗ニ並駕ス

丁世瑗自薦銓曹タラントス

軍籍停否ノ議○三公云云、眉巖集初二日條ニ繫ク

九月小　初一日、丁未、初六日、戊初寒露、

初一日　晴、夜夢吉、早朝金承旨啓、簡請余臨、○鄭於（鴻）蘭母氏送菜蔬來、○辰時、詣小公主洞金承旨亨彦小室、蒙授桑厚意洋溢、午、德山宰尹成殷、吏曹奇叅議大升皆至、奇相邀而來也、談及格物物格之義、大槩不異、而文義間有小小不同處、○歸舍見端川朴淑男、來自谷城、ㅎㅎ宰朴思愚、以韓詩三冊見貺、乃余爲光雯而乞者也、○招金熙慶議婚事、乃安期壽妻金氏欲合己夫邊二五寸姪爲配而勸之、乃故平山府使趙府隅之子生員　之女子也、似可成禮云、○廣州牧使柳塊過訪、約初八日出轎軍于樂生、助馬草于良才云、○礪城（*）尉朱寅、稱主上之書畫曰、遠過成宗、而並駕世宗云、○念細君今日到礪山、

初二日　晴、朝、前監察丁世瑗來、自言願薦己於銓曹、余峻辭折之、其愚妄如此、○昨日三（*）公議軍籍、領、左相以爲當停、右相牢執、上命仍行、余以民生騷擾

典籍朴居仁去月二十四日卒ス

弘文館軍籍ノ停罷ヲ請フ

當諫之意、通于獻納崔頲、○宗室德山令、尋宋司諫宅、誤入吾家可唉、亦孝寧大君之後也、○掌隷院吏尹興耕、來受海成斜出文券及所志而去、○鄭於(禋)簡來、○金重慶來、學光之從子也、權翼ㇲ之來訪、○茂長吳寅、送民魚二尾來、○尹秀民來、告歸會寧、○故典籍朴居仁之奴、來告其主卒於去月二十四日云、驚悼罔涯、忠州牧使及慶尙都事處、救喪事大計、○昨日、玄兎丹半劑一罐、從議政府來、乃止渴之良藥也、自今午始服、每服五十丸米飮下、○崔獻納之意亦如我、○昨日、金亨彥、今日、權翼之、皆言吾面有光云、○泗川守孼子李幼璘來謁、○來初三日、有朝夕講、以既熟讀、故還爲一日二講也、○晝假寐、有人持紅染帶來贈我、○暮、德山宰尹成殷景任來、有行義、而丙申年(中宗三十一年)故舊也、將以玉海等冊予我、握手相語、○以軍籍當停事、簡議于入番應敎安君自裕、報以政院啓而上不從、玉堂之啓爲難云ㇲ、○戊時、噴嚏、離卦生體、

初三日　陰、朝、忠州朴德文、持乾雉生栗五升來訪、以貼扇爲謝、○追記海南貢物使朴漢成、納生鰒全鰒、秀魚一尾等物、茂長朱應浩、送仇里石首魚三束來、○簡請退葦簾于工判柳潛、行下于繕工令給二簾、○書寫官李精、來寫冊

尹成殷玉海ヲ送來ス

李滉姑ク軍籍ヲ停ムルノ議ヲ納ル

題目、以乾民魚一尾償之、○以朴典籍(居仁)護喪事、通簡于忠州牧使洪公春年、快諾而今日赴任下去、○館吏報論語校正處已盡、必明日晝講前校正、來初四日早ㇲ食後一會云、○金重慶、送栗一器來、余報以全鰒、○尹和中來去、○羅僉正宅、旣送裹肚足巾、今又送蛤來、○以饘粥付婢、令往慰朴典籍內室、○未時、尹德山成殷、送玉海九十四冊來、此眞所謂錫我百朋、感極平生者也、余欲以儒業所切書易之、○柳夢翼來言、今日見奇參議(大升)·鄭佐郎(澈)、奇公語佐郎、以當以仲默兄、充一無事寺正、語及春之四寸之事云、○金興祖來去、○是日朝、亦服玄兎丹、每服於朝、○薛碩·薛磯·薛礪、問之來使云、薛判官之孼弟也、詐稱異母弟、可恠ㇲ、然容簡而欲稱念于都事爲計、○昨*、以軍籍當停事、簡通于獻納崔君頲、又通于入番安應敎自裕、皆以上定計於收議三公之後、未之諫焉、今日夕講、李判事滉入侍、啓請軍籍姑停、上嘉納之、下其啓辭于政院、捧承傳、然後本草還入云、蓋上深有味乎其言也、此軍籍之擧、當此六天使風水旱蝗之災之餘、時屈擧贏、衆皆愁悶、今之得寢、實辛應時·李退溪二公之力也、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憲府吏金德壽來言、今日掌令、持所看甲辰(中宗三十九年)年掌隷院決給

立案、移付持平柳濤云、○夕、權沃（歆）川來訪、談話而去、○光雯·金蘭玉·尹軫、受中庸畢、」

初四日　陰、朝、以册校正一會、早詣玉堂、與安副應教自裕·典翰閔叔道（起文）·校理黃廷彧·辛應時·著作趙廷機、校正論語·小學、余因自求入番、安君出直、○副提學不來之簡來、○亥時、嘖噦、占得乾兌生體、

初五日　晴、今日、有夕講、明日、有朝·夕講、○夕講、特進官柳潛·柳景深·承旨崔顯及下番趙廷機入侍、講小學明道先生收放心章、至伊川整齊嚴肅甚愛表記章·外物奉身等章、因註中上達天理言、所謂理者、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夫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又二程於此、蓋言敬以收放心、整齊嚴肅云者、正衣冠尊瞻視足容重手容恭之類亦明備、終不若朱文公敬齋箴之爲極盡也、上問尊瞻視之義、臣對曰、視禮之所當視、則可謂尊、若留神注目於物欲、則卑陋甚矣、又曰、此數章言存心之方、心要在腔子裏者、卽大學心不在焉視而不見章之意也、上章仲由喜聞過亦最緊、蓋人之爲學、存心爲大本、改過爲急務、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孔子曰、過則勿憚改、程子曰、學問之道、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蓋所謂過者、非但專指行檢、凡居政事臨下號令之間、一有差誤、皆是、當從諫弗咈、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乃爲盡善、上釋明道先生、發語不尊稱、卽改正尊稱、伊川先生亦然、乃用臣前日所啓請也、上昨欲詳大夫種姓、于安自裕ゟゝ不能對今日又（特）下問種之姓、其不可知耶、希春錯對曰、其時失記其姓、今無可考矣、上曰、十九史略註、姓文字子禽、臣等驚服慚惶、講畢、臣進陳曰、頃日書啓十訓、未知聖意以爲如何、上曰、其訓至矣、臣曰、爲學宏綱大要、又有朱文公白鹿洞規存焉、謹欲書上、未知如何、上曰、甚好ゟゝ、臣又曰、前日於稽古篇、先儒謂實明倫實敬身、臣謹以管見推衍而爲說、未知是否、上曰、其說甚善、臣又曰、敬齋箴、在性理群書中、在大內一件下送、則臣當付標以上、上曰、當卽搜下、講畢而退、性理群書從大內下、希春卽付標還入、○館以新印木板論語二件各十二冊入內、○院啓前金溝縣令金在孚貪濁罷職、○連夜耿ゟゝ不寐至子、

初六日　晴、朝（朱）講入侍員、左議政權公·知經筵李鐸·特進官鄭大年·朴應男·承旨金啓·著作趙（廷機）君等也、論富而可求也章至冉有謂子貢章、希春曰、士之品大

王二程ヲ尊稱ス

性理群書敬齋箴ニ付標シテ進ム

新印木板論語ヲ入ル

各道都事點馬ノ任ヲ除ク
金鑾祥大司成ト爲リ弘文館次ヲ以テ遷轉ス
柳希春典翰ト爲ル

李浣特ニ夕講ニ入侍ス
○實録九月壬子（六日）條

槩有三、志於道德者爲上、志於功名者爲中、志於富貴者爲下、苟不安其分、求不當之富貴、亦將無所不爲矣、又曰、子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此以聖人而感契聖人也、孔子之大學論語、千百年未有解者、至宋兩程、以顔孟之資、討論大略、一時諸賢及門者、呂游楊尹范蔡之徒、皆因程子之意而敷衍之、至朱子以集諸儒大成之聖哲、又成集註、今聖明誠能玩味而契合、是亦孔子嘆美舜韶之意也、又曰、衞輒夷齊章、卽大學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人法之也、左相權公轍、大司憲金貴榮、以年凶民困、乞勿令各道都事行點馬之任、上從之、講畢退、食宣飯于賓廳而罷、○是日巳時、政事、上特旨以金鑾祥爲戶曹參議、旋入大司成首望受點、仍命弘文館次ゝ遷轉、於是閔起文爲直提學、希春爲典翰、安自裕爲應敎、黃廷彧爲副應敎、李璧爲校理、李海壽爲副校理、申湛爲修撰、趙廷機爲博士、唯辛應時無所遷、以資級少故也、○夕講小學四勿箴、李公滉特入侍、希春講到傷煩則支曰、易大傳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煩、先儒眞德秀以爲懷姦緘默者、有似於寡、敷陳無隱者、有似於煩、人主苟不察其實、則懷姦者得吉士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目、豈不誤哉、惟吉人之言簡而當理、非緘默之謂、又曰、此伊川先生四箴、朱子既載於論語註、又載於近思錄、又載於此、皆錄全文、誠以此篇極爲緊切於人故也、朴應男進言曰、唐人之乘舟恣行、見捉被刑者、大臣以此等爲當殺、臣以爲我國至誠事大、豈可知唐人而殺之乎、請令弘文館議得、上曰、大臣初議如是、可令大臣再議、不可令弘文館議之、若是、是不倚任大臣也、未安也、希春進而賀曰、殿下此言、眞合任大臣之道、不勝嘆賀、李公滉手寫二本、一進于榻上、一持而誦白、皆因小學四勿章、詳陳勸學進德之方、上曰、此語至當、予當於宮中粘壁、朝夕觀省、○辛校理入代、余申時出、直詣藏義洞軍器判官辛君輔商家、辛公年七十二、時尙精强、校理應時之父也、待我甚款、酉時歸舍、○奴大工自全義先來、細君及女子繼文等、皆無恙上來、當以初八日入來云、○宋左尹純公入來、余仡探則明日亦肅拜矣、○是日、朝講罷後、聞謝恩使丁應斗姜遲二公入來、余就見姜公明仲、爲我買居家必用來云、又就見李公元祿廷瑞、以書狀官無恙回來、爲我貿事文類聚、字甚分明云、○以被辛判官之酒、歸舍猶困、○淸道郡守李宜慶嘉吉、送笠帽一事及

唐人乘舟恣行者處刑ノ議

辛輔商ヲ訪フ

謝恩使丁應斗姜遲回ル
姜遲居家必用ヲ貿來ス
李元祿事文類聚ヲ貿來ス

扇子二柄來、○繕工五簾來、○夕、羅仲默(士證)兄、來叙而去、

初七日　晴、以謝恩肅拜詣闕、先入舍人司依幕、與李仲久(湜)相對、未幾宋左尹純、亦以肅拜至、邀入舍人司依幕陪話、又金承旨啓爲謁宋公、余引詣弘文館依幕、同僚新授應教安自裕・副應教黃廷彧・修撰洪聖民、皆以肅拜至、共肅拜于三殿、至東門內依幕、同食飯而散、歸舍見昨間留刺、加里浦僉使韓季男(景祥)・訓鍊正金世文・南原判官李元旭奉事李善亨也、○念金季應、以六十二之年、久爲直提學、至五朔之久、物議咸以升堂上之遲爲嘆、及今乃知聖上已留念於拔擢矣、不勝栢悅、閔叔道自正月爲典翰、今之升直學、亦可謂當次矣、余仕宦不欲居人之先、季應・叔道皆先路、深喜〻〻、○實錄廳吏李子順・徐仁弼、來告十一日坐起當退、以諸堂上意也、○李正元祿廷瑞、以唐貿事文類聚六十冊見遺、余感喜之極、以文爲謝曰、念我無書、錫我盈箱、永以爲好、何日忘之、○文翰類選・事文類聚二書、吾外祖錦南(崔溥)先生所儲、而我先君常以未得傳有爲恨者也、孤希春、每有未補先欠之恨、今年俱得完之、喜慰無量、○得退葦簾五介於繕工、當戶前設二重、○許箚・金洽來去、○昌陵叅奉呂大用、送馬草一駄來、

金季應年老久任ヲ以テ物論アリ

文翰類選事文類聚ヲ得先君ノ志ヲ完ス

○修理門庭窓戶、以家屬明日入來故也、○承文正字李璥來、告明日下鄕、○前海州牧使崔君蓋國、來叙從容、握手忻悵之情無已、○京圻都事李增及李善亨來去、

初八日　陰、朝、羅僉正(士證)宅造餠送來、○崔正子省李正廷瑞・李正伯胤、皆送丘從來、以迎內行也、○昨夕、弘文館丘從迎內行者、自振威先來、細君書云、在湖南等處、日煖衣輕、故二人同輿亦能、今則日寒衣厚、不能同轎、女子騎馬而困、須送轎子于中路、今日借轎于崔子省處、令回夫荷德光雯領去、○楊建來、受考事撮要當改補而去、○南原判官李元旭君曜來訪、乃孝寧大君之外高孫也、○追記　昨日別坐柳夢翼來、謝公論之助、○郭嵓來傳厥兄欲以母夫人上言呈所悶、而乞救於承旨、余簡通于都令(李後白)公、○判尹姜公暹明仲簡及居家必用十二冊來、此乃錫我至寶、感之深矣、簡尾又稱侍生、○禺中、爲迎內行詣漢江、議政府書吏下典、大設供張、余乘船至東岸、細君之行已至、蓋去夜子時、早發於龍仁、辰時、到板橋、廣州牧使柳公(柳)塊、送上廳支供及轎軍馬草、午、到良才驛、果川宰李凱胤、負約不支供云、細君入船帳中而坐、景濂繼文父子及女子

考事撮要ノ改補

姜暹居家必用ヲ送來ス

夫人ノ行ヲ漢江ニ迎フ

戊辰九月（初七日・初八日）

典翰ノ官教來ル
列邑ト馬ヲ計點
シ謝簡ヲ送ル

尹寬中皆至、邊澗亦隨來矣、尹軫·具思益·辛應生·李效元、有持酒而至者三人、
余與細君相對茶啖、渡江登濟川亭、帷帳屛風、皆舍人司所設、又食點心、弘文
館亦略有供餉、崔正(紳)言內室、羅僉正(士愃)妻氏·金承旨(啓)妾·丹城令(宋駿)妻氏、皆具餠遣婢
以迎之、宋左(紳)尹亦遣人迎之、申時、細君與女子、分二運發行、酉時、入自南大門、
至長通坊第、是日、密雲不雨、諸事皆便、○柳叅判景深夫人裴氏、亦辦餠送于
漢江、

初九日　晴、朝、書吏李世華、持典翰官教來、○點計湖南列邑卜馬、則潭陽五
匹、淳昌三匹、昌平·光州·羅州·咸平·扶安長興·全州·古阜各一匹、務安二匹、送至
恩津、公州二匹、又送至京城、凡十九匹、家馬二匹·尹壻馬二匹、皆修謝簡、○一
路之中、全州振威、供億饋蠲、特地優厚、公山轎夫、到廣程而逃、稷山宰吳彥厚、
言辭埋沒云、○全州府尹盧公禛、惠送祭席二葉及油衫、此乃別濟也、○繼文
爲人頗良、又聞興文、穎悟有法、愛書有孝性、深喜韓家萬金之產也、○李正震
內室、備送饌果、南鄰亦有所遺、李正郎申悅妻趙氏、亦遣婢來、○今日有朝夕
講、明日、有夕講、○新康津薛彥國、到任卽惠養吾妾、○是日、黃(廷彧)副應教、代辛(應時)校
理入番、崔彥國來告李(睟)校理公事、

小學進講畢ラン
トシ大學衍義ヲ
繼ガントス

初十日　陰、晨、行廊房側失火、驚救得息、因笞不謹之婢、○朝聞呂混妻氏來
自陽德、卽修上諺簡、兼送全鰒二串、○尹寬中、願留而受業於門、余所深喜、○
來十一日、有常叅朝夕講、又十三日、有慕義殿擧動、○呂混太初來訪、具言前
日余在茂長、屢送食物于庶祖母、及諭在鍾城、又遺貂皮于混妻云、○金彥鳳、
被招來議藥材而去、○柳叅判夫人裴氏、又遣婢存問來、○夕、李正仲虎來訪、
告以明將歸掃南塋也、○夕、權沃川詠來去、○思得明春、令景濂爲蔭取才、
十一日　晴、朝、宋希安來去、○武堂上唐彥弼來訪而去、○鍾城人來傳金希
哲妾許應世之簡、○食後、詣玉堂、爲校冊一會也、直提學閔(起文)君應教安(自裕)君·校理
辛(應時)君修撰洪(聖民)君·博士趙(廷機)君、相與講論、是日、有朝夕講、○余*議于同僚曰、夕講小
學臨畢、當以大學衍義繼進講、同僚咸以爲然、酉時出闕門、詣藏義洞宋左尹
純宅謁焉、宋公曰、聞諸領相曰、初未知令公彊健無疾、可以從仕、因柳某語人
而人轉告於我、遂有是擬云、宋公曰、余今旣申雪誣謗、復覩天日、雖死無憾云
云、遂詣軍器正李君元祿宅、謝爲買事文類聚之厚、遂回來、○聞羅僉(士愃)正、訪我

不遇、入內而去、○許篈、邀景濂(柳)同宿、

十二日　晴、奉常寺下典福龍、來受錦南集寫資而去、○丹城(宋駿)令及崔僉知潾、來訪而去、○細君遣婢于李正震宅、厚意洋溢、○舍人司吏金光弼來謁、○遣奴夢勤漢風于淸州、爲乞救也、干求州縣、吾所不肯、然此則出於不得已也、○前縣監金應禎來去、○驪州陳興孝及其妹夫李重績來謁、引見于內、○景濂、還自許篈所、感興詩一册、略韻一册、小書案一介、皆篈所贈也、○權沃(詠)川家、惠送柳器三種、又以屛風一、食盤二見借、○刑曹正郎申恪敬仲來訪、可人也、○內禁衛方獻來去、○今日酉★時、上召對經筵官、○夕、前金溝金在孚基吉來訪、時遭論駁罷職也、以白紙二卷贈我、○是日、宋海容來去、

十三日　晴、朝、見朝報、上詣慕義殿、三嚴辰初四刻云、○昨*夕、司★諫院上箚子、請虛心從諫、上答曰、予多有過失、諫疏之事、實是所希、今見上箚、正中予病而語且剛直、甚用嘉焉、蓋欲自警、聖上樂聞直言、千古所罕、○金基吉、送小盤二介中盤三介、油紙二張、醢蟹十介來、○高山宰禹昌齡少伯、送早紅五十介來、○許篈來去、○細君送婢于安政丞玹宅、以夫人無恙故也、○徐益來言、明日

○宣祖實錄九月戊午（十二日）條

王若義殿ニ詣ル司諫院從諫ヲ請フ

○宣祖實錄九月戊午（十二日）條

李爛本月九日卒ス

李滉館中懸吐ノ不穩ヲ言フ

與景(柳)濂同行相約、○午、出門訪四寸妹呂混妻李氏、三人鼎坐小酌而出、遂入玉堂、時未正矣、聞明日有晝夕講云、○酉時、大駕還宮、臣俯伏于庭、○是日午時、平安監司書狀來、運糧敬差官禮曹正郎李爛、腫證得發、本月初九日身死云、聞之驚怛、才子命短、可惜、○景(李爛)晦、麤豪忞戾之氣、未及消磨、而遽至於是、亦可哀也、

十四日　晴、朝、見室家平安之報、○夢見羅府尹世績先生、○唐僉知彦弼送硯來、○晝(晝)講、知經筵李公滉、見館中所懸吐不穩、故已時初來寓藥房、余與洪修撰往謁、不穩之吐、乃初八日余不參時所定也、余所更定、則退溪胎然相合矣、午正入講、自子以四教章至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希春曰、顏淵稱夫子循〻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卽此章之意、此章所謂忠信者、又立行之方、實非曰事也、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章註、聖人神明不測之號、蓋神明者天神地祇也、易稱大人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論語顏淵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〻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皆足以見神明不測之義、又曰、朱子

以爲未有不自有恒至於聖者，蓋有恒者，確實無僞，人苟以無而爲有之類爲戒，務實而進德矣，講釣而不綱章曰，此註中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詳味此等語，惻怛慈愛之心，油然而生，伏願聖明留神焉，講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章曰，有王道，有覇術，人君當崇王道而斥伯術，有吾道有異端，人君當崇吾道而斥異端，此所謂擇所從也，退溪言二三子章，聖人矣體道無隱果，與天象昭然乀，莫非至理々，此吐爲是，余卽援以白上，上於讀前受時，從改正而讀之，李公滉，因論語進退存亡之道，遂及於易，又曰，近來罪關綱常，事有流弊，牽於宮闈戚里之私，不能快從公論，久而牢拒，此無乃近於惟其言而莫予違乎，雖以至親之情，不能全付之於法，亦當酌施，不宜全釋，上頗納之，〇夕講小學，特進官元混宋純承旨金啓等入侍，講小學學大學論語等章，希春曰，朱子曰，先讀大學，去讀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後來眞德秀，因此撰大學衍義，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無不備焉，小學之後，繼之進講，則聖明必契矣，又講得二書切己云者，補吾之所不足也，讀論語者一章，此乃讀論孟之要法，伏願潛心焉，朱子所謂孔門諸子所聞之語，今都聚在論語，後世學者，豈不大幸，此語尤宜玩味，講中庸文字艱，直須句ㄑ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曰道理廣大周遍，非一言可盡，中庸時未進講，請以論語小學爲說，論語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章皆治國愛民之事，而未及乎德教刑政也，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此章方是言德教刑政也，子夏問孝，子敎之以色難，而又曰事父母幾諫，小學明倫篇，旣曰樂其心不違其志，又引內則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蓋此道理，如春之與秋，冬之與夏，無不相反以相成，所謂互相發明也，講畢，上曰，頃因披覽敬齋箴，見其冊多可觀之文，臣希春，卽趨進榻前，上問濂溪贊云，風月無邊，庭草交翠，何謂也，臣對曰，黃庭堅稱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朱子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此謂風月無邊也，周茂叔窓前草不除，或問其故，答曰，與自家生意一般，此所謂庭草交翠也，上又問曰，康節贊所謂手探月窟，足蹋天根，何也，臣對曰，此因康節所作先天圖而言也，蓋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姤卦在上故云手探，復卦在下故

濟州人物推刷ノ論
白仁傑故郷ニ歸ラントス

云足躡、上又問曰、所謂閑中今古、醉裏乾坤、何謂也、臣對曰、邵康節一生閑靜中昭森古今世變之事、性喜略飮酒、故醉中牢籠乾坤造化之情、上大悅、○宋公純、陳濟州人物推刷之非、其時上亦納之、○日暮、趙博士廷機來、三員據案同受新生員拜謁、凡九人、各等各位、再拜而退、○聞白公仁傑、將歸故鄉、可惜ゝゝ、○掌令尹君剛元・正言宋君應漑相繼來訪、暫酌而去、○陪吏郭守漢頗勤愼、○是日午、景濂下鄉、

十五日　晴、晝講論語互鄉章曰、成王命君陳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聖人待物之弘、帝王所當體也、講仁遠乎哉章、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克己則復禮之謂也、陳司敗章、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此聖人引過自責之事、視世人文過遂非者、相反何啻水火、上曰、臣之於他國、固不可揚君之過矣、於其國可言乎、臣希春對曰、言其君之過亦多般、若愛惜其君以所行之未盡善爲憾、則固仁人忠臣之用心也、其或挾私憾而揚君過、則小人之爲也、○晝講退于內藥房、未初三刻、詣經筵廳、未正入講小學、呂舍人曰後生爲學須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事章、一行一住一言一默、須要盡合道理曰、此節、與朱文公十訓相表裏、講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矣、此所謂學莫先於立志、又講童蒙訓曰、今日辨一理明日卞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氷釋、卽浹洽之功、怡然理順、卽安固之效、又曰、程子曰、克己最難、故曰行一難事、又講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爲可畏耳、才性過人者、能爲文章之士也、讀書推思推究者、可爲學問之儒也、講畢、上問邵康節贊中、有駕風鞭霆之語、何謂也、臣對邵康節洞知天地造化之妙、此蓋言精神遊於風霆之間也、又曰、橫渠少時、悅孫吳兵法、好老佛之說、年四十七八、見二程於汴京、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嘗坐虎皮講易、從昕者甚衆、一日撤去虎皮、謂學者、有二程近到深明易理、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遂忘寢食、工夫精進、所造幾於兩程、彼以近五十而力學、所至猶如是、況聖上春秋方富、苟能力學而無少間斷、則如川之方至、其所成就、豈可量哉、○是日、政事、黃廷彧自副應敎爲掌令、○政院以明日宗親試藝試官擬望、上落點、洪暹・任說・朴忠元・宋純爲考官、希春及黃廷彧・辛應時爲參試官、○是日、實錄曝曬、○是日、銓曹請四館別遷、上從之、今年春秋別遷也、○黃廷彧掌令、代閔

黃廷彧掌令トナル
實錄ノ曝曬
四館ノ別遷

戊辰九月（十五日）

起文、辛應時有病、代高景虛爲叅試官、

十六日　晴、未明詣闕、待開門而入、以宗親試藝、右議政洪暹、禮判朴忠元、知事任說、左尹宋純、升坐于勤政殿、都承旨李後白、叅試官直提學閔起文及希春、尙衣正高景虛凡八員、考試、宗親應試者凡九人、自不者四人、講而不通者一人、江原令鷗齡、以六通一略爲魁、魚川副令　　、以九分爲二等、節愼令　　、以八分半爲三等、而三等只一人而數未充、江原令、講讀精明、氣象端詳、而所見亦有不凡處、眞善講也、座中不勝稱嘆、暮歸舍、○李正震送汁菹蝦醢來、

十七日　晴、朝、權沃川詠、哭孫兒乞油芚、以四張付一件、送之、○弘*文博士趙廷機衡善來訪、余以冊校正最急、勸衡善同詣玉堂、余先入而趙亦至、只吾二人校正論語小學入番、李校理海壽、洪修撰聖民、以晝夕講不與焉、申時、退詣柳依洞、尋白公仁傑之居而訪焉、已以十五日歸坡州云、驚恨ゝゝ、遂往拜于韓僉知輓之喪、仍弔其孤應、又至鑄字洞、拜故典籍朴君居仁之喪、弔其繼後朴大任、慰其繼室河氏而來、○都承旨李公後白、臨訪虛返、○尹掌令剛元內室、送醬婢子來去、

江原令鷗齡魁トナル

韓輓ノ喪ヲ拜ス　朴居仁ノ喪ヲ拜ス

宗親ノ試藝

十八日　晴、朝、永川郡守姜汝愷來訪、以稱念付之、○是*時、盧守愼爲副提學、閔起文爲直提學、希春爲典翰、安自裕爲應敎、尹根壽爲副應敎、李墍辛應時爲校理、李海壽爲副校理、申湜洪聖民爲修撰、趙廷機爲博士、○細君夢見爲一官選上四名、○尹軫辛應生來去、○前洪原李原明來去、○酉時、入直、閔直提學起文、交代而出、下番、趙博士(廷機)衡善也、○細君自潭臨發之夜、有一人持書紙、書云巳年巳年愼之、○小孫女恩遇、吐瀉、

十九日　雨、去夜下霜、朝覺嚴凝、○以細君欲相見、遣輿夫迎漢江安氏于吾家、○以恩遇疾、不果迎安氏、○憶夢見馳馬、○晝**講、特進官任說、朴啓賢、承旨任鵬臣入侍、講陽城安定先生二章、因言朱子言宋朝道學之明、其來有漸、自范仲淹已有好議論、到孫復、石介、刋落枝葉、思學問見於實用、及胡安定、又敎人作經義治事齋、漸ゝ那得近裏、所以周程發明道理出來、非一人之力也、我朝道學、亦有其端、祖宗盛德甚多、不可枚擧、然世宗材全德備、制禮作樂、文宗通性理之學、躬仁義之道、皆所謂聖上也、伏願事ゝ取法焉、○乞白紙于柳叅(景深)判太浩、得二卷來、○尹寬中奴介叱同下鄕、受簡而去、○覓藥送于恩遇母、○

戊辰九月（十六日―十九日）

孫女恩遇病ム

朝鮮道學ノ端世宗文宗ノ盛德ニアリ

呂氏春秋ヲ補寫ス

清州牧使李遴御史ニ捉セラル

〇宣祖實錄九月丙寅（二十日）條

類合ヲ洪修撰ニ得

三殿昌慶宮ニ移御ス

義禁府ノ申士楨決罪

夕、洪修撰入下番、〇書寫官、補寫呂氏春秋、深喜此書之得完也、

二十日　晴、朝、聞朴叅贊淳和叔到闕、卽往訪、議及景濂、擬陵叅奉事、又聞白公仁傑歸坡州、事體未便云、〇食後校冊一會、直提學閔君、副校理李君海壽入來、校（論脫）語小學後、李君代余、余以申時、出歸舍、恩遇之疾、時未差、〇見許篈及長興主簿金鳳瑞、海南金城等、〇奴夢勤者、還自淸州、牧使李遴叔膺、時以御史所捉、與判官坐罷、以太二十斗、席子四葉、淸蜜八升爲送、判官李柱國、亦送（景深）淸四升曰聞公之淸嚴、曾欲送物而未敢也、〇柳叅判（景深）、送粧冊紅絲甚多來、〇聞李正郎宅、辦酒餠各一盆、生雉秀魚、今午遣婢來慰、許叅知亦送婢持酒饌來云、〇惠山僉使具澤妾、亦送酒饌來、〇以霜後日寒、加著絮衣、〇是日、有政、

★高景軫爲獻納、余爲輪次官、〇見慶尙都事崔興源之刺、〇得類合於洪修（聖民）撰、得沙板於郭守漢、給繼文、〇金鳳瑞、送木燈檠及炬十柄來、〇傳曰、來十月初十日、大殿・王大妃殿・嬪宮、移御于昌慶宮、宮修理及諸事預備可也、〇義禁府公事、申士楨決杖一百流三千里、錄案施行入啓、〇夕、出宿外房、以恩遇在室、

第五　眉巖日記草第二冊　戊辰九月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條

原　縱三九・五糎、橫三一・五糎

呂氏春秋ヲ補寫ス

清州牧使李遴御史ニ捉セラル

〇宣祖實錄九月丙寅（二十日）條

類合ヲ洪修撰ニ得

三殿昌慶宮ニ移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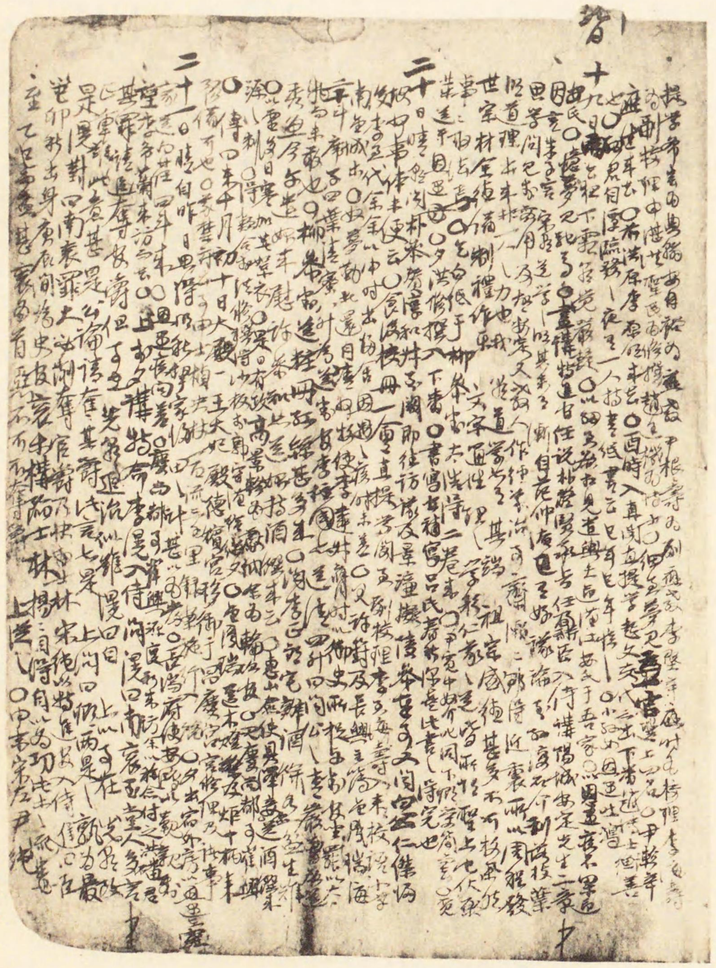
義禁府ノ申士楨決罪

夕、洪修撰入下番、〇書寫官、補寫呂氏春秋、深喜此書之得完也、

二十日　晴、朝、聞朴叅贊淳和叔到闕、卽往訪、議及景濂、擬陵叅奉事、又聞白公仁傑歸坡州、事體未便云、〇食後校冊一會、直提學閔君、副校理李君海壽入來、校語（論脫）小學後、李君代余、余以申時、出歸舍、恩遇之疾、時未差、〇見許箚及長興主簿金鳳瑞・海南金城等、〇奴夢勤者、還自淸州、牧使李遴叔膺、時以御史所捉、與判官坐罷、以太二十斗・席子四葉・淸蜜八升爲送、判官李柱國、亦送淸（蜜脫）四升曰聞公之淸嚴、曾欲送物而未敢也、〇柳叅判（景深）、送粧冊紅絲甚多來、〇聞李正郎宅、辦酒餠各一盆生雉秀魚、今午遣婢來慰、許叅知亦送婢持酒饌來云、〇惠山僉使具澤妾、亦送酒饌來、〇以霜後日寒、加著絮衣、〇是日、有政、★高景軫爲獻納、余爲輪次官、〇見慶尙都事崔興源之刺、〇得類合於洪修撰（聖民）、得沙板於郭守漢、給繼文、〇金鳳瑞、送木燈檠及炬十柄來、〇傳曰、來十月初十日、大殿・王大妃殿・德嬪宮、移御于昌慶宮、宮修理及諸事預備可也、〇義禁府公事、申士楨決杖一百流三千里、錄案施行入啓、〇夕、出宿外房、以恩遇在室、

第五　眉巖日記草第二冊　戊辰九月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條

原　縱三九・五糎、橫三一・五糎



圖版五

第三十七正轉　第三十一正轉

第五　[illegible]日記草第二冊　文永七月十七日二十日二十一日[illegible]

李滉ヲ召シ南袞ノ追罪ノ事ヲ問フ（宣祖實錄九月丁卯〔二十一日〕條）

南袞奪爵ノ議ニ從フ

申士楨ヲ廣州ニ謫ス

弘文館兩司ヲシテ南袞ノ是非ヲ論列セシム（宣祖實錄九月戊辰〔二十二日〕條）

二十一日　晴、自昨日思得明秋挈家歸田之計、甚以爲當、○長湍府使安鴻、以覲親到家、送白荏四斗來、○恩遇疾向差、○慶尙都事崔興源復初來訪、余南袞、玉堂人多言其罪、請追奪官爵、但事在先朝、追治似難、滉曰、自上以事在先朝改正重難、此意甚是、公論請奪其爵、此言亦是、上問曰、卿兩是之、孰爲最是、滉對曰、南袞罪大、必削奪官爵、乃快於士林、宋純以特進官入侍、進曰、臣以己卯（中宗十四年）秋出身、庚辰間爲史官、袞等構陷士林、揚ゝ自得、自以爲功、此等之流毒、至乙巳（仁宗元年）而益甚、袞爲首惡、不可不奪爵、上從之、○申末、宋左尹純來臨、談話從容、良久而去、○宋公欲以全漢承爲別監、從余議也、○上以申士楨公主獨子、蒙重罪未安、除錄案杖贖、只令自許付處、士楨遂謫廣州、

二十二日　晴、早朝、金君在孚、送書案來、奉常正李公震、惠二大甕來、○去夜傳曰、今聞知經筵之言、南袞官爵追奪宜當云、明ゝ日齋戒後、遣史官大臣處、何以處之則得宜乎、收議、且明ゝ日、弘文館兩司、將南袞是非、皆上箚論列可也、諭于弘文館兩司、其日政院論啓宜當、伏覩此旨、正猶大明中天、萬類畢呈

實錄廳二十五日始事ノ報

弘文館南袞ノ罪ヲ論啓ス
○宣祖實錄九月己巳（二十三日）條

者也、不勝感伏、○承文權知柳永立來去、○閔*叔道（起文）、議明ゝ日箚子屬藁、余曰、宜付辛（應時）・李（海壽）二校理、叔道從之、余卽簡通、○頃日、呂混妻李氏、送爐口・柳器大小來、○柳別坐夢翼、送生梨十介・栗子二斗、皆封餘也、○上*令弘文館・兩司・承政院、明ゝ日皆上箚論列南袞、承旨等啓曰、有上敎然後疏箚、似爲未安、上命只爲條列、玉堂以明日早ゝ食後、一會分發、○上敎曰、只令條列其罪可也、○柳永立・李禹賓・利仁察訪權祐、相繼來去、戶曹叅判柳太浩來臨、談話而去、○夕、沈喜壽來去、

二十三日　晴、細君夢見殺蛇、○實錄廳吏來、告二十五日始事、二十四日都廳郎廳當先坐起云、○以夢勤之歸、修簡于海潭、遺李惟秀安東好硯、○巳*初、進玉堂、與直提學閔起文・校理辛應時・副校理李海壽・修撰洪聖民・博士趙廷機、共書啓★辭曰、南袞、本以陰邪凶毒之資、濟以文墨之技、嘗以前承旨在喪、聞有人非議大臣、以爲大變、卽釋衰服入告、其用心無狀、已見於此、及升宰列、知中廟眷注趙光祖、屢於經席、言可大用、旣而甘言媚態、不爲淸議所容、論事之際、屢被沮抑、遂生陰賊之心、乃與沈貞・李沆合謀、因緣洪景舟、潛通宮掖、浸潤

臺諫亦タ南袞ノ罪ヲ論ズ

領相李浚慶枯骨必ズシモ追罪スベカラザルヲ陳ス

萋斐、無所不至、又於昏夜、著賤人之衣服、潛伺首相鄭光弼家、肆其誘脅、以試大臣之意、光弼止之、袞與沈貞・洪景舟、夜入神武門、以不測之說、震驚中廟、又豫勒武士、欲於其夜撲殺光祖等、幸賴光弼泣諫於榻前、遂從流竄之科、袞等猶羅織不已、光祖・金淨・奇遵等、以次殺戮、一時名士、無不橫罹、或竄或死、其禍連延於五十年之間、少有稍知向方之人、輒指爲己卯餘習、袞其戕殺士林、斲喪國脈、使好賢樂善之中廟、陷於有過之地、終至於士氣斬伐銷鑠、將無以爲國、此袞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者也、司憲府・司諫院、亦陳袞凶邪賊虐之罪、領相李浚慶議曰、南袞有文章之才、不可謂全無知識之人也、在中廟廟（朝）、憤嫉善類、潛懷邪毒、恐脅中廟、半夜開神武門、入對內殿、囚繫一時名士于獄中、盡行斥逐、翻覆朝廷、使士氣摧沮、國脈斲喪、至今小學之書、爲世大禁、少有規行矩步言論端莊之士、必指爲己卯餘黨、緣此一時士行墜地、節義道喪、至於尹元衡・李芑之輩、專事毒虐、公受賄賂、貪風大肆、不可回救、國勢將至於危亡、推其源流、皆自南袞而啓之也、今者、天運循環、治道昭明、旣褒趙光祖之爵、當正南袞之罪、所謂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定是非之歸、誠一時快觀、群議之憤

戊辰九月（二十三日）